

Akashic records
of bastard magic instructor

ロクでなし魔術講師と

禁示忌教典

アカシックレコード

羊太郎

The author: Taro Hitsuji

ILLUSTRATION 三嶋くろね
Kurone Mishima



ファンタジア文庫

不正经的魔法讲师与禁忌教典

第一卷

作者：羊太郎



ロク

Akashic records
of bastard magic instructor

でなし魔術講師と

アカシックレコード
禁書教典

羊太郎

The author: Taro Hitsuji

ILLUSTRATION 三嶋くろね
Kurone Mishima



ファンタジア文庫

书名：不正经的魔法讲师与禁忌教典-第一卷

作者：羊太郎

简介：

你所熟知的所谓魔法，是货真价实的吗？

……自习。光明正大地严重迟到的临时讲师格伦·勒达斯在黑板上写上这么两个大字后就径自打起了盹。学生们对格伦那奇异言行感到的种种疑惑、猜忌，究其原因全都在于由他们自身的“理所当然”所产生的重大误解——！

更新：2015-03-09

状态：连载中

声明：

- 1、如果你喜欢该轻小说，请支持作者正版；
- 2、该轻小说下载后，请24小时内删除；
- 3、该轻小说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 4、该小说版权归原作者及出版文库，出版社所有；
- 5、由翻译组翻译的轻小说，版权归翻译者及原作者所有；
- 6、继续阅读表示同意以上声明；

迷糊PC站：<http://www.yidm.com>

迷糊手机站：<http://r.yidm.com>

本小说由迷糊动漫(www.yidm.com)提供阅读和下载；

第一卷

序章 没有工作的我当上临时魔法讲师的理由

作者：羊太郎

插画：三嶋くろね

图源：サダメ

扫图：サダメ

翻译：Fin

轻之国度 <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acg和wenku8、TSDM的相关轻小说频道

=====



ロク

Akashic records
of bastard magic instructor

でなし魔術講師と

禁忌教典

アカシックレコード

羊太郎

The author: Taro Hitsuji

ILLUSTRATION 三嶋くろね
Kurone Mishima



ファンタジア文庫



ア
カ
シ
ッ
ク
レ
コ
ー
ド

ロクでなし魔術講師と
禁忌教典

Aleaholic records
of bastard magic instructor

STORY

你所熟知的所谓魔法，是货真价实的吗？

……自习。光明正大地严重迟到的临时讲师格伦·勒达斯在黑板上写上这么两个大字后就径自打起了盹。学生们对格伦那奇异言行感到的种种疑惑、猜忌，究其原因全都在于由他们自身的“理所当然”所产生的重大误解——！





私が私である以上、
こんな男を野放しにす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わ。
たとえ無様に地を舐めることになっても、
私はこいつに否を突きつける。
それが私の魔術師としての誇り。
……行くわよ！



「きゃん！ システイ、
あつ、だめ！」

「むむむ……ルミア。
貴女、なーんか
順調に育ってるわね……」



Akashic records of bastard magic
instructor

セリカ＝
アルフォネア

帝国魔術学院教授。グレンの師
匠であり、育ての親でもあるという
謎の多い女性。

CONTENTS

- 005 — 序章 無職なボクが魔術の非常勤講師になったワケ
- 017 — 第一章 やる気のない非常勤講師
- 066 — 第二章 子猫と子犬
- 118 — 第三章 ほんの少しのやる気
- 168 — 第四章 日常の崩落、過去の残滓
- 218 — 第五章 愚者と黒い死神
- 269 — 第六章 無職だったボクのやる気が皆無だったワケ
- 312 — 終章 無職なボクが魔術の講師になったワケ
- 323 — あとがき



教典は万物の叡智を司り、創造し、掌握する。
故に、それは人類を
破滅へと向かわせることとなるだろう——。

『メルガリウスの天空城』 著者：ロラン＝エルトリア

Akashic records of bastard magic instructor

教典司掌一切睿智，创造并掌握着世间万物。

所以，它才会让人类走向毁灭之路——。

『梅尔加里乌斯的天空城』著者：罗郎·埃鲁特里亚

序章 没有工作的我当上临时魔法讲师的理由

那是某天早上的某个场景。

「怎么说呢，“要是工作的话就输了”我可是打心底里这么想的呀」

用仿佛历经漫长修行最后成功悟道的圣者般的表情，男子——格伦这么说道。他边慵懒地托着下巴边朝一位隔着桌子坐在自己正对面的妙龄女子送去平稳的视线。

「多亏有你我才能活着。有你在真是太好了」

承受格伦视线的这位女子动作优雅地左右交换了下二郎腿的姿势后，边喝着茶边这么回道。

「哼，是吗。那就去死吧你这个饭桶」

不停地口吐恶言的这位女子的瓜子脸上展露出楚楚可怜的微笑。

「啊-哈-哈！瑟莉卡真严厉呐！……啊，再来一碗」

格伦满不在乎地一笑了之，同时将手中空掉的汤碗咻地一下摆到眼前女子——瑟莉卡的面前。

「你还真是神清气爽呐」

瑟莉卡露出一副像是憧憬着某种遥远事物般的表情，然后依旧维持着微笑。

「普通来说，寄居在别人家里、什么都不干的人应该要更加谦虚点才对呀」

「啊——今天的早饭稍微偏咸了点哦？我喜欢口味更加清淡点的呢」

「而且还敢挑三拣四，真是让人佩服」

瑟莉卡暂时就这样维持着笑吟吟的表情——

「《算了・总之・爆裂吧》」

不经意间用卢恩语咏唱出三节式的奇妙咒语。

在那刹那间，周围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视野里全都是红莲色的冲击。通过瑟莉卡刚才咏唱的咒语所启动的魔法冲击波将格伦毫不留情地刮了出去。摆满昂贵器具的豪华饭厅也因这个余波在一瞬间被毁掉了大半。

「混、混蛋！你打算杀了我吗！？」

浑身焦黑的格伦趴在地上不停地咳嗽着的同时如此叫喊道。

「杀掉？不对呐。整理垃圾的行为应该说成是打扫卫生哦？懂吗，格伦」

「别用那种母亲教导犯错小孩般的温柔口气说出这种残忍的话！？至少要把我当个人看吧！」

看到仍旧嘴上不服输的格伦后，瑟莉卡垂下肩膀叹了口气。

瑟莉卡完全就是一位态度超然的美女，这和一副社会败类样子的格伦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外表看应该差不多二十岁左右吧。宛如映照在黄昏中的麦穗般

的奢华金发，外加让人联想到鲜血的深红眼瞳。在近距离观察的话，那漂亮的容貌会让人不禁打起冷颤，那在隐约间飘荡的妖艳姿色甚至让人感到某种魔性。苗条的手脚，妩媚的肢体，这些全都宛如美术模型般无一不在夸耀着那作为女性来说正正好好的完美体型。身上穿着的是和身高相称的礼服式黑色长袍。在浑身散发着贤惠气息的同时，敞开的胸口和由束腰带所强调出来的身体曲线让她显得更加美艳动人。

尽管这种打扮极其夸张且妖艳，但本人却有着将其自然而然地穿在身上的压倒性的器量和容貌——瑟莉卡就是这样一位身上有着远离尘世般氛围的女性。不过，从她身上散发出只有高贵且自尊心强烈的贵族才有的风度，而且进一步来说，现在两人所居住的这座宛如小山般大小的贵族宅邸的主人也是瑟莉卡，格伦只不过是寄居在这里而已。

两人的社会地位差距就算在外行人看来也是昭然若揭。

「言归正传。呐，格伦……你差不多该去找份工作了吧？」

瑟莉卡用那深红的眼眸笔直地俯视着地上的格伦如此说道。

正晃晃悠悠地打算爬起来的格伦在那一瞬间停下了动作。

「自打你辞去先前的工作后，在这里寄宿已经过了一年了。你就这样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什么都不做地混着日子。这只是在浪费生命哦？」

格伦在听到这番话后不慌不忙地挺起胸膛，自信满满地向叹着气的瑟莉卡答道。

「没问题，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比起以前作为一个小小齿轮为了社会缓步走向死亡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来得更加灿烂耀眼啊！」

「到底是怎样的比较会得出吃白饭的生活更加灿烂耀眼的结论呢？你直接去死吧，算我拜托你了」

对于露出爽朗笑容并朝自己竖起拇指的格伦，瑟莉卡事到如今也只能无语了。

「真是的，你这个家伙……对于看在以前交情的份上照顾你的我就没有任何愧疚吗？」

「哼，说什么见外话。我和你的关系还不够铁吗？」

「《让其归于摄理之圆环・五素归五素・将联结象理的……》」

看来她到底还是发飙了，只见瑟莉卡瞪直双眼开始咏唱起什么危险的咒语。

「喂！？那个不是【灭绝之光（Extinction-ray）】的咒语吗！？等、等等！？唯独这个别用啊！？会直接变成粉末的啊！？不要啊啊啊啊——！？」

格伦见状赶紧快速后退，直接把后背贴到后面烧焦的墙壁上发出凄惨的尖叫声。

瑟莉卡看着眼前没出息透顶的格伦，用仿佛在说自己直接下手都是愚蠢行为般的姿态解除了正要启动的魔法。

「算了。像你这种人，用魔法来处分的话简直就是对魔法的冒渎。这样就像是用传说中的宝剑来对付蟑螂一样的行为呢。」

「太过分了点吧？这话对蟑螂很失礼啊」

「居然袒护蟑螂！？姑且看来还算有点自觉，不过你还真是恶质啊！」

瑟莉卡突然间像是受不了似的猛地低垂下脑袋。

「嘛，总之就是这样，我认为你也差不多该向前看了。总不能一直像这样浪费时间下去吧？这一点你自己其实也很明白吧？」

这次就连格伦也无法再糊弄了，因为他知道瑟莉卡是真心在担心着自己。

「就算你这么说……事到如今就算去工作……我到底该做什么工作呢？」

格伦仿佛小孩子赌气般将脸瞥向一边。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了。所以我就为你介绍一个职位吧」

「职位？」

「嗯。其实呢，现在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正好缺了一位讲师」

格伦听后诧异地皱起双眉。

「因为是紧急人事变动，所以一时半会来不及找替代的讲师。所以呢，我想让你暂时来当一下临时讲师」

「给我等一下。这种事情为什么要找上我？反正那所学院里聚集着很多有空闲的教授吧？让他们去当临时讲师不就行了嘛？」

「哎呀，别这么说。我们教授团队为了参加即将在帝都举办的帝国综合魔法学会，大家都在忙着各种准备工作。十分遗憾现在我们没有功夫去管学生」

「啊——，这么说起来也的确是快到那个会的时候了」

「总之，代课时间为一个月，薪水也作为特例就按和正式讲师一个标准来安排。而且根据你在这一个月里的表现，也会考虑将你提拔为正式讲师。怎么样，待遇不差吧？」

在这会令人毫不犹豫接受下来的破格条件面前，格伦却是愁容满面。

「哼嗯……」

他收起至今为止那耍无赖的样子，自嘲般地鼻子哼了一下后向窗边走去。

「……不可能呢」

隔着窗子看着远处的格伦如此喃喃自语。

笼罩着清晨薄雾的天空湛蓝无比。向窗外望去，有着尖锐屋顶的建筑物一如既往地排列着形成了古色古香的街景，——以及，在那遥远上方漂浮着的半透明巨大古城的威容。

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其名为『梅尔加里乌斯的天空城』〈注：梅尔加里乌斯即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神，此处暂定音译〉——作为这座都市费吉托的象征，这是一座既无法靠近也无从触摸，甚至为何会存在于空中、何时起显现在世人面前，这些全都不得而知的幻影之城。

「不可能？这是为什么呢，格伦？」

「你也知道的吧？我可没有教导别人的资格啊……」

说出这番话的格伦的背影给人一种寂寞苍凉的感觉。

「要这么说的话你的确是没有资格呢。因为你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

「别这样，难得人家下了苦涩的决定，你却把现实残酷地摆到面前」

对于瑟莉卡一针见血的调侃，格伦不满地撅起嘴巴提出抗议。

「嘛，教师资格什么的你就放心吧。凭我在学院里的地位和权限总有办法搞定的。而且只要你能拿出成果的话，暗地里想办法给你发张教师资格证也不是什么难事」

「喂、等等！？你打算乱用职权！？」

「你的能力以作为魔法讲师来说应该毫无问题，毕竟你也曾经在魔法上下过相当大的苦功呢。怎么样？想试一下吗？」

「该怎么办呢……好，虽然有点不安，但我还是在此下定决心拒绝吧♪」

将食指竖起抵在嘴唇上然后歪着脑袋，格伦就这样做出一副以女生角度来看很可爱的动作。

「你那反应简直恶心透顶了，而且居然还给我拒绝。打心底里想你快点去死啊」

啪叽，瑟莉卡的太阳穴上青筋暴起。她已经快要到忍耐的极限了。

「顺带一提，你可没有拒绝的权力哦」

维持着抽筋般微笑的瑟莉卡如此放言道。

「嚯？要是我说不呢？」

「你喜欢被雷击吗？还是火焰烧烤？哦，要把冰冻腌渍也纳入候补么？」

「哼，一言不合立马就要使用暴力？那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虽然这话是正确无比，但你有资格这么说么！」

惊人的魔力滋滋轰轰地在瑟莉卡的手心上汇聚起来。

不过，格伦对此却毫不畏惧，反而露出目中无人的笑容转过身朝向瑟莉卡。

「愚蠢。看来你还没有体会到我的真正可怕之处呢……」



「你也应该知道，要是我有『那个意思』的话，像你这种程度的魔法师在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啧」

听到格伦的话后，瑟莉卡的脸上掠过一丝紧张。

「你那种不值钱的威胁只不过是让我有了『那个意思』罢了——！」

刚一说完，格伦就一蹬地面，几乎要擦到天花板地高高跃起。然后就那样轻飘飘地在空中翻了个跟头，接着——双手双膝外加额头贴地地在瑟莉卡的脚边着地。

「请养我一辈子吧！」

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飞行式跪拜动作。

「……刚才我的确是对你感到了战栗」

「拜托你了瑟莉卡小姐！我绝对不想去工作，还请你能养我啊啊啊啊！鞋子也好什么也好我都会给你舔的！」

「怎么说呢……你难道没有做人的尊严吗？」

「说什么蠢话！尊严能当饭吃吗！？啊！？你倒是说说看啊！？」

「居然恼羞成怒给我倒打一耙。我现在是真心想杀了你啊」

「……哼，就给予你养活我的权力吧」

「去死吧！」

瑟莉卡毫不留情地朝跪在地上的格伦那抬起来的脸上踩下去。被

人称为厚脸皮的她现在也早已泪眼汪汪了。

「可恶，总之你给我去工作！不工作的话就给我从这里滚出去！不滚的话我真要把你给分解掉哦！？对于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啊！」

「你、你是恶魔吗！？我可没有许什么像是希望世界和平那样的狂妄愿望！我只不过是想继续过这种极其普通的平稳和睦的家里蹲生活，仅此而已啊！抱有这种微不足道的愿望难道也是罪孽吗！？说起来，反正你也轻轻松松拥有足够财产，要养我一辈子是轻而易举的嘛！」

格伦毫不胆怯地继续发挥着他那没出息的本事。

「而且你也是知道的吧！？我对魔法讨厌到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就厌恶不已了啊！」

「……格伦」

「总之，我已经绝对！无论如何！再也不会和魔法扯上任何关系了！哼，要我当魔法讲师什么的那我还不如在路边乞讨来得——」

「《让其归于摄理之圆环・五素归五素、将编织象理的因缘再次分离》」

瑟莉卡快速咏唱完咒语的那一瞬间，格伦的身旁就窜过一股光之波动，同时响起一阵像是被什么空间吞没般的巨大轰鸣声。

格伦转头看向刚才那股波动窜过的方向，只见就在自己身旁的墙壁上面空荡荡地开了一个有着整齐切面的圆形大洞。那明显不是基于物理破坏的结果。这种可以用“消失”来形容的超常现象——是魔法才能做到的事情。

「啧……瞄准太随意了吗」

瑟莉卡再次将目光和手掌笔直地朝向嘴巴一张一合僵硬在原地的

格伦。

「这次不会再打偏了……《让其归于摄理之圆环・五素归五素・将联结象理的……」

「妈、妈妈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就这样，格伦的再就业工作被半强制性地决定了下来。时隔一年再次得到的工作，是令人羡慕的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的临时讲师一职。同时也是一个期限限定为一个月、让人担心将来会如何的工作。

第一卷

第一章 没有干劲的临时讲师

阿尔扎诺帝国。这是一个国土位于北塞尔福德大陆西北端，处于有着湿润冬季以及干燥夏季的海洋性温带气候地域的帝政国家。

在这个帝国南部的约克夏地区有一个叫做费吉托的都市。

说到费吉托最大且唯一的特征，那就是设立有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是北塞尔福德大陆屈指可数的究学都市这一点了。和魔法学院一起同时被创建、和魔法学院一起发展起来的，就是这座都市费吉托。排列的建筑全都有着以尖锐屋顶为特征的传统风格，让整个街景形成一幅庄重且优雅的格局。另一方面，出于魔法学院对魔法素材和物品的庞大需求量，这里和其他地方的交易往来也十分兴盛，而且由于人员的出入十分频繁，这里一直都是走在国内流行的最前端——所以这也是一座同时充斥着新旧事物气息的都市。

在笼罩着清晨朦胧薄雾的费吉托都市一角，有一位少女伫立在铺着石板的道路旁的一盏煤油街灯下面。

这是一位有着绒毛般柔软的适中长短的金发以及青玉色的大眼睛，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女。细嫩的肌肤犹如上等的丝绸。从她的容姿和举止当中散发出清秀柔和的气质，那楚楚可怜的脸庞就仿佛是圣画中所描绘的天使那般可爱。乍一看会给人以靠不住的印象，但同时也让人感到她那内心的坚强——就是这样的一位少女。

和那任谁走过都会忍不住回头的美貌相反，少女身上的衣着却有些奇特。清凉的背心外加百褶裙，上面再套着一件披肩长袍……明明费吉托的气候是即使在夏天到了晚上也会一下子冷下来，但不知为何那身打扮却有些偏向轻装。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唯独左手上带着一只手套。

「~♪」

好像是在等人的少女把手搭在背着的皮革包背带上面，正哼着歌

打发着时间。

就在这个时候。

「……啊呀！」

听到身后传来的叫疼声，少女顿时回头看去。

只见一位老人捂着手指皱着眉地站在那里，脚边放着一只装满落叶和小树枝的铁桶。旁边地上还掉落着打火石。

「老、老爷爷，你怎么了？」

虽然自己和对方素不相识，但少女还是露出担心的表情毫不犹豫地跑到老人身边。

「哦呀？哎呀，哈哈……让小姐你看到老头子我出丑的样子了哪」

老人在这位温柔善良的少女面前不好意思地苦笑起来。

「其实我打算把收集起来的这些垃圾给烧一下，但居然两手发抖把打火石砸在了自己手指上哪……哎呀，还是年轻时好哟」

只见老人的手指有些发肿，而且还出了血。看来那下是砸得不轻。虽然应该没什么大碍，但肯定是很疼吧。

「哎呀哎呀，回去后要让老太婆帮我找点药草了哪……」

少女在确认老人手指的受伤程度后，东张西望地看了看周围。在确认四周没有其他人后，她向老人投去一个有些恶作剧般的微笑，同时用食指抵在嘴上眨巴了下眼睛。

「老爷爷，这个可要保密哦？」

「……嗯？」

少女温柔地捧起还歪着脑袋的老人的手，用卢恩语咏唱起了咒语。

「《赐予天使之恩施》」

少女的双手顿时发出淡淡的光芒，然后老人那被包在手上的伤口也眼看着开始愈合起来。

白魔【生命力提高（Life-Up）】，这是一种提高受术者自身的治愈能力，用来让伤口愈合的白魔法。

「……哦、哦哦……！？」

老人瞪大眼睛看着这就在自己眼前发生的事情。

「嗯，好了。接着就是……《火之子啊・在指尖汇聚火苗・点燃吧》」

少女又咏唱出【火炬（Fire-Torch）】的咒语，然后她的指尖立刻就生成了一个小小的火焰。她将这个火苗扔进铁桶后，里面的那些垃圾立刻就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小姐……刚才你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难道就是传闻中的魔法吗？」

「是的。不过照规矩来说，如果在学院之外使用魔法的话是要遭到处罚的呢」

看到老人那在惊叹的同时却也感到佩服的表情后，少女吐吐舌头露出俏皮的笑容。

「这么一看，你身上的衣服……是那座奇妙的学园里的学生制服哪。小姑娘你的朋友们也都能够使用刚才那种不可思议的魔术吗？」

「是的。大家可是要比我熟练许多，而且能使用很多种类哟」

「嚟啲……这还真是方便呢。老头子我要是也能用出来的话在生活上就会方便许多了哪……」

「呵呵，说不定是那样呢。话说回来老爷爷，关于刚才我使用魔法的事情，那个……还请尽量……」

「哦哦，是要保密的对吧？你就放心吧」

「嗯，太谢谢您了」

「什么话，我才该道谢。谢谢小姐你了啊，刚才帮大忙了」

就在少女和老人互相投以笑容的时候。

「露米雅——！抱歉我来晚——！」

从远处传来急匆匆的跑步声。向那方向看去，只见道路另一头有一位和少女身穿类似服装的另一位少女正向这边跑来。

「哎呀，那个姑娘……是小姐你的朋友吗？」

「是的。她是我现在寄宿的人家的女儿，而且是我的挚友。那么老爷爷，我差不多该走了，还请多保重哟」

「哦哦，你也要加油学习呀」

最后少女向老人点头道别后，就向着友人跑来的方向迎了过去。

因为还是清晨时分，所以费吉托的主要大道上还显得比较冷清。

两位少女正走在工工整整地铺设着花岗岩的马路上。

「真是的，露米雅你真是太守规矩了啦……都说让你先走了……」

「唔呜，那怎么可以……要是撇下大小姐先走的话，作为区区寄宿者的我可是要被老爷和太太责骂的呀……」

「笨蛋。就算是玩笑话也别这么说啊，我们可是家人呀」

「啊哈哈，抱歉呢，希丝缇」

两人无拘无束地扯起了闲话。

「不过希丝缇你会忘记东西还真是少见呢」

和老人道别后与朋友汇合的少女——露米雅不可思议地看着走在自己身边的这位朋友。

「害我跑回去一次，还让你等那么久……真是抱歉呢」

在露米雅旁边稍稍垂着肩膀，脚步沉重地走着的少女——希丝缇娜一脸忧郁地叹了口气。

希丝缇娜是一位看上去和露米雅同龄的少女，她最大的特征就是那宛如融化纯银后再进行拉丝般的银色长发以及那眼角微微有些上挑的翠玉色眼瞳。赛过白雪的肌肤以及那经过精心雕琢过的雕像般端庄秀丽的容姿显得十分要强，而且仿佛妖精般凛然且耀眼。尽管现在那表情有几分消沉，但即使如此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仍旧透露出开朗和凛然霸气——这就是这位名叫希丝缇娜的少女给人的印象。

露米雅，然后还有希丝缇娜。虽然是两位类型截然不同的少女，但却有着一种普通农家姑娘绝无法模仿的与生俱来的美貌和气质——简直就是惊艳。虽然身上穿的的确只是魔法学院的学生都会穿的制服，但在这平凡的街边一角，好像只有她们两人所在的地方漂荡着一股上流社会般的氛围。

「难不成……希丝缇，果然……你还在为那件事情消沉吗？」

露米雅担心地盯着希丝缇娜的脸。她所知道的希丝缇娜是不会出忘带东西这种岔子的人……基本上是这样。

「说不定……是这样呢」

为了不让好友担心，希丝缇娜要强地摆出一个笑脸。不过，怎么也无法隐藏的忧郁之色多少还是残留在了脸上。

「果然还是太遗憾了呀……休伊老师为什么会突然间辞去讲师工作呢？」

「这也没办法呀。老师他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吧」

「啊啊，真可惜呀……休伊老师的讲课十分好懂，对我们的提问也都一一作答……让人十分受用呢……」

「而且还长得十分帅气，对吧？」

「什！你在说什么呀！这个长相没关系吧！？」

听到露米雅捉弄般的言论，希丝缇娜的脸顿时绯红起来。

「我可是作为魔法名门菲伊贝鲁家的下任当家，为了学习魔法而来学院上学的呀！对讲师的唯一要求那就只有授课的质量啊！」

不过，对于希丝缇娜的不断解释，露米雅只是摆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表情咯咯地笑着。

「啊，对了对了，希丝缇。换个话题，听说今天好像要有一位临时讲师作为替代来帮我们上课哦？」

「……我知道」

希丝缇娜用一副提不起兴致的样子回答道。

「希望这人至少能有休伊老师一半的讲课质量就好了呢」

「是呢。一旦习惯休伊老师的课后，感觉就会对其他讲师的课程

不太满足呢」

就在两人谈着这些话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

「唔哦哦哦哦！？要、要迟到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只见一位两眼充血、用一副修罗般表情在嘴里叼着面包的极端可疑男子，正从右边的道路上朝着两人拼命猛冲过来。

「……诶？」

「呀啊！？」

「啥、啥米！？小、小鬼头赶快给我从那里闪开——！」

带上运动惯性的物体无法立刻停下来。男子就这样遵从着这个经典的物理法则，向眼前这两位可爱的少女直冲而去——就在那时。

「伟、《伟大之风啊》——！」

希丝缇娜仓促间用一节式的咏唱唱出了黑魔【旋风（Gale-Blow）】的咒语。从她的手上瞬间产生的猛烈阵风宛如殴打般地席卷了男子的身体，接着——

「咦——！？我怎么飞在空中了啊——！？！」

男子的身体已经飞到了不抬起头就观察不到的高度，然后——描绘着抛物线地——落在了道路对面的圆形喷水池里面。

两位少女只能在原地呆呆地眺望着远处那盛大地喷发而出的水柱。

「额，希丝缇？……刚才那个太过了吧？」

「是、是呢……啊哈哈……一不小心就出手了。怎么办啊？」

承受着两位少女视线的男子默默地站起来，吧唧吧唧地踢着水花从喷水池里爬了出来。接着就大模大样地走到两人跟前这么说道。

「呼，二位小姐你们没事吧？」

「不，倒是你没事吧？」

虽然男子露出爽朗的笑容竭尽全力地想摆出大人的样子，不过可悲的是完全没有成功。

这是个奇怪的男子。年龄看上去比希丝缇娜她们大一些。外表是黑发黑瞳，长身瘦躯。长相上倒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问题出在他的着装打扮上面。那是精心剪裁的白衬衫、领带和黑色西裤。是一套相当有型的行头。不过，估计是这个男子对于穿这套服装十分嫌麻烦吧，从上到下都穿得邋里邋遢的。就连外行人都能一眼看出选这套衣服和穿这套衣服的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啊哈哈，这种突然从路边冲出来的危险事情以后要小心点哦？」

「额……突然冲过来的应该不是你吧……」

希丝缇娜忍不住想要指出是对方的问题，而就在这个时候。

「希、希丝缇，不行啦！」

露米雅鼓着脸颊插到希丝缇娜和男子中间。

「不能光怪这个人呀！希丝缇你才是怎么突然就对人使出魔法……稍微出点差错的话就不是只受点伤就可以了结的啊？」

「唔……抱歉」

希丝缇娜尴尬地垂下了视线。

「希丝缇，快点向这个人好好道歉」

「嗯。那个……真是对不起，还请你原谅我刚才的冒犯之举」

「还真是想看看你家人长什么样子！你家里人都是怎么教育你的？啊？」

「……给个面子还真来劲了……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啊？」

「啊、啊哈哈……要忍耐要忍耐」

对此多少显得有些退缩的露米雅也笔直朝向男子，急忙点头行了一礼。

「刚才真的很对不起。我也向您道歉，能否就原谅我的朋友呢？」

「啊——真是没办法呢！虽然已经弄明白了我一点都没有错、全都是你们单方面的不对，不过既然你都那么说了那我也不是不能超特例地原……嗯？」

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看着露米雅的男子突然间像是注意到什么似的眉头挤了起来。

「嗯？嗯？」

「那、那个……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不顾一脸困惑的露米雅，男子把脸唰地凑近上去。

露米雅对这突然间凑过来的不礼貌的视线吓得直眨巴眼睛。

「嗯……你好像……在哪里……」

男子歪着脑袋用手指戳戳露米雅的额头、噗扭地拉拉她的脸颊、来回摸着那纤细的肩膀和腰部、轻轻掀起她的前发、紧紧盯住她的双眼，就在他不停地做着这些的时候……

「你这混蛋在做啥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希丝缇娜愤怒的上段回旋踢漂亮地命中男子的后脑勺，将他一把踢了出去。

「滋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男子发出着凄惨叫声在地面上不停翻滚。他那恐怕是今天第一次穿的新衣服现在不仅是彻底湿透，而且还到处磨破脏污不堪，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先不提不小心撞到的接触，刚才你那算啥！？真不敢相信你居然随随便便乱碰女孩子的身体！太不像话了！」

「等等，冷静点好吗！？我只是出于一介学者纯粹的好奇心和探究心理而已哦！？那种亏心的想法大概，估计只有一点点！」

「那更加恶劣了！」

「咕哦哦哦！？」

男子因侧腹被希丝缇娜从绝好的角度打入的一拳而苦闷呻吟起来。

「露米雅，这家伙果然只是个变态，快联系值班室的警卫人员把他抓起来」

「哎！？喂，能饶了我不！？要是第一天工作就变成这样的话我会被瑟莉卡给宰了的啊！我真心道歉！请原谅我吧！对不起刚才是我太得意忘形了！」

现在，眼前正确实上演着一个大老爷们不顾任何体面地跪坐在年纪比自己小的少女脚边的小插曲。

「那个……看来他也在反省了就原谅他嘛」

「哈啊？你当真要放过他？露米雅你真是太好说话了啊……」

「谢谢！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十分感谢！」

只见男子猛地站起身来盛气凌人地说道。

「那么，你们两个。从制服来看你们是魔法学院的学生吧？那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一听说原谅自己就这副德行……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啊、啊哈哈……」

事到如今两位少女也只能是哑口无言了。

「你们以为现在都几点了？再不抓紧就要迟到了哦？有时间观念么？噢噢……刚才我还真是有股教师范……」

不顾在旁陶醉在自己发言中的这个男子，两位少女相互看了看歪起了脑袋。

「……迟到、吗？」

「明显在骗人。现在时间不还早着嘛？」

「你们才是在说瞎话！现在不都已经过了八点半了吗！」

男子从怀里拿出怀表给希丝缇娜看。

「那个表应该是快了吧？你看」

希丝缇娜也杠上劲似的拿出自己的怀表摆到男子面前。

时针指向的时刻是八点。顺带一提今天的上学时间是八点四十分。

「……」

一股不可思议的沉默暂时包围了两人。

然后。

「撤退！」

「居然逃跑了一一！？ 」

男子用和刚才出现时同样的势头猛地向远处跑去。

两位少女只能呆呆地望着男子那边“混蛋！那个八婆居然给我的表调了时间吗！？ ”这样意义不明地嚎叫着边远去的背影。

「那……那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嗯。但是，真是个有趣的人对吧？」

「那已经不是有趣，而是太让人无语了啊」

希丝缇娜对挚友那照旧不变的感性错位叹息不已。

「我可不想再见到那种家伙了啊。那种没出息的无能男人光是看的就觉得心烦不已！果然刚才应该毫不留情地把他扭到警备员那里吧？」

「啊哈哈……」

希丝缇娜和露出暧昧笑容的露米雅再次走在通向学院的道路上。然后她就这样努力去忘掉这个变态男的事情。对于魔法师来说记忆整理是基础中的基础。而事实上，她也成功将这件事情从脑中给彻底抹消掉了。

只不过——她还不知道稍后这个男子的存在会再次强烈地印刻在记忆当中。

「那么，今天让我们也加油学习吧，露米雅」

「嗯」

终于，两人面前出现了包围在铁栅栏里面的魔法院校舍那壮丽

的威容——

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在整个帝国没人会不知道这个名字吧。这是距今约四百年前，根据当时的女王艾丽西亚三世的倡导，在投入了巨额的国费后所创立的国营魔法师培养专科学校。今日，这所学校已经成为了阿尔扎诺帝国能成为大陆知名的魔导大国的基石，同时作为一直能学到当代最先进魔法的顶级学院而在周边国家当中闻名遐迩。而现在，帝国有名的魔法师几乎全都毕业于这所学院的这一无可动摇的事实，也让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成为了全帝国有志于魔法之路的人们所憧憬的圣地。所以作为必定的结果，这所学院里的学生和讲师们全都以自己属于这所学院为豪，那份自豪也督促着他们每天都在钻研魔法。每个人都没有迷茫，因为他们正确地理解到那股钻研的劲头将来会成为支撑帝国的基础、也会成为自己获取坚实地位和荣耀的保证。

因此在这所魔法学院里，像是上课迟到、旷课等那种类似教会学校里那般学习意识低下的事情可以说是鲜有发生。而作为回应学生们那股钻研热情的讲师在通常情况下更是不可能迟到的。那理应是不会发生的事情。

「……太慢了！」

场景是魔法学院东馆校舍二楼最里面的魔法学士二年级二班教室。坐在以半圆状围在正面黑板和讲台前面的木制长桌第一排座位上的希丝缇娜，正毫不掩饰内心的急躁情绪，吐着愤愤不平的话语。

「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早就过了开始上课的时间了吧！？」

「的确有点奇怪呢……」

坐在希丝缇娜旁边位子上的露米雅也是歪起了脑袋。

「老师是有什么事情吗？」

放眼望去，对于这位根本就没有现身迹象的讲师，同班同学们也都疑惑地发出嘈杂声。

『今天会有一位临时讲师作为休伊老师的后任来这个班为大家上课』

距离身居从一到七排列的魔法师位阶之最高等级——第七阶级的瑟莉卡·阿尔弗涅亚教授亲自过来在班会上向大家发表此项消息早已过了一个小时。由她那句『嘛，是个很优秀的家伙哦』所构筑起的事前评价印象也早已快要在学生中土崩瓦解了。

「原本还对那位阿尔弗涅亚教授所推荐的人有些期待……这样看来是希望落空了呢」

「别、别这么说嘛，现在就下定论还太早了吧？说不定这位老师是有什么理由才还没来的……」

希丝缇娜将身体转向露米雅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你太天真了啊，露米雅。听好了哦？不管有怎样的理由，会迟到就是那个人没有自觉的证明。真正优秀的人物是绝对不会做出迟到这种事的哦」

「是那样吗……？」

「真是的，作为这所学院的讲师居然在上任第一天就严重迟到还真是胆大妄为。等人来了我必须作为学生代表来说上几句呢……」

就在这个时候。

「啊——抱歉抱歉，我来晚了一」

一个好像有听过的声音伴随着前方的教室门咔啦打开一起传了进来。

看来那位传闻中的临时讲师终于是来了。现在时间距离这节课开始早就已经过半。这恐怕是这所魔法学院创立以来前所未闻的严重迟到事件了。

「老师你终于是来了啊！打算怎么解释！？你到底有没有作为这所学院讲师的自——」

立刻就想要说教一番的希丝缇娜转身朝向进来的男子……然后就僵在了原地。

「你、你、你你你——你是那个——！？ 」

照旧是那套浑身湿透的行头。还有那被自己踹倒在地时造成的擦伤、淤青、脏污。

讨厌的记忆顿时苏醒。就在今早上学途中碰到的那个变态男，现在就维持着当时的模样站在那里。

「……………你认错人了」

男子在看到用手指着自己的希丝缇娜后，厚颜无耻地说着这番话想要蒙混过关。

「怎么可能认错人！？像你这种男人怎么可能会同时出现好几个！」

「我说这位小姐啊。你家里人就没教过你不能用手指着别人吗？」

男子浑身上下只有表情还算绅士地回应了希丝缇娜。

「该说为什么你会迟到这么久啊！？在那种状况下要怎么做才会迟到呀！？ 」

「那不明摆着嘛……在被逼到以为要迟到的关口却发现原来时间还很充裕，所以就想在公园里休稍微息一下结果一下子就睡死了过去」

「这个理由还真是不成体统地超乎想象啊！？ 」

男子的发言里有太多槽点，甚至让人都不想追究他迟到的问题。

周围的反应也是一样。现在教室里的学生全都因为出现的这位讲师的异样外表而沸沸嚷嚷。

然而男子却完全无视这些，站到讲台前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格伦·勒达斯。从今天起的约一个月时间里，将由我来协助指导各位的学习。虽说时间不长，但我会好好加……」

「客套话就别说了，能不能快点开始上课呢？」

希丝缇娜毫不掩饰内心的焦躁，冷冰冰地说道。

「啊—，嘛，说的也是呢……虽然我还浑身无力不过那就开始吧……毕竟是工作呢……」

刚才那番冠冕堂皇的开场白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一下子就露出了本性。

「好，那就快点开始吧……第一节是魔法基础理论II呢……啊呼唔」

格伦拼命忍住哈欠，拿起粉笔站到了黑板前面。

班上的学生们看到后立刻就绷起了神经。希丝缇娜也抛开对格伦的前嫌，紧紧注视起他的一举手一投足。

（那么，你的水平会如何呢……）

虽然第一印象是糟糕透顶，但这个名叫格伦的男人被那位大陆屈指可数的魔法师瑟莉卡·阿尔弗涅亚说成是『很优秀』。要说自己对于这个男人上的课没有期待那的确也是假话。

但即使这么说，希丝缇娜也无意全盘接受瑟莉卡的那番评价。她会自己下最终定论。就如同至今为止的那样，听不懂的地方她会坚决刨根问底，想要打哈哈地糊弄过去可没那么容易。这股劲头让她不知何时起有了『弄哭讲师的希丝缇娜』这种完全不想要的别名，不过这全都是她全身心地对于魔法这条崇高之路的真挚热情所致。对此她毫无妥协之意，反倒不如说感到一丝自豪。

（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吧，万众期待的临时讲师？）

希丝缇娜自不待言，在全班同学的注目中，格伦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字。

自习。

看到黑板上那大大的两个字，班里一片沉默。

「哎？zix……哎？zix……i？哎？……哎？」

对于这两个字，希丝缇娜好几次试着将其解释成自己首先想到的那个意思之外的其他意思。不过那些全都以失败告终。这也是理所当然，因为如此短的一个词语里所包含的意思就只有那一个了。

「那啥一，今天第一节课就是自习」

接着格伦理直气壮地说出了理由。

「……因为我现在很困」

他若无其事地吐出这番荒诞之词。

「……………」

沉默支配了全场。压倒性的沉默笼罩在整间教室。

格伦不顾教室里的学生，以一副仿佛在说“错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般的态度堂堂正正地趴在了讲桌面上面。

接着，还没过十秒他就打起了呼噜。

「……………」

沉默支配了全场。压倒性的沉默笼罩在整间教室。

然后。

「你在那里睡个头啊——！？ 」

希丝缇娜将厚厚的教科书高举在头顶朝着格伦猛地冲了上去。



「学院长，还请您能重新考虑一下！」

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的学院长室里响起一声怒吼。

声音来自一位二十五、六岁，带着眼镜、有些神经质兮兮的男子。此人身穿的长袍上面镶有象征学院正式讲师证明的猫头鹰纹章。其名为哈雷。在这个许多魔法师只能以第四阶级终结一生的世界里，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第五阶级，堪称天才魔法师。

「哪怕只是临时，我也坚决反对让那个名叫格伦·勒达斯的来历不明的男人担任这所学院的讲师一职！」

哈雷两手“砰”地拍在办公桌上，紧紧瞪着隔着桌子坐在正面的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初老男性。

「可是啊，哈雷君。采用他可是瑟莉卡君强烈推荐的人选哦？」

即使面对对方气势汹汹的态度，这位初老男性仍旧无动于衷地维持着一副好好先生的表情。

「里克学院长！您难道认同了那个魔女的建议吗！？」

「没什么难不难道的，就是因为认同了所以才会让格伦君来当临时讲师的呀。的确他是没有教师资格证，但只要有教授的推荐信和教师适性，仅限临时代课的话作为特例雇用并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适性有问题啊！请读一下这个后再重新考虑一下！」

“咚”的一声，哈雷将一沓文件扔在学院长——里克坐着面对的桌子上面。

「这就是前几天针对那个叫格伦的男子的魔法适性评价测试结果！您看看，这种凄惨的结果算什么啊！」

「唔姆？嚯嚯，这还真是毫无特点的结果呐。魔力容量和意识容量普通，系统适性也都很平凡，不管是好是坏总之就是很一般的魔法师……不，只看基础能力的话甚至只能算是中下呐」

里克拿起哈雷递过来的那沓资料，粗略地看了起来。

「而且那家伙的魔法师位阶只有第三阶级！请结合他的履历一起继续看下去！」

「唔？……哦哦，原来他毕业于这所学院吗」

「“毕业”，这么说是有点语病的。那家伙都没有提交过毕业魔法论文」

哈雷“哼”地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

「格伦·勒达斯。他在十一岁时进入了魔法学院就读……什么！？十一岁！？」

拿着资料正好看到这里的里克发出惊讶的声音。

「通常来说学院的入学年龄应该是十四、五岁啊！？而他居然十一岁就入学了！？」

「……是的。当时他好像是以史上最年轻通过高门槛且大陆闻名的本校入学考试、引起众人关注的少年」

哈雷皱着眉头忿忿地说道。

「不过他的光环就仅止于此了。入学后的成绩极其平凡。然后在经过四年的魔法学士课程就读后在十五岁时毕业……其实是名为“毕业”的退学。留下的最终成绩果然还是平凡无比，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

「呼姆……看来的是这样呐……」

「而那家伙在那之后所选择的道路才是最大的问题！那家伙不顾自己曾一度走在过这条名为魔法的至高神秘的求道之路上，却在毕业后到现在为止的这四年间什么都没干地白白荒废了光阴！如果在这期间他能在魔法上奋发图强的话不知道会为魔法的发展做出多少贡献

啊！」

的确，在格伦这四年间的履历项目栏里全都是空白。

「嚯哦……四年里完全没有工作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学院长您已经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吧！？像他那样低位阶且低俗的魔法师怎么配当这座学院的讲师啊！」

「唔一姆，不过我并不记得我们魔法学院的讲师招募条件里有履历和位阶的限制呐？」

「即使没有明文规定，那也早就是默认条款了吧！」

哈雷再次“砰”地拍了拍桌子。

「还请您能回想下学院里在籍的讲师阵容！第四阶级自不必说，甚至还有人已经达到了第五、第六阶级！而且大家都是努力钻研高深魔法并留下研究成果的人！为什么要把格伦那种男人摆到和那些讲师们相同的高度啊！？」

「唔姆……」

「学院长，您也真是的！居然都不事先看下这种重要的资料就当即同意录用他了吗！？」

「那个是、你想嘛，那可是瑟莉卡君推荐的人呀。……你不认为是个会给我们做些有趣事情出来的人么？」

里克像个调皮鬼般咧开嘴角。

「我才不这么认为！您对那个魔女的评价简直是高过头了！那个魔女只是一个凭借过去的光环来满足私欲，将应该遵守的秩序破坏殆尽的老害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

「还真敢说呢，哈雷」

这句回响在学院长室里的若无其事的声音让哈雷顿时僵住。

「哼哼，当初的那个黄毛小子还真是变得自恃很了不起了呐。我很高心哦？」

回头看去，只见满脸露出故意刁难般笑容的瑟莉卡就站在房间的一角。

「什……你、你什么时候在那里的？瑟莉卡・阿尔弗涅亚……」

「哎呀，到底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就算是老师我向你这个成绩差的学生问的问题吧，来给我猜猜看」

「传送魔法……不对，是时间操作……那怎么可能……不管是魔力的波动还是世界法则的变动都没有察觉到……」

「好，回答错误。你还只是个三流呐，给我好好再去努力学学吧。顺便给你一个课题，给我把刚才那不可思议的现象在三百页以内归纳成报告。这可是教授命令哦」

「咕……！」

瑟莉卡不顾因屈辱而浑身颤抖的哈雷，转为向里克优雅地行了一礼。

「贵安，学院长」

「哦哦，瑟莉卡君。你一如既往还是那么年轻貌美呐，真是让人羡慕」

「哼哼哼，学院长你也还很年轻潇洒哟？」

「嚯嚯嚯，是吗！那么瑟莉卡君，今晚就和老朽一起……怎么

样？」

「啊哈哈，我拒绝。话说学院长你还是一如既往喜欢到处发情呐。差不多快给我枯掉吧」

「唔哈哈哈哈！老朽的精力可是一辈子都是现役级别哦！」

突然间哈雷猛地一拍桌子吹散了这股温吞的气氛。

「我不会承认的，瑟莉卡·阿尔弗涅亚！我绝对不会承认那种蠢货能够担当讲师一职！要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可要给我负起责任来！」

「……给我撤销」

房间里的空气就在此时被这句低声细语冻结了起来。

「随便你怎么说我的坏话都无妨。即使在背后咒骂那家伙我也不会来计较。不过……我可不允许你在我面前冲着我说那家伙的坏话。给我撤销你刚才说的话，然后给我谢罪」

瑟莉卡那压倒性的存在感顿时震慑住了哈雷。

「你说、什么……那个叫格伦的男人……是个不足挂齿的三流魔法师……这可是事……实……吧……！」

哈雷流着豆大的汗珠，从喉咙里勉强挤出声音。

瑟莉卡眯起眼睛冷淡地一瞥那样的哈雷。

「你能承受住这个么？」

只见她慢慢地开始脱下左手上戴着的手套。

「——！？ 」

哈雷看穿她这番举动的意图后立刻慌张起来，脸色也变得惨白。

「我、我知道了……我撤销刚才的话……是我……不好……」

听到这番许诺后，瑟莉卡嫣然一笑，将脱到一半的手套重新戴好。

「可恶……这件事你给我记住了！」

最后说了句威胁性的话语后，哈雷逃也似的离开了学院长室。

剩下的里克和瑟莉卡两人暂时无言地默默相对。

「哎呀哎呀，你还是老样子呐。刚才吓得我一身冷汗，还以为这间房间会就这么消失掉呐」

里克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过啊，瑟莉卡君。这次录用那个男人的事情就算是出于你的意思也还是太乱来了啊」

「……知道的啦。我也真心觉得很抱歉」

「强行安排一位毫无实绩的魔法师来担任讲师一职。不仅限于哈雷君，那种反应恐怕是涉及到这所学园的全体人员的意见呐……」

瑟莉卡沉默不语了一小会儿后毫不犹豫地說道。

「我会负起责任的。那家伙在这所学院里的所作所为都算我的责任」

「不惜做到这种程度都要推荐他吗……他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能说给我听听么？」

「哈哈，并不是什么绯闻或者特殊的因缘之类的。只不过……」

「只不过？」

「我只是希望那家伙能够有些朝气。嘛，一些婆妈心而已」

「唔哇—罗德，你快看那个讲师……」

「是啊，真厉害……整个眼神就是死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毫无生气的人……」

教师里到处想起如此的窃窃私语声。

「嗯~~大概、是这样~~肯定是、这种感觉~~额~~估计是、这么回事~」

学生们投以蔑视眼神的前方是一个头顶上凸起一个大大肿包的男子……格伦他就宛如僵尸般动作缓慢地讲着课。

「啊~啊，还是休伊老师好呀……」

「休伊老师为什么会辞职呢……」

坦率来讲，格伦的课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所见到过的最为糟糕的授课。

总之是就算听了也完全不懂里面的内容。根本就算不上任何的说明，他只是用那倦怠的声音拖拖拉拉地朗读着一些不得要领的魔法理论讲义，偶尔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在黑板上写上一串无法辨认的难看文字。

虽然学生们对于讲课的内容完全没能理解，不过倒是明白了这个名叫格伦的临时讲师十分没有干劲的事实。听这种课程只是无端浪费时间，倒不如打开教科书自学要来得靠谱。

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极少数几位正儿八经到精神可嘉的学生想要从这种糟糕课程里学到些什么。

「那个……老师……我有个问题……」

一位小个子女生怯生生地举起了手。

女生名叫琳，是一位看上去有些懦弱、有着小动物般气质的少女。

「什么问题？来说收看」

「那个……是关于刚才老师讲到的第五十六页第三行上面写着的卢恩文咒语的例子……我不懂这句咒语的现代语翻译……」

「哦、那个我也不懂」

「诶？」

「抱歉呐，那个你就自己去查吧」

听到这显得太过于光明正大的直白回答后，提问的琳本人反而是呆呆地愣在了那里。

对于格伦的这种回答，原本就已经很生气、现在更是越发火大的希丝缇娜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提出强烈抗议。

「请你等一下，老师。作为讲师怎么能对学生的提问做出那种反应啊」

格伦面对希丝缇娜这番辛辣的谴责，打心底里嫌麻烦般地叹了口气。

「我说啊。所一以一说，我都说了我也不知道吧？不懂的东西要怎么去教别人啊？」

「如果没法当场回答学生提的问题的话，就应该之后好好查清楚后在下次上课时再作答，这才是身为讲师的义务吧？」

「姆唔……那么果然还是你们自己去查要来得快吧？」

「不是那种问题！我想说的是——」

「……啊，难道你们还没学到该如何查阅卢恩语辞典吗？那样的话的确是查不了呢……没办法，虽然麻烦但这次就由我来查一下吧。啊~啊，又增加多余的工作了……」

「咕……查辞典的方法我们还是知道的！够了，用不着你来！」

一边是丝毫没有想要改变那种没干劲态度的格伦。

一边是盛气凌人、粗暴地坐下的希丝缇娜。

露米雅在旁边捏着一把汗地看着这一切。

教室里的气氛是糟糕透顶。班上聚集着一股焦躁的情绪。然后是白白流逝的时间。

就这样，格伦值得纪念的初次登台授课就这样以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白白浪费时间形式告终了。

时间和地点来到格伦人生的第一堂讲课结束后学院的女子更衣室。

脱下身上穿的制服和披肩长袍，呈现只有上下两件内衣状态的希丝缇娜边将脱下来的衣物塞进木制衣柜边发泄着内心的烦躁情绪。

「那家伙到底算什么意思呀！？ 」

「啊哈哈……算了啦」

虽然露米雅在旁暧昧地笑着进行安慰，不过希丝缇娜的怒火并没有平息。

「那也太没干劲了吧！？就算是临时的，但那样的家伙为什么会当上这座学院的讲师啊！？」

「是呢……格伦老师是应该再稍微努力点呢」

下一堂课是炼金术实验。

希丝缇娜她们平时穿的制服和长袍上附有永续型的可以调节围绕在全身上下的气温・湿度的魔法——黑魔【空气调节（Air-Conditioning）】，看似其貌不扬但其实是冬暖夏凉，使用起来十分便利。和男性不同，对于为了进一步发展自身与生俱来的对外界魔力（mana）的高亲和性而被推荐在学习魔法的初期阶段穿较少衣物的女性来说，这件制服可谓是她们的好搭档。

不过，炼金术实验是学生们要亲自动手加工魔法素材，操作器具、触媒和试剂的课程。根据实验的内容，衣服有可能会弄得很脏或者是药剂的味道会渗到衣服里面。

所以，希丝缇娜班上的女生们现在全都集中在更衣室里面，更换实验用带有头罩的长袍。

半裸少女们那水灵娇嫩有弹性的肌肤，身体正在从孩子向大人转变的思青春期少女所特有的妩媚且楚楚动人的身体曲线。在场的每个女生全都大大方方地暴露着那年轻的证明。对于少年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令人眼馋的乌托邦景象。

「哈啊……记得接下来的炼金术实验也是那家伙监督吧？」

「嗯，是的哦。因为格伦老师作为后任全面接替了原先休伊老师的工作呢」

「唔唔……我都快要胃穿孔了」

就在此时，一张苦瓜脸的希丝缇娜突然间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窃笑起来。她瞥了一眼在旁将衣物滑也似地脱去，现在是一副内衣姿态的露米雅。

「现在……有必要让我治愈一下呢」

「希丝缇？」

希丝缇娜快速接近还在迷惑当中的露米雅，然后突然从背后一把抱住了她。

「看我的！」

「呀啊！？ 」



「きゃん！ システィ、
あつ、だめ！」

「むむむ……ルミア。
貴女、なーんか
順調に育ってるわね……」

希丝缇娜尽情地贴住露米雅光滑的后背，然后用手搂住露米雅胸前那被内衣包裹的两块隆起。

「啊—，果然露米雅的身体摸起来真舒服呢—，肌肤又白又滑还很细腻」

「呀、希丝缇，不、不行啦！」

露米雅满脸通红地进行抵抗，想要从希丝缇娜那像撒娇小猫般蹭住自己身体的胳膊里逃开。不过希丝缇娜用宛如蛇一般的动作紧紧缠住露米雅，不给她丝毫机会。

「呀嗯！希丝缇，啊、不要！」

「姆姆姆……露米雅，你发育得还真是顺利呢……」

希丝缇娜对于掌心传来的那能微微感受到内心温热的柔软触感比起以前有了些微妙变化的这一事实皱起眉头。露米雅的胸部显得既不大也不小，就宛如针对名为露米雅的这名少女的身高体格进行过精密计算过那般，是一对呈现出理想的黄金比例和造型之美的双丘。

「哈啊……真好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上的营养就是不往胸部那里去呢……唔唔……像这样别说是治愈了，反而有种气馁的感觉涌了上来……」

「哎……希丝缇，给我停下来啦。别那么用力……啊、啊嗯！」

「啊—、真是的，太让人羡慕了！让我瞧瞧，是这里舒服吗—？嗯？嗯？」

「呀啊嗯！不、不要！快停下……」

看来在这种场合里天底下所有的年轻少女们会做的事情大体都是一个模样。

「你、你好厉害呀，泰蕾莎！你的这个什么时候变得——」

「嗯哼哼，因为是成长期呢」

「居然敢抛下我，太不像话了！看招！向你这种就该要这样！」

「呀啊！温、温蒂！？」

更衣室的到处都在展开着这种撩人景象。

女生们全都吵吵嚷嚷地嬉笑玩闹着。

然而，就在这样的少女们的面前，更衣室的房门突然间“梆”的一声被粗鲁地打开。

「啊—，真麻烦！瑟莉卡那家伙，并没有换衣服的必要吧……嗯？」

完全打开的更衣室门的外面，站着一位肩上搭着借来的实验用长袍的可疑男子。

是格伦。

所在位置离门最近的希丝缇娜和露米雅两人正好和他对上了视线。

三人全都无言地僵在原地。

刚才这些半裸的少女们像是妖精嬉耍般的乐园图画现在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房间里一下子变成了冰结地狱，就连时间也完全冻结，所有的事物全都陷于一片沉默。

「……啊—」

格伦慢慢地扫视了一下房间里的情况。在确认到这里全都是女生后，像是摊上麻烦事似的喀哩喀哩地挠着脑袋，看了一眼更衣室外面

的牌子。

「和以前相反，男子更衣室和女子更衣室对调过了啊……真是会做多余的事情」

骇人的杀气逐渐在房间里卷起漩涡。

在这股无法抵抗的趋势面前，格伦厌烦似的叹了口气。

「真一是的。这就是最近在帝都流行的青少年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幸运色狼般的展开吗？哈哈，真没想到我居然会亲身体验到哪」

以希丝缇娜为首的众女生终于是慢慢地动了起来。

格伦威风凛凛地伸手制止了大家。

「啊—等一下，你们给我冷静一点。我在平时就一直想对这种固定展开提点意见哪。嘛，先听我说完嘛，就当做是临终遗言」

少女们停了下来。就算是死囚犯也被允许在最后说些什么。

「我是这么认为的……那种套路的小说的主人公还真是蠢哪。明明在发生了幸运色狼事件的时间点上时已经确定会被女主人公暴打一顿，为什么还要慌忙移开视线把手缩回去呢？只不过稍微看到了女性的裸体就要遭受虐待，不管怎么想这都明显不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吧？」

说完这番差劲透顶的开场白后，格伦在此高声做出了灵魂宣言。

「所以，我会——把这里的光景深深烙印在双眼里！」

“啪”，格伦睁大充血般的双眼，抱着胳膊，一副修罗表情地叉腿站在原地，凝视着眼前这满含少女肌肤的光景——

「「「你这个——变态————！」」」」

这一天，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里发生了由魔法学士二年级二班的女生们所引起的发生在某位临时讲师身上的惨不忍睹的暴力事件。

顺带一提，当天的炼金术实验也因为负责讲师陷入了人事不省的状态而被迫中止。

「好痛……当真要痛死人了……普通来说有必要做到那种份上么？……」

时针走过了十二点，现在是午休时间。

全身都是抓挠伤和淤青、衣服也都破破烂烂的格伦含着泪像个僵尸似的摇摇晃晃地徘徊在学院里的一条走廊上。擦身而过的学生对于他那凄惨的样子无不吓了一跳，不过对于现在的格伦来说可没有注意他人眼光的余裕。

「不过话说回来，最近的小孩发育得真是好哪……到底要吃些什么东西才能长成那样？……不过其中也有一个发育不良的娃。嘛，算了，去吃饭吧，吃饭」

格伦说着这番要是被本人听到可能会丢掉性命的暴言，向魔法学院的食堂走去。

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的食堂位于像是巨大的贵族宅邸般的学院校舍主楼的一楼。那里提供的料理既便宜又美味，一直受到广大学生的好评。

「很久没来这里了哪！」

墙上铺着白色壁纸的食堂里放着好几列有烛台装饰的长桌，结束上午课程来就餐的学生们让这里变得拥挤不堪。

来这里的人会在里面的厨房柜台前点餐，在付好餐钱后拿到相应的食物。然后再各自随意坐在桌旁就餐。这就是在这间食堂里基本的就餐方式。

格伦也在最里面隔着柜台向里面的厨师点起餐来。

「啊—，我要香草烤本地鸡，附上炸土豆。宽尾羊奶酪和艾力夏（注1）当地的嫩芽色拉。番茄酱炒基鲁亚豆（注2）。浓汤。黑麦面包。全都要大碗」

<译注：注1、注2均为地名>

格伦就是那种所谓瘦身材的大胃王。拜此所赐在无业吃白食的那会儿都不知道被瑟莉卡讥讽过多少次了。

等了一会儿后料理端了上来。格伦从皮袋里的钱包中取出几枚赛路特铜币交给服务员后，接过了装在木制碗盆里的料理。

「那么，该找空位子了……」

现在有许多来进餐的学生，几乎所有的座位上都坐着人，不过在右手边到头的一张桌子的角落里还有两个并排的空位子。

不知道是给谁留着的。格伦快步向那里走去。

接着他突然间注意到了。

「所以我说去年弗赛尔老师发表的魔导考古学论文的学说很奇怪啊。露米雅，你也这么觉得吧？」

格伦想要就座的位子对面有两张熟悉的面孔。

「根据那个人的学说，『梅尔加里乌斯的天空城』就变成是在圣历前4500年左右被建造起来的。的确关于次元相位的术式是在古代中期才真正得到了确立，但从许多在费吉托周边被发现的古代遗迹的壁画、发掘出来的遗物等来看，早在圣历前5000年状似『梅尔加里乌斯的天空城』的物体就已经浮现在空中了。无视这一事实，只以“魔导技术不可能实现这一现象”为理由强行提出是4500年建造的学说，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啊。那个人新设计的年代测定魔法怎么想都是为了把那500年给糊弄过去而搞出来的诡辩而已！这还真是一个符合过于重视

台面上的思考和文献调查而忽略实地调查的现代魔法师的学说呢。说到底，就算古代中期的次元相位术式当真能够让天空城透明化，那也早该超过术式的持续时间了吧？因为从当时大气中的魔力密度来看，延长（Extension）术式的极限——（略）——还发生过成为古代文明毁灭契机的第二次魔力之冬——（略）——魔力半衰期的数值也和那学说很矛盾——（略）——说起来，表意系古代语的经时进化过程很明显有三个素流分支系统——（略）——总而言之，作为纹章象征学上的神明和民间信仰的对立——（略）——在德雷克思的神话分解论里古代文明也并不是单一文化——（略）——（略）——（略）——」

「是、是这样啊……」

对于那位忘记进餐光顾着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的银发少女，另一位贯彻听众主义的金发少女——露米雅稍许流着汗地报以暧昧的笑容。



看来两人正在就魔导考古学进行着讨论（只不过稍微有些单方面的倾向）。

所谓魔导考古学，就是以研究据说建立起超魔法文明的圣历前古代史，让当时的魔导技术在当今复苏为目的的魔法学。而在其中，人们将尤其执着于『梅尔加里乌斯的天空城』的魔法师称为“梅尔加里人”。

看起来这位银发少女就是一个典型的梅尔加里人了。

「打搅了」

格伦姑且出声打了个招呼，然后在金发少女的正对面、也就是银发少女的斜对面的位子上咚的一下坐了下来。

银发少女这才回过神来注意到格伦的存在。

「——！？啊、是、是你这家——」

「不，你认错人了」

对此华丽地加以无视的格伦开始吃了起来。

用餐刀将香草烤的本地鸡切成适当大小的薄片，然后用黑麦面包夹着切碎的炸土豆和奶酪沙拉咬进嘴里。嫩芽色拉的苦味配上炭烧鸡肉的油香形成了清新爽口的味道。那直冲鼻腔的香草香味也勾起了人的食欲。

「真好吃。这种粗犷感也实在是符合帝国的风格哪……」

接着格伦用勺子舀起番茄酱炒基鲁亚豆送进嘴里。混有辣椒和大蒜味道的番茄酱也是另有风味。

离刚才发生的更衣室事件还没过多少时间，格伦就已经变成了这种无所顾忌的态度。将其看在眼里的银发少女——希丝缇娜嘴巴一张

一合地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只有餐具间唏拉哗啦的碰撞声不时响起。

三人在这意外的展开下只剩令人压抑的沉默，形成了尴尬的进餐场景……倒也没变成这样。

「那个……老师你还真是吃得多呀。难不成你很喜欢吃东西吗？」

「嗯？是啊，进食可是我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之一哪」

「呵呵，你的那个炒菜好像很好吃呢。有股好闻的香味」

会变成这样，全都是因为露米雅代替因格伦的登场而心情大坏沉默不语的希丝缇娜，积极向他搭话的缘故。

和明显流露出敌意的希丝缇娜不同，这位名叫露米雅的少女对刚才的事件好像并没怎么记仇。说起来她当时也没有参与针对格伦的体罚行动。

「哦，你闻得出来吗？现在正好是今年的新豆送进学院的时期。基鲁亚的新豆是很香的哦。现在正是最好吃的时节哪」

虽然格伦不是会主动向人搭话的类型，但被人搭话后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好好做出应答。从这番对话来看，他和露米雅好像还挺合得来的。

「是这样吗？那我下次也吃吃看炒基鲁亚豆吧」

「哦哦，我也强烈推荐你去吃一下。要不要现在就吃一口看看？」

「哎？可以吗？会变成和我间接接吻的哦？」

小声笑着的露米雅恶作剧般地歪起脑袋，将手指抵在嘴唇上面。

「哼……又不是小孩子」

格伦无所谓地一耸肩膀，将盛有炒豆的盘子递了过去。

露米雅开心地用自己的勺子舀起满满一勺送进嘴里。

估计是露米雅那毫不拘束的亲切态度和经常保持着微笑的柔和气质的影响吧，只见格伦也在不经意间嘴角弯了起来。

「……………」

不过，在场的另一位少女却不停地释放出压抑的气氛。

是希丝缇娜。她没有参与进露米雅和格伦之间的谈笑风生，只是用带刺的视线瞪着格伦。

「……喂，那里的你。你就只吃这点吗？」

被盯到那份上也实在是影响食欲，所以格伦叹着气地向希丝缇娜搭起了话。突然被搭话的希丝缇娜在一瞬间露出动摇，不过马上就恢复了平静并回以尖刻的话语。

「在吃饭问题上我可没有被老师你说三道四的道理哦？」

「就算你这么说哪……」

格伦看向放在对面两位少女前面的餐点。

露米雅点的是麦片粥、放有香辛料的鸽肉浓汤和色拉……比起相对有好好吃东西的露米雅，希丝缇娜点的就只有两片涂有红莓果酱的烤饼而已。

「你还在成长期吧？不好好吃东西的话长不了身体的哦？」

不过就连格伦也无法真说出“实际上也的确没长”这样的话来。

「用不着你来管。我只是为了不在下午的课上犯困，中午一向都吃得不多。因为我做事很认真。嘛，老师你倒是和“认真”这两个字无缘的呢」

希丝缇娜瞥了一眼放在格伦前面的大量食物如此说道。

格伦和希丝缇娜之间的气氛也因为这番挑衅的话语而一下子沉闷起来。

「……拐弯抹角的」

还在进食当中的格伦的声音低了半个八度。

敏锐地察觉出来的希丝缇娜脸上掠过一丝紧张。

「有什么想说的就明说出来怎么样？」

「……我明白了。这样下去的话对我们双方都不好。那我在这里就明说了。我对——」

希丝缇娜目光严厉地正对格伦刚想说些什么……

「知道了，我知道了啦。我投降。别摆出一副那么拼命的脸嘛」

「……诶？」

格伦突然间举起了双手。

「没想到你居然牛角尖钻那么深……是我输啦」

当着愣在那里的希丝缇娜的面，格伦用勺子舀起一粒基鲁亚豆轻轻地放在希丝缇娜的盘子里面。

「来，你也想吃吃看吧？你刚才是想说既然我有那么多就分给你点对吧？……你还真是个馋鬼哪」

瞥了一眼愣在那里的希丝缇娜后，格伦又再次吃了起来。

「……不、不不对！我想说的事情不是这个——」

对于格伦这番偏到夸张的误解，希丝缇娜屈辱地哆嗦着肩膀，咚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不过格伦对此是毫不介意——

「作为交换也把你的给我一些」

他用叉子唰地扎在希丝缇娜盘子里的一块烤饼上面一把给抢了过去。

「唔姆，难得吃次烤饼味道也不错呢……」

「啊啊——！？你干嘛擅自吃别人的东西啊！？」

「哎呀，那啥，算是等价交换？」

「这哪里算等价了！？哪里算了！？混蛋，我绝饶不了你！你快给我跪着道歉——！」

「唔哦哦！？危险啊！？喂、在吃饭时能请你安静点——！？」

格伦和希丝缇娜隔着桌子用餐刀和餐叉上演起了武斗戏。

因此而聚集起来的周围的刺人视线。

对此露米雅也只能苦笑着在旁看着。

第一卷

第二章 小猫和小狗

说实话，作为临时讲师的这个名叫格伦·勒达斯的男子，总而言之就是毫无干劲。

接替前任讲师全盘接手二年二班所有必修课程的格伦，在黑魔法、白魔法、炼金术、召唤术，然后还有神话学、魔导史学、命理学、自然理学、卢恩语学、占星术学、魔法素材学、魔导战术论以及魔道具制造术……总之就是在所有学科的教学上都是随随便便地应付一下。虽然理由不得而知，不过倒有种他是卯足了劲故意在马虎应对的感觉。

总之，全校上下所有人本应全都拥有的对于魔法的热情、对于神秘事物的探究心，在格伦身上就像是完全没有似的。

由此格伦和学生、和其他的讲师之间产生了强烈的隔阂和冲突。特别是他接手执教的班级的学生领袖——希丝缇娜每天都要斥责他一番。不过格伦却也没有改善那种态度的意思。别说是改善了，倒不如说每天都在变得更加糟糕。

刚开始格伦姑且还会就教科书上的内容进行一些说明、在黑板上写写一些要点，做些还算是上课的样子，但没过多久好像就厌倦了起来。然后渐渐地变成了直接将教科书上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抄写到黑板上面。再后来他终于连这也嫌麻烦，干脆将教科书上的那几页给撕下来直接贴在黑板上完事。

而最终，格伦就连这种事情好像也厌烦了。就在事情发展到他开始用钉子直接将教科书钉在黑板上的这一阶段的时候，希丝缇娜的怒火终于是达到了顶点。

那是格伦作为讲师上任一周后那天的第五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课上发生的事情。

「请你适可而止（*1）一点！」

希丝缇娜拍着桌子站了起来。

「唔？所以说我这不按照你要求在随便对付一下（*2）嘛？」

<译注： *1和*2的原文均为「いい加減」，为一词多义>

格伦厚脸皮地说着这番话的同时，继续光明正大地进行着把教科书钉到黑板上的动作。他那扛着锤子，嘴里叼着钉子的姿势活脱脱像是在休息时间里自己动手做木工活的人一样。

「别像小孩子那样说些歪道理！」

希丝缇娜盛气凌人地大步向讲台上的格伦走去。

「哎呀，别发这么大火嘛。要长白头发的哦？」

「你、你以为是谁惹我生气的啊！？ 」

「看，就因为你会这样生气才会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的吧……真是可怜」

「这不是白发而是银发！别用一副怜悯的表情看着我！啊啊，真是受够了！这种事情我本来不想说的，如果老师你无意改变上课态度的话，我可是也有自己的打算哦！？ 」

「嚯？什么打算？」

「我可是对这所学院也有着一定影响力的魔法名门菲伊贝鲁家的女儿。只要我向父亲大人进言一句，应该就能够决定你的去留问题吧」

「哎……当真？」

「当然是真的！说实话我并不想使用这种手段！但如果你再不改变给我们上课的态度的话——」

「还请能转告你父亲说我对此很期待！」

只见格伦满脸浮现出绅士般的微笑。

「——什」

对于格伦的这种反应，希丝缇娜只能是张口结舌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样就不用等一个月就能辞职了！这位白头发的小姐，帮了我大忙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这个人怎么——！」

希丝缇娜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

希丝缇娜她现在无法判断这位叫格伦的男人当真是希望辞掉讲师一职还是只是小看自己菲伊贝鲁家的实力。

不过不管是怎样，希丝缇娜已经再也无法饶恕格伦的言行举止了。赌上作为魔法名门菲伊贝鲁家的荣耀，她不会原谅玷污魔法之道和自己家族名声的人。

所以她很快就下定了决心。自身的年轻和不成熟也在后面推了她一把。

只见希丝缇娜脱下左手上戴着的手套，朝着格伦扔了过去。

「好痛！？ 」

砸过去的这只手套上的扣子部分正好命中了格伦的脸，然后落在地上。

「你敢接受这个吗？」

在归于一片沉寂的教室里，希丝缇娜指着格伦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地这么说道。

注视着这副光景的班里同学们渐渐开始骚动起来。

「你……是认真的吗？」

格伦也皱着眉头，用不符合他一贯作风的认真表情盯着地上的手套。

「我是认真的」

露米雅见状慌忙跑到用严厉目光瞪着格伦的希丝缇娜身边。

「希、希丝缇！不行啊！赶快向格伦老师道歉，然后把手套捡起来！」

不过希丝缇娜却一动没动。她只是用烈火般愤怒的视线死命地盯着格伦。

「……你有什么要求？」

承受这番视线的格伦半睁着眼睛静静地问道。

「我的要求是请你收起那种放纵的态度，给我们认真上课」

「……难道不是叫我写辞呈吗？」

「如果你当真是想辞掉讲师工作的话，那种要求反而是没有意义的」

「哦这样啊，那还真是遗憾。既然你对我提要求了，那我也能随便对你提要求，这点你应该没有忘记吧？」

「我很清楚」

听到希丝缇娜这么回答，格伦拉长脸露出一副无语的表情。

「……你是笨蛋吧。还没嫁人的少女说什么傻话哪？你父母要哭的哦？」

「即使如此，我身为魔法名门菲伊贝鲁家的下任当家，无法饶恕你这种玷污魔法的人！」

「哎、耀眼……你太耀眼了啊……不行了……烫得我都要融化了」

格伦厌烦般地摠着脑袋摇晃起来。

班上同学全都紧张地注视着针锋相对的两人。

格伦看着希丝缇娜。而希丝缇娜也随之摆出强硬的姿态，不过她的身体去因紧张而僵硬起来。这也怪不得她。因为根据接下来要举行的魔法礼仪的结果，就算格伦提出何种要求她都必须得接受。

然而，即使如此希丝缇娜还是笔直地面对格伦。她赌上了自己对魔法的信念以及对于自身血统的自豪。看来希丝缇娜·菲伊贝鲁以这个年龄来说是一位比任何人都要优秀的一流魔法师。

「哎—呀哎呀，会以这种长霉的过时礼节来挑衅的老古董居然还存在于这个世上哪……可以哦？」

格伦坏心眼地翘起了嘴角。他捡起落在地上的手套，将其抛到了空中。

「那我就接受你提出的决斗吧」

接着他用手一挥，想要姿势潇洒地接住在眼前落下的那只手套——然而却失败了。他不得不尴尬地重新捡起手套。

「只不过，要是把你这种毛孩子弄伤了的话到底还是会过意不去呢。这次决斗只能使用【伏特冲击】。除此以外的所有手段全都禁止。可以吧？」

全班都咽着唾沫在听格伦说明规则。

「决斗的接收方有权优先制定规则。就这样吧」

「然后还有。要是我赢了的话……我想想哦？」

格伦用像是要从头顶到脚尖将希丝缇娜整个舔遍般的视线看着她。然后他把脸凑上去，嘴角一翘露出一个粗野的坏笑。

「仔细一看你还真是个上等货哪。很一好，如果我赢了的话，你就成为我的女人吧」

「——！」

一瞬之间。仅仅只有一瞬间，希丝缇娜打了个哆嗦。露米雅也脸色苍白地屏住了呼吸。

希丝缇娜应该也已经做好对方会提这种要求的觉悟了。不过，在亲耳听到这种事后无法再回头的要求后她还是不禁显露出了胆怯。

「我、我知道了。我接受这个要求」

就像是对刚才一瞬间显露出来的胆怯感到羞耻那般，希丝缇娜刚强地挤出这番话语。不过其中还是渗着少许的颤抖。

格伦充分享受了一会儿希丝缇娜那一边用强硬的面具努力掩饰内心的后悔和恐惧、一边拼命地瞪着自己的样子后，突然间捧腹大笑起来。

「哇哈哈哈哈！开玩笑的啦，开玩笑！别摆出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嘛！」

「……！」

「我对小孩子没有兴趣。所以我的要求是禁止对我说教。这下你

放心吧？」

在旁边听到这番话的露米雅抚着胸口松了一口气。

「居……居然把人家当笨蛋耍！？ 」

另一方面，知道自己其实是被拿来寻了开心的希丝缇娜满面通红地顶撞起格伦。

「好了，快去中庭吧」

对此格伦只是简单敷衍了一句后就走出了教室。

「给、给我等一下！可恶，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然后希丝缇娜盛气凌人地追向格伦的背影。

魔法师之间的决斗。那是自古以来延续至今的一种魔法礼仪。

魔法师实际上是一群精通世界的法则、拥有强大力量的人。伴随咒语所释放出来的火球能轰飞一座山，落下的闪电能劈开大地。要是他们之间毫无节制地相互争斗的话所在的那个国家就会毁灭。

所以魔法师的世界里实行着一条纪律准则，用来解决彼此间的纠纷。那就是决斗。因为双手中离心脏较近的左手在施展魔法时效率要比右手来得好，所以将戴在左手上的手套扔向他人的行为就代表着向对方提出决斗的申请。如果对方捡起那只手套的话决斗就会成立，不捡的话就不成立。而接受决斗的那一方有决定决斗规则的优先权，并且最终在决斗中获胜的那一方能让对方听从自己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

正如同这种决斗方式所表述的那样，“决斗”对于接受方是相当有利的。除非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实力差距，不然没有人会轻易提出决斗。自古以来的魔法师们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来极力抑制内部私斗的。

不过，“决斗”这种形式也因阿尔扎诺帝国作为一个近代国家进

行了法制整顿而在现今时代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魔法礼仪，现在魔法师之间已经几乎不会发生需要用决斗来解决的争执。有那闲工夫的话不如雇个律师在法庭上辩论要来得更有效率和约束力。

但即使如此，在一些坚守古老传统的“纯粹的”魔法师之间仍旧保持着这项传统。

比如说——就如同魔法名门菲伊贝鲁家的千金希丝缇娜那样的人。

场景来到四周围着等间隔种植的针叶树、地上铺满草坪的学园中庭。在那里，格伦和希丝缇娜正隔着十步左右的距离面对面地站着。

「呐、卡修。你觉得谁会赢？」

「从感情上来说我是希望希丝缇娜能赢……不过，对手可是那位阿尔弗涅亚教授强烈推荐的家伙……嗯~……塞西你怎么认为？」

班上的同学、以及那些听说讲师要和学生进行魔法决斗而聚过来看热闹的人群远远地将二人围住，由此当场就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斗技场。

「那么，你随时都可以攻过来哦？」

格伦打着响指气定神闲地睥睨着希丝缇娜。

而另一边的希丝缇娜则是注视着格伦的举动丝毫不敢松懈地摆起了架势。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流淌下来。

黑魔【伏特冲击】，那是进入这所魔法学院后的学生首先就会学到的初级泛用魔法。是一种向对手射出包含微弱电能的力线、让对手因电击刺激而麻痹得无法动弹、但同时并不具备杀伤能力的护身法术。

只会正确咏唱咒语的话，就能从指尖向指着的对手笔直地射出发光的力线。正因为这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法术，所以以【伏特冲击】

的互射来决定的胜负就全都集中在是否能比对方更快地咏唱咒语这一点上面。

「哦呀？怎么了？你不进攻吗？」

「……咕！」

基本来说，“后发制人”才是魔法战的定式。因为在现今的魔法体系中，所有的攻性咒语都存在着许多与其相对应的对抗咒语。

不过，这个名叫格伦的男人却在这场只能使用【伏特冲击】、单纯以咒语的咏唱速度来定胜负的决斗中催希丝缇娜先采取行动。

能够想到的就只有一点，那就是格伦他恐怕是对于自己咏唱【伏特冲击】的速度拥有绝对的自信。也就是说，就算是希丝缇娜率先用最快的速度咏唱，格伦也有着从结构上将小节和语句精简到更胜她一筹的咒语。

那么，从中就可以推测出，这个名叫格伦的男子应该就是一名特化于魔法战的魔法师了吧。这么考虑的话，为什么像他这种不正经的男人会被招入学院来当讲师也就姑且说得通了。毕竟一无是处的魔法师怎么可能胜任这里的讲师呢？

研究魔法的本事和实践魔法的本事是不一样的。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曾经就有过许多位阶不高但却有着恐怖的魔法战实力的魔法师。

「喂喂，又不会把你给吃了。我会好好配合着的，就随便你怎么来呗」

这样一来，他那种从容的态度也看上去就像是一副身经百战的魔法师的模样。就算是无法原谅对方的言行，但希丝缇娜还是对自己冲动地提出决斗这件事情感到有点后悔了。

（但我不能在此退缩）

希丝缇娜严厉地瞪着在自己眼前摆出绰绰有余的姿态的格伦。

（只要我还是希丝缇娜·菲伊贝鲁，就不能放任这种男人不管。就算会悲惨地舔舐地面，我也要对这家伙提出批判。这就是我作为魔法师的自豪。……上吧！）





做好觉悟的希丝缇娜指向格伦咏唱起了咒语。

「《雷精之紫电啊》——！」

刹那间，从希丝缇娜的指尖释放出的发光力线笔直地朝格伦飞去

格伦一脸得意地将其接——

「嘎呀啊啊啊啊啊——！？ 」

顿时“啪叽”一声发出电能爆裂的声音。

格伦身体痉挛着干脆利落地倒伏在地上。

「……额，咦？」

希丝缇娜淌着豆大汗珠地保持着伸出手指的姿势僵在原地。

而众人面前则是因希丝缇娜的那句咒语而惨兮兮地舔舐着地面的格伦。

「这也就是说……？」

「啊、啊啊……是希丝缇娜赢了……对吧……？」

在四周远远观看决斗的人们也对于这个结果议论纷纷起来。

刚才都气势十足地说了那样一番大话，该不会只有这种程度吧？这个男人难道不是实战特化型的魔法师吗？

「难道说……我有违反什么规则吗？」

希丝缇娜求助般地回头看向露米雅，不过露米雅也只是在那里困惑地摇了摇头。

「太……太卑鄙了……」

就在这个时候，总算从魔法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格伦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啊，老师」

「我这边还没准备完成呢居然就敢搞偷袭……你这样也算是有自豪感的魔法师吗！？」

「哎？可是，是你说随时都可以的……」

「算了。毕竟这次决斗是三战两胜制呐。第一回合就算送给你了。怎么样，我已经够让步了吧？」

「哈？三战两胜？我们有定下过这个规则吗？」

「那么就开始第二回合！来光明正大地一决胜负吧！」

格伦强行宣布了第二回合的开始。

面对还在那里目瞪口呆的希丝缇娜，这次是格伦率先采取了行动。

「《雷精啊・以紫电之冲击・将——」

「《雷精之紫电啊》——！」

希丝缇娜先于格伦完成了咒语的咏唱。

「唔嘎啊啊啊啊啊！？ 」

浑身发出“啪叽啪叽”这种夸张声响而触电的格伦再次倒伏在地面上，身体抽搐痉挛起来。简直就是刚才的翻版。

「干、干得不错嘛……」

格伦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膝盖喀喀地打着颤巍，一看就知道是在逞强。

「那个……格伦老师？ 」

「哼。就算是五战三胜的决斗，好像是有点玩过头了哪。我得反省下」

「刚才你不说是三战两胜……」

就在希丝缇娜对此看傻眼般自言自语道的时候。

「啊啊啊啊啊——！？ 」

格伦突然间大声叫喊起来。

「假的吧！？ 女王陛下居然会出现在那种地方——！？ 」

「诶！？ 」

希丝缇娜不禁朝格伦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哼哈哈，你这蠢蛋中计了呀！ 《雷精啊・以紫电之冲击・将——」

「《雷精之紫电啊》——！ 」

果然还是希丝缇娜先于格伦完成了咒语的咏唱。

「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格伦啪叽啪叽地触着电在地上到处打滚。

希丝缇娜按着太阳穴说道。

「那个……难不成格伦老师你……」

「给、给我摆好架势！还没有结束啊！？毕竟这是七战四胜的决斗哪！」

「哈啊……」

「《雷精啊・以紫电之冲击・将——」

「《雷精之紫电啊》」

「滋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格伦咏唱起咒语，然后希丝缇娜抢先一步完成咒语的咏唱将他击倒在地。这种单纯的重复作业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持续着。

会变成这样，也是因为即使格伦为了咏唱完那段冗长的咒语而耍了很多花招，但最终还是希丝缇娜的简短咒语咏唱得更为快速。

然后，等到格伦硬说成是四十七战二十四胜的那一战结束之时。

「抱歉，不行了，请原谅我。我已经站不起来了。不如说再继续下去的话，我身上就有什么东西要觉醒了」

「哈啊……」

希丝缇娜低头看着呈大字型躺在地上不停痉挛的格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哎呀—，毕竟只能用【伏特冲击】的胜负对我来说是极度不利超极不公平的呐—！不是这种规则的话我早就已经压倒性地大胜了呀—！」

「老师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呢」

事到如今希丝缇娜也只有傻眼的份了。

「说起来，刚才起你一直都在用三节式咏唱……难不成格伦老师你不会【伏特冲击】的一节式咏唱吗？」

「哼、哼哈哈，你、你说的我我我完~全听不懂！？说到底，那种省略咒语的一节式咏唱就是邪道啊！是对先人反复研究推敲出来的优美咒语的亵渎！我并不是因为做不到才这么说的哦！」

「看来是不会呢……」

对于格伦那过于悲惨的样子就连希丝缇娜都不禁想哭出来了，但她重振精神让自己回想起一开始的目的。

「总、总之这场决斗是我赢了！所以就请老师按照我的要求从明天开始——」

「哈？你在说啥？」

「哎？」

听到这番意料之外的回答后希丝缇娜顿时浑身僵硬。

「我们有约定过什么吗？我可不记得了呀~？毕竟我可是被某人给电了个半死哟—？」

没错，眼前这个叫格伦的男人差劲到了远超希丝缇娜设想的程

度。

对于格伦的这番言论，希丝缇娜再也忍不住地愤怒起来。

「老师……难道你想说你要撕毁魔法师之间说好的约定吗！？你这样也算是个魔法师吗！？」

「哎呀，我可不是什么魔法师呀」

「什……」

格伦厚颜无耻地说出这番不要脸的话后，希丝缇娜对此也只有张大嘴大说不出话来了。

「和不是魔法师的人再怎么说魔法师之间的规则也没用呐——，我很困扰耶」

「你到底算什么意思……！？」

希丝缇娜已经完全看不懂这个名叫格伦的男人了。没想到他作为接受魔法熏陶之人，居然会否认自己是魔法师。这个男人难道就没有身为魔法师的自豪吗！？对于先人的那种阅尽魔法之理、阅尽世界之神秘的崇高智慧，他就一点都没有敬意吗！？

「总之今天就当作是以超级惊险一纸之隔地打成平手的结果放你一马！不过可没有下次了哦！再见啦！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咕哇！」

看来身上还残留着刚才的伤害。只见他好几次跌倒在地，却仍旧维持着飒爽大笑，就这么跑走了。

然后被留下来的就是些扫了大兴的观众们。

「什么啊，那个蠢蛋」

「没想到他居然连【伏特冲击】这种初级魔法的咒语都做不到一

节式咏唱呀」

「哼，还真是难看呢……」

「魔法师之间决定好的事情都敢反悔，太差劲了……」

在所有人都在严厉批评着格伦的骂声中，露米雅一脸担心地走到希丝缇娜身旁。

「希丝缇，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可是」

希丝缇娜刚才起就一直表情严峻地看着格伦跑走的方向。

「算是彻底看错他了」

她就像是看到杀父仇人般地哼出这么一声。

别看希丝缇娜这样，她一开始对于格伦这个男人姑且还是抱有一份敬意的。格伦在魔法师的道路上是自己的前辈。的确本人看起来没有作为讲师的干劲，但尽管那样希丝缇娜仍旧认为应该能从同样有志于魔法之路的他身上学到些什么。

不过自己已经忍耐到极限了。只有那个男的绝对不可饶恕。居然敢这么侮辱魔法。只要那个男的还在这所学院里，自己和他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格伦老师……」

露米雅在激愤的挚友面前也只能露出手足无措的表情。

离那场让格伦在学院内名声扫地的决斗骚乱结束已经过了三天。不过他对于授课依旧是干劲全无，让他在校内学生间的评价非常糟糕。

不过，格伦本人却好像没有任何愧疚，依旧是吊儿郎当地过着每一天。

最终，他的课程变成了学生们的自由自习时间。因为原本就都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所以大家不想在格伦的课上浪费时间。学生们都各自摊开自己的魔法教科书，各管各地勤奋自学着。

而看着学生们这幅模样的格伦也没有发出任何抱怨。不知不觉这已经变成了格伦和学生间的不成文默契了。

「好一，开始上课了」

这一天，格伦也一如既往地迟到了很久才步入教室。然后就睁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开始了毫无干劲的授课。

学生们集体叹了一口气，纷纷打开教科书做起了自习的准备。

就算是在这一如既往的光景中，也还是有想从这种没有生气的课堂上学到些什么的精神可嘉的认真学生。

「那、那个……老师。对于您刚才的说明我有个问题……」

上课开始后差不多过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候，有一位身材矮小的女生怯生生地举起了手。她就是在格伦上任的第一天向他提问，最终却被草草应付的那个少女——名叫琳。

「啊一，啥问题？说来听听？」

「那、那个……就是……我不太明白老师您刚才提到的咒语的翻译……」

听到这里的格伦一脸嫌麻烦地叹了口气，然后从放在讲桌上的一堆书里拿起一本。

「这个是卢恩语词典呐」

「……哎？」

「里面有按音阶顺序记录着直到三级为止的卢恩语。顺带一提所谓的音阶顺序就是……」

就当格伦开始解说起卢恩语词典的查询方法时，已经决定不再对格伦抱持任何兴趣的希丝缇娜到底还是忍不住沉默站了起来。

「没用的，琳。就算问这个男人也得不到什么回答的」

「啊，希丝缇」

提问的琳无所适从地被夹在了格伦和希丝缇娜之间。

「那个男的一点都没有理解到魔法的崇高之处。不如说是在小看魔法。从那种人身上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

「但、但是……」

「没事的，我来教你。让我们一起加油学习好吗？别管那种男的了，让我们一起努力，争取在今后能探究到魔法那伟大的真谛吧？」

就在希丝缇娜为了让慌张的琳安心下来，向她投去微笑的时候。

到底是哪里惹他不高兴了呢。

「魔法这种东西……就那么伟大崇高么？」

只听得格伦沉着脸独自发出这句牢骚话。

而对此希丝缇娜理所当然地不会当做没听到。

「哼。还以为你想说什么，魔法当然是既伟大又崇高吧？不过对你这种人来说想必是理解不了呢」

希丝缇娜哼笑一声，用辛辣带刺的话语干脆利落地说出自己的结

论。

要是平时，懒散无力的格伦肯定会「哼~嗯，是那样么？」这样嘟哝一句后就结束这个话题了。但是——

「哪里伟大，又崇高在什么地方呢？」

不知为何这一次他却没有罢休。

「……哎？」

对于格伦那出乎自己意料反应，希丝缇娜也为难起来。

「我在问你魔法这玩意儿到底哪里伟大哪里崇高了？」

「那、那个是……」

希丝缇娜因自己没法当即作出回答而焦躁起来。的确，自己会这么认为，也有周围的人群全都不停地在说“魔法很伟大很崇高”这样的话的因素在里面。

「快，知道的话就告诉我呀」

但理由绝非这一个。希丝缇娜隔了一个呼吸整理好语句后，充满自信地答道。

「魔法可是探究这个世界的真理的学问哦」

「……嚯？」

「这个世界的起源、这个世界的构造、支配这个世界的法则。魔法将这些全都解析出来，得出“我们和这个世界是为何存在着的”这个存在已久的疑问的答案，同时还是探寻让人向更高次元迈进的手段。这可以说是向神明靠近的行为。正因为这样，所以才说魔法是伟大且崇高的哦」

希丝缇娜自认为这是一份令人满意的回答。

也正是如此，格伦接下来的话才会给她来了个措手不及。

「……那能派上什么用处？」

「哎？」

「所以我说，将世界的秘密解析出来后那到底能派上什么用处？」

「我、我都说了吧！？那是为了能向更高次元迈进的……」

「更高的次元是指啥？神明吗？」

「……那个我也……」

希丝缇娜因无法立即作答的懊悔而浑身颤抖起来。

格伦一脸无聊地向那样的希丝缇娜发起追击。

「说到底，魔法这玩意儿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恩惠？打个比方，医术能治病救人对吧？又比如说，冶金技术给人们带来了钢铁；没有农耕技术的话大片人群就会饿死；而多亏了建筑技术人们才能享受舒适的生活。这个世界上，被标以“学术”一词的东西大多都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助益，唯独魔法一点用处都没派上。这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格伦的这番话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说错。能够使用魔法并受到恩惠的就只有魔法师而已。一般民众既无法使用魔法，也得不到魔法的恩惠。虽说是理所当然，不过这就是魔法没派上用处的最重要理由。魔法并不像冶金技术或者农耕技术那样有着能直接让广大人群得益的性质。

说到底，“应该要将魔法秘藏起来”的这种思想是大多数魔法师的共同认识，魔法的研究成果无法惠及一般人群也正是受制于这种顽

固思想阻碍。所以至今为止魔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一种令人恐惧、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之力，是一种在平时生活中没机会看见也没机会摸着的稀罕货。

没错，事实上魔法的确不能说有直接给人们派上什么用处。虽然这是出自一般人的那种极端势利的视点而说出来的意见，但这确实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魔法……并不是能不能给人派上用处这种低层次的东西。它是追求人和世界的本质的……」

「但既然派不上用处的话那实际上就只是兴趣而已吧。是让人心甘情愿的徒劳，是无法把利益馈赠给他人的自我满足。总而言之魔法只不过就是一种娱乐而已。不是吗？」

希丝缇娜气得是咬牙切齿，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连这种程度的世俗意见都无法反击呢？是因为自己被压倒性地驳倒了吗？

作为名门菲伊贝鲁家的下任当家，明明正被人当面否定着至今为止全部奉献给魔法的人生，自己却拿这个名叫格伦的男子的言论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姑且是以一个无可动摇的事实展开着辩论阵势。

就在希丝缇娜因过于悔恨而双唇颤抖的时候……

「抱歉，我骗你的。魔法可是出色地派着用处呀」

「……哎？」

对于格伦的突然变脸，希丝缇娜是自不必说，就连刚才起一直屏住呼吸观望事态发展的班上学生们也全都瞪大了眼睛。

不过。

「没错，魔法可是派大用场的东西呢……在杀人方面」

对于格伦那冷酷无情地眯起来的黯淡眼神、从那歪起来的嘴里编

织而出的冰冷话语，班上的学生们吓得是浑身冰凉。

那副模样……和平时懒散的格伦简直是判若两人。

「实际上，没有其他比魔法更优秀的杀人术了哟？在用剑术杀死一个人的时间里用魔法的话就能杀掉好几十人，而一支魔导士组成的小队就能烧尽一整支由战术统率起来的师团。你看，这个用处很大吧？」

「别开玩笑！」

希丝缇娜无法当做没有听到。将魔法断定为毫无价值的东西那还好说，但被贬低成邪道就再也无法忍耐了。

「魔法才不是那样的东西！魔法是——」

「你先看看这个国家的现状再说话。虽然被称为是魔导大国，但在其他国家眼里看来会怎样呢？帝国宫廷魔导士团那帮危险分子每年都会得到庞大的国家预算经费那又是为什么？」

「那、那个是——」

「你最为喜欢的那个决斗会有那种规矩是为了什么？你们所学到的泛用初级咒语当中大多数都是攻性系魔法的意义又是什么？」

「——那个是」

「你们最喜欢的“魔法”，在两百年前的『魔导大战』、在四十年前的『奉神战争』中到底都干下了些什么事情？这几年每年在这个帝国那些异端魔法师使用魔法所引发的恶性犯罪的数量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内容，你们又是不是知道呢？」

「——！」

「看吧。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魔法和杀人之间都有着切不断的孽缘。想知道为什么吗？不为其他，正是因为魔法就是一门在杀人方

面进化・发展起来的不正经的技术呀！」

格伦的这番话终究是有些极端了。的确，魔法有着存在许多伤害人的手段的一面，但魔法绝对不只有这些而已。

不过，平时一脸傻样的格伦唯独在此时露出极其憎恶的神情口若悬河起来，被他那股气势压倒的在场学生们没有一人能作出反驳。

「我还真搞不懂你们，居然会去拼命学习这种除了杀人以外就派不上任何用处的东西。与其在这种无聊玩意儿上面浪费人生还不如去做些更加有——」

啪，响起一声清脆的响声。

是走上前来的希丝缇娜给了格伦脸上一巴掌的声音。

「痛……你这家伙！？ 」

格伦用充满非难的眼神看向希丝缇娜后，顿时说不出话来了。

「不是……的……魔法……才不是……那种……东西……」

他注意到希丝缇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流着眼泪哭了起来。

「为什么……要说……那么残酷的话……？ 我恨你！」

甩下这么一句后，希丝缇娜就用袖子擦着眼泪动作粗暴地离开了教室。

教室里只剩下无比的尴尬和沉默。

「——啧」

格伦胡乱地挠着头发咂了下嘴巴。

「啊——我现在没干劲了，今天的课程就全部自习吧」

叹了口气的格伦也离开了教室。

这一天，格伦再也没出现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放学后。傍晚的天空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格伦自上午希丝缇娜一事之后，就翘掉了当天全部的课程，一直呆在学院东馆的屋顶阳台上。他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呆在这里荒废了一整天。

「……果然不适合我呢」

他将倦怠的身体随意地靠在屋顶四周的铁栏杆上，呆呆地眺望着远处这么喃喃自语道。

从这座豪华的五层校舍的屋顶上能瞭望到整座校内的光景，而这些几乎还和以前一模一样。相互纠缠在一起的铺着石块的步道、空中庭院、古代城堡般的校舍分馆、药草农园、迷惑之森、古代遗迹、然后还有传送塔——这是一幅人工建筑和自然产物错杂在一起的奇特光景。接着还有那一如既往浮在空中的幻影之城。

「嘛，怎么可能适合呢。最讨厌魔法的人居然去当什么魔法讲师还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格伦忽地回想起那个自从自己上任以来不停纠缠着自己的银发少女。名字叫什么来着……记得是叫希丝……记不太得了。算了，反正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真是的，那个白毛女，居然狠命打上来……真是的，从第一天起就是个狂妄的家伙呐……」

记得在那个十字路口差点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和她的邂逅吧。

「……魔法哪里伟大了啊。她是蠢蛋么」

虽然只观察了她十天，但只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这个银发少女的确是认真看待魔法、为了钻研魔法而每天都在毫不犹豫地切磋琢磨着。她是一个对魔法的黑暗面和危险性视而不见，只憧憬于魔法那华丽的一面，光顾着追求什么“世界真理”那种听起来很好听的玩意儿的……孩子罢了。

不过，如果把那个少女说成是不成熟的孩子的话，那么对她紧咬不放的自己又是什么呢？

「……我也是个臭小鬼呢」

说不定自己是对那个银发少女感到了羡慕。羡慕那个能毫无怀疑地相信魔法是美妙的东西、能为了钻研透彻而献上自己全部热情的少女——因为自己对于任何事物都毫无热情。

「果然，我不该呆在这里呐……」

坦白讲，格伦没有自信今后在那少女面前不再说出像这次一样过分的话。因为他对于魔法的厌恶是根深蒂固的。自己会变得如何倒还无所谓，但妨碍那些有着明确目标而在努力的人并不是什么好事情。这一点格伦也很清楚。

「虽然要对不住瑟莉卡了……」

格伦从怀里取出藏着的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的是辞呈。那是格伦上任魔法讲师时认为反正自己坚持不了一个月而事先暗中写好的。

就在此时格伦下定了无论如何都要抱着瑟莉卡的大腿过一辈子的决心。

「好，回去后就做磕头赔罪的练习吧。拼命道歉的话瑟莉卡肯定也会原谅的……原谅让我继续当一个没有工作的家里蹲呐！」

就在格伦心中怀着那种差劲透顶的积极性，从铁栏杆旁起身打算离开屋顶的时候。

「嗯？」

这座魔法学院的校舍构造是在本馆的东西两侧分别以直角接邻着东馆和西馆。所以现在身在东馆屋顶的格伦能够俯视西馆的正面全貌。

他察觉到西馆的某扇窗户旁好像有一个人影。

「……怎么回事？」

记得那间房间是魔法实验室。现在这个时间可不该还有学生留在那里才对。

「《遥远彼岸无所遁形・吾乃火眼金睛・远眺万里》」

格伦闭起右眼用三节式的卢恩语咏唱出远视魔法——黑魔【精密视野（Accurate-Scope）】的咒语。然后在咏唱完的瞬间，就宛如以近在咫尺的距离隔着窗户看进去那般，实验室里的光景直接展现在了格伦闭着的右眼皮上。

实验室里有一位少女的身影。

「那个金发女孩是……」

格伦想了起来。是那个一直像小狗一样在先前提到的银发少女身边转个不停少女。记得银发少女是把她叫做露米雅吧。

「都这种时候了，她在干啥？」

只见露米雅摊开着教科书，边看边用水银在地上画了个圆，并在圆里描绘出五芒星的形状。接着再在五芒星内外写上卢恩文字，并在灵点摆上魔晶石之类的触媒。

看来露米雅是在进行独自构筑法阵的实践。

「嚯？那个是……轮回的五芒……真怀念呐。是魔力圆环阵吗」

这个法阵并不会引发什么特别现象。那个只是用来以视觉去直观地理解流动的魔力在法阵上的流向，相当于学习用的魔法而已。如果能什么参考都不看就直接空手构筑起这个法阵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已经将法阵构筑术的基础融会贯通起来了。

「不过还真是整脚呐……看吧，第七灵点绽开了哦？啊~啊，水银流出来了……喂，触媒的放置位置可不是那里……哦，终于是注意到了吗」

少女现在的样子就宛如自己以前在哪看见过的失败一般。

「说起来小时候有经常和瑟莉卡一起玩这个呢」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该说是自己第一次成功实践的最像魔法的魔法了。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个没有什么效果的三流魔法可是让自己莫名地雀跃不已了好一阵子。

丝毫没有注意到格伦的偷窥行为，露米雅在不断尝试的最后终于好不容易画好了法阵，然后开始咏唱起咒语。不过法阵却没有启动，对此露米雅一脸困惑地歪起了脑袋。

「笨一蛋，光是那样怎么可能顺利发动嘛」

露米雅将教科书和地上的法阵来回对照了好几次，稍微修正了下法阵的边缘后再次咏唱起咒语，但结果还是没能发动。最终她无能为力地垂下了肩膀。

「……大傻帽」

格伦看不下去了。他解除掉远视魔法，叹了一口气后就离开了屋顶。

「嘛，好好加油吧，年轻人」

砰！

魔法实验室的房门突然间被人从外面粗暴地打开，吓得露米雅不由得跳了起来。

「格、格、格伦老师！？ 」

只见板着脸的格伦就站在房门的对面。

「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破烂不堪呐」

格伦扫视着室内嘟哝道。

这是一间布局比较宽敞的房间。墙边架子上摆放着骷髅、塞满蜥蜴尾巴的玻璃瓶、大大小小的结晶、以及各种奇异的魔法素材。旁边桌子上则放着画有魔法阵的羊皮纸、烧瓶、以及各种像虹吸式咖啡壶那样造型弯来弯去的玻璃器皿。房间深处甚至还放着大型魔力炉和炼金炉。对于这间房间和以前毫无二致的诡异气氛，格伦是感到十分怀念。

「为、为什么您会来这里……？ 」

「这是我要说的话才对。学生擅自使用魔法实验室这在原则上是禁止的吧？ 」

格伦自己都觉得这话太虚情假意了。如果想去学院长室提交辞呈的话就一定会从这间魔法实验室的门前通过。不知为什么很在意就从房门的缝隙朝里面看了看，结果就发现了因实验仍然不顺利而愁眉不展的露米雅的身影。等回过神来时自己已经下意识打开了房门。

「对、对不起！实际上我很不擅长法阵，没能跟上最近的课程进度……但平时一直教我的希丝缇今天也不见了踪影……无论如何我都想复习一下这个法阵……所以就……」

「所以就悄悄溜进来了吗。不过这间房间有上魔法锁吧，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

「诶、诶嘿嘿……我稍微溜进了下办公室……」

露米雅调皮地吐了一下小舌头，拿出身上带着的钥匙给格伦看了看。

「……看不出来你还意外地是个淘气包啊」

格伦傻眼地耸了耸肩膀。

「对不起，我马上就整理好！之后不管怎么挨骂我都接受！」

但格伦一把抓住慌慌张张地想要开始收拾的露米雅的胳膊。

「老师？」

「没事。你就做到最后吧。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不是么。就这么擦掉太可惜了吧？」

「但、但是……都没有好好发动起来……反正是已经要放弃了……」

露米雅有些伤心地叹了一口气。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上一次明明还很顺利的……步骤也应该没有搞错才对……」

「笨蛋。只是因为水银的量没用到位而已」

「哎？」

格伦走到画在地上的法阵旁边，单手拿起装有水银的水壶摆出斟酒般的姿势举到眼前。然后眯着眼睛凝视着法阵，一点点地倾斜起壶身。伴随着他没有一丝颤抖的姿势，水银宛如丝线一般从壶嘴滴落在法阵上。

突然间格伦拿着水壶的那只手快速移动起来。顺着那机械般正确

无比的动作，滴落的水银线就这么沿着构筑法阵的各条线路描绘起来。他的动作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迟滞。

「……好厉害」

露米雅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看着格伦的操作手法。

「稍微熟悉一些后的家伙经常会因为节省素材让魔力回路似连实断哦」

作业完成的格伦放下水壶，捡起地上的手套戴在左手上。然后将手指抵在地上的水银法阵上面，用高超的手法移动水银，逐渐修缮起各个关键地方的绽开之处。

「对于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是那么神经质的你们，却不知为啥会对看得见的东西草率马虎。这就是你们将魔法看得过于神圣的证据……好了」

格伦站起身来，并将左手上的手套脱下扔在一边。

「你再来一次试试。要照着教科书上的五节句式来。可别偷懒省略哦？」

「好、好的」

露米雅再次站到法阵跟前。她深呼吸了一下，然后歌唱般用清澈的嗓音咏唱起咒语。

「《回转吧・轮回吧・起源之生命啊・于摄理之圆环・辟为阡陌》」

法阵随之在瞬间变得炽热，视野也被染成了一片雪白。

「——！」

光芒平息后，一个发出着铃铛般高亢声音的法阵随即在眼前启动

起来。魔力的流通让法阵上的线条散发着七色光芒无拘无束地奔驰开来。

这是一幅由七色光芒和耀眼的水银所交织而成的幻想景象。

这个景象是如此神秘——同时又美得那么纯粹。

「哇啊……真漂亮……」

露米雅无限感慨地紧紧盯着法阵。

「真是的……这玩意儿值得这么感动么？」

格伦冷淡地瞥了一眼法阵。

「因为……这个魔力的光芒，比起我至今所见过的其他人的法阵都要鲜明亮丽……而且既细致又强而有力……老师真厉害……」

「别说傻话了。这种程度的事情谁都能做到。说起来构筑这个法阵的工作几乎都是你完成的。肯定是你精炼的素材和触媒的品质很好的缘故吧」





「……老师？」

露米雅察觉到了匆忙打算离开实验室的格伦的背影。

「我回去了」

「啊……请、请等一下！」

露米雅慌忙拉住格伦的外袖。

「……有啥事？」

「哎？啊、……那个……」

看来露米雅在伸手之前都没想过要说什么，只见她干瞪着眼愣在原地。

「那个……对了，老师，现在你是要回去对吧？」

「嗯？……算是吧」

其实格伦原本是想去学院长室提交辞呈的，但不知为何现在却没了那个心情。算了，反正明天再来也是一样的。

「那么，能和老师一起走一段路吗？」

「……哈啊？」

格伦对于露米雅这个过于意外的请求皱起了眉头。

「那个……我一直想和老师好好交谈一次」

「不要」

格伦毫不留情地一口回绝。

「是……吗」

露米雅显得遗憾又伤心地垂下肩膀低下头去。总觉得她那样子和被主人丢弃的小狗重叠在了一起。

「虽说我可不要和别人一块回去……」

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格伦径自这么嘟哝道。感觉就像是看到一只被遗弃的可怜小狗，然后心里产生了恋恋不舍的心情一样。

「但如果要擅自跟过来的话那就随你便哦」

「啊、……谢谢您，老师！那么虽然有点可惜，我马上就会收拾好的还请等一下哦！」

露米雅兴高采烈地莞尔一笑，就急忙开始清除法阵的收拾工作。

格伦看着露米雅那单纯的样子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哇啊，老师，快看那个！」

两人离开学院来到费吉托的一条大道上后，浮在半空中的幻影之城就这么向他们扑面而来。

这条连接着漫长且平缓的下坡道的大道，其上方的视野十分开阔，能够仰望到漂浮在彼端的天空之城的全貌。黄昏时分，在染成绯红色的美丽天穹的映衬下，那座庄严的城堡仿佛像是燃烧着黄金色的火焰般让自己的威容显得更加宏伟。

「我的朋友里有个人非常喜欢那座城堡，虽然我没有兴趣想要像她那样去解开城堡的秘密……但在看到那么漂亮且雄伟的模样后……是呢，我也变得想要去那里看一看呢」

「……是那样吗？」

和稍微有些兴奋脸红地抬头仰望天空的露米雅不同，格伦的反应可谓极其冷淡。

「就因为存在着那种城堡才会出现误解魔法本质的家伙。真让人不爽」

「老师？」

格伦的那句牢骚与其说是在批评谁，倒不如说更像是在自嘲。

「行了，别东张西望了快走吧」

「啊、好的……」

格伦迈开脚步走了起来，露米雅见状慌忙跟了上去。

两人就这么一起走在费吉托的大道上。

说是“一起”，但实际情况却是格伦毫不客气地迈开大步，而露米雅拼命地快步跟上的情景。

虽说不如白天那么拥挤，但因为现在是傍晚所以大道上还是有不少人往来交错。格伦完全忘了露米雅跟在自己身后的事情，一味专注于怎么避开人群。

「老师您……其实是喜欢魔法的对吧？」

走在格伦旁边的露米雅不经意间向他这么说道。

「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那、那是因为……老师刚才帮我修改法阵的时候……看上去是一副非常开心的样子」

格伦听后不禁捂住嘴角说不出话来。

看上去很开心？自己刚才有露出那样的表情吗？就因为施展了下魔法？

「哈哈……怎么可能」

格伦最终选择一笑而过。

「想必你也已经知道，我可是最讨厌魔法了。怎么可能会开心」

「呵呵，是那样吗？」

不过露米雅却只是露出像是什么都知道的面孔微笑着。

就好像被对方看穿一样。对此格伦感到十分无趣。

「但是……如果、就算假设老师您当真讨厌魔法，今天上课时的那种说法也有点过分了哦？希丝缇……都把希丝缇娜给弄哭出了呢」

看来那个银发少女名字叫做希丝缇娜。

「明天还请向她道个歉哦？对希丝缇来说，魔法是能让她感受到和自己已经去世的爷爷之间的羁绊的重要之物。她一直非常喜欢、而且也很尊敬身为一位伟大魔法师的爷爷……什么时候自己要成为不输给爷爷的出色魔法师……这是他们之间曾经的约定」

「……是吗。那还真是做了件坏事呐」

就算是间接性的，但要是自己所尊敬的人物被贬为没有价值的无聊之物的话，任谁都会愤怒的吧。

「那件事先放一放。先说说你怎么样？你是为了向我说教才邀我一起走的吗？」

「啊、不……虽然也有那个意思，但并不全是那样……」

露米雅像是要整理下思路般沉默了一小会儿。

「那个……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根据你问的内容而定」

「那个……在当上这所学院的讲师之前……格伦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呢？」

像是一时语塞般的格伦在隔了一个呼吸后堂堂正正地挺起胸膛说道。

「一直在当一个家里蹲兼饭桶」

「哎？家里蹲？饭桶？」

「学院里有叫瑟莉卡的挺有权势的傲慢女人吧？我小时候那家伙有充当母亲的角色照顾过我，然后凭借那个缘分就一直让她养我到了现在。怎么样，很厉害吧？」

「啊、啊哈哈……为什么您要说得这么得意洋洋呀……？」

露米雅只得陪以苦笑。

「但是，那个是骗人的吧？」

格伦对于为什么她能够那么自信地断言感到困惑不解。

「才没骗你咧。你看我像是那种精神可嘉到会去认真工作的人吗？这一年间我可全靠瑟莉卡养着我哦？」

「一年间……那么在那之前呢？」

「……啊一、抱歉，我样子装过头了。是自打我从这所学院毕业以后就一直那样了。工作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合我的性格呐，所以就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自我啥的……」

无论如何都不接受这种说法的露米雅就那么一直看着格伦。

「啊一，别再挖我的黑历史了，结束结束！这次轮到我问你了哦！」

不想旧事重提的格伦强硬地改变了话题。虽说他对这个名叫露米雅的小姑娘没有丝毫的兴趣，但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们呐，为什么要那么拼命对待魔法？你也好那个叫希丝缇娜的家伙也好，都对区区魔法太过认真了吧？」

「那个是……」

「今天课上我也说了，魔法真的是毫无益处的玩意儿哦？就算没有也不会有任何不便之处，反倒是越使用就越不会有什么好事。干嘛那么心甘情愿地去研究这种东西？」

虽说格伦是为了改变话题才若无其事地这么问的，但这个叫露米雅的少女是出乎意料地认真看待了他的这个问题。

「其他人是怀着怎样的情感在钻研魔法的这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自己有着要学习魔法的理由」

「哼嗯~是那个么？探究世界的真理、人类的进化之类的吗？」

「啊哈哈，才不是呢。那么高尚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做不到的啦」

「……嚯？」

格伦第一次对这个名叫露米雅的少女涌现出稍许的兴趣。

「那么为什么你要立志于魔法？」

「是呢……我想让魔法在真正意义上能帮助到人们。为了那个现在我才想去深刻理解魔法」

格伦将这番话理解为对自己的那番魔法否定言论的委婉批评。

「哎呀呀，“力量在于如何使用”你想说这种俗套的大道理么？也就是所谓的“杀人的并不是刀剑，而是人们自身”这样的？」

「是的。但是……我想的还有些稍微不同」

「？」

「就如同今天老师您说的，极度蕴藏着伤人可能性的魔法肯定是不存在为好。因为没了魔法的话至少就不会出现因魔法而受伤的人。但是，以现实来说魔法是已经存在着的東西」

「……算是吧」

「既然是已经存在的事物，那么希望其不存在的想法就是不切实际的。那我们就不得不去思考要怎么做才能让魔法不会给人们带去伤害」

「……」

「但如果不深入了解魔法的话，就怎么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一无所知的话那魔法就永远是一种来历不明的恶魔的妖术、杀人的工具、逍遥法外的邪道而已」

「总而言之……与其盲目忌避魔法，不如以智慧去正确地驾驭魔法，并由全体魔法师来推动这个进程。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吗？」

「是的。虽说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庸才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难道你想成为魔导省的官员……像是魔导保安官之类的人吗？」

「呵呵，是呢。如果那能通往我所向往的道路的话也不坏呢……刚才我说的那个理想就是我现在的目标」

格伦深深地叹着气开导起眼前这位天真的少女。

「先和你说清楚，那可是会以徒劳告终的哦？不，努力的话倒说不定能成为什么官员。但你所向往的那种东西实在是太遥不可及了。魔法的黑暗面可没有简单到凭你一个人就能改变得了的」

「我很清楚。但即使如此……我也不会放弃」

「为什么？为什么非要走这条不会得到回报的道路？」

格伦这么问道后，不知为何露米雅向他投去温柔的微笑，然后像是怀念起什么般地望向远方。

「我……有一个想要报恩的人」

「报恩？那算啥？」

「那是差不多三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因家庭情况而遭到流放，然后刚刚寄宿进希丝缇的家里。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被一群异端魔法师抓住差点就要丢掉性命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没想到你度过了一段那么艰辛的生活呐。不过，居然会被家里流放……难不成你是哪个权贵人家的女儿吗？」

「啊、不不！才不是那么了不起的家世啦！是真的哦！我家很贫穷的！贫穷！」

露米雅慌忙摆着手加以否定。

不过，贫穷人家因生活所迫舍弃孩子，这种事情一般来说不会用“流放”这个词来形容吧。

「等等哦……仔细一看，你……」

突然间格伦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冷不防地盯着露米雅的脸。只见他眯起眼睛，摆出一副像是透过缝隙观望远处般的表情。

「……老师？我怎么了么？」

然后露米雅也露出一副期待着什么的表情回看向格伦。

不过。

「不，没什么。……那么呢？那之后怎么了？」

格伦像是想说“这怎么可能”般地摇了摇头，催促露米雅继续把话说下去。

露米雅略带一丝遗憾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了起来。

「也有因为从自己家里被撵出来的缘故，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情绪很不稳定……想着“为什么总是我碰到这种事情”，害怕着颤抖着哭泣着，都已经快要放弃了……但就在那个时候，不知从哪里出现的一位魔法师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我」

「那算啥呀。那家伙绝对是瞅准时机的吧。还真是会出风头」

「那个时候的我，对于为了保护我而毫不犹豫地将那些凶恶魔法师一个个杀死的那个人感到十分恐惧。而且那个人也说杀死异端魔法师就是自己的工作。但是，那个人每杀一人时都会露出非常难受的表情……但即使如此他还是为了保护我而战斗到了最后。可我那个时候却因为害怕，甚至都没有向他道谢……」

「哼~嗯」

「尽管和那个人的相遇只有短短的一瞬……但我认为那个人其实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所以才会不惜自己忍受煎熬也要为了保护其他人而战斗。只要没有那些偏离正道的异端魔法师存在的话……那个人也就可以不用为了我露出那种悲伤的表情了……」

「哼~嗯」

「我的性命因那个人而得救了。在那次事件之后，我就想接下来该轮到我来帮助那个人了。“自己要站上能引导人们不要用魔法走上歪门邪道的立场”、“为了那个要对魔法有深刻的认识”之类的。如果我能走上这条道路的话……我想总有一天自己就能向那个人说出那句感谢的话语吧。向那个……给予在黑暗中独自一人哭泣的幼小时候的我以光芒的人」

听到这里的格伦开始抖动着肩膀抿着嘴巴笑了起来。

「哼哈哈……那也想得太好了吧。这种比无聊的大众小说还要令人吃惊的超常展开，肯定会因为剧情太过一帆风顺而卖不出去的哦」

「呵呵，说不定是那样呢。但是，不是有种说法叫做事实要比小说更加奇特吗」

明明是自己那真挚的信念被人满不在乎地一笑而过，但露米雅却只是露出柔和的微笑。

「哈哈，没可能啦」

在这之后两人就没怎么再说过话。

一如刚才那样，格伦依旧是毫不客气地自顾自迈开脚步，然后不知为何心情很好的露米雅像小狗般小跑着跟在后面。维持着这副构图的两人就这样来到了当初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十字路口。

「啊、老师。我走的是这边。因为我现在正寄宿在希丝缇的家里」

「是吗。那就到这里吧，回去路上自己小心点」

「没关系哦，反正已经很近了」

「是吗。但凡事都有万一，姑且还是小心点吧」

「呵呵，没想到老师意外地很爱操心呢」

「傻瓜。那说明你就是有那么令人担心啦」

「啊哈哈，我会小心的。那么老师，明天见了！」

「……嗯」

露米雅离开后，格伦就那么无意识地眺望着她那渐渐远去的背影。

然后她在途中好几次转过身来，在看到格伦后就很开心地摆摆手。

「……那家伙是小狗么」

虽说是不经意间说出的词语，但不知为什么有种切中要点的感觉。

如果露米雅是小狗的话，那么那个叫啥希丝缇娜的少女就是小猫了吧。啊啊，原来如此，那高高在上爱摆架子的模样简直和猫咪是一模一样……格伦就这样下意识地想着这些无聊的事情。

「不过呐……那家伙看似有些呆头呆脑的，其实却是想了很多呐……」

格伦在心中反复品味起刚才露米雅说的那番话。

「……『不得不去思考』……吗……」

接着他从怀里取出辞呈，将其举起对着天空，像是要透过阳光看到里面内容般地凝视起来。

「哎呀呀……该怎么办呢？」

第一卷

第三章 稍稍拿出一些的干劲

第二天，上课预备铃响之前。

希丝缇娜不顾坐在旁边正热心预习着上课内容的露米雅，就这么托着腮帮子呆呆地眺望着浮在费吉托远处上空的『梅尔加里乌斯的天空城』。

那个作为费吉托象征的天空之城，为什么它会存在于那里、又是从何时起存在着的，这些谁都不得而知。『梅尔加里乌斯的天空城』就是这么一座充满谜团和奇迹的幻影之城。在上课之前只要有空闲时，自己就会眺望那座城堡并将思考沉浸在那份神秘感之中，这已经是希丝缇娜每天都会偷偷进行的习惯了。

……。

……………。

『我可爱的希丝缇娜，快看。那就是『梅尔加里乌斯的天空城』哦』

是因为昨天自己尊敬的爷爷被某个神经大条的讲师间接性侮辱的缘故吗。

希丝缇娜的脑海里不经意间浮现起爷爷曾说过的那番令人怀念的话语。

『如何？很漂亮吧？那座城堡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像那样漂浮在费吉托的上空了哦。没错，几百年间……几千年间……它就那么一直……』

希丝缇娜还记得，无论何时，只要一谈起天空之城，爷爷的眼睛就会变得闪闪发光。

『哈哈，虽然大家都吹捧我是一位留下伟大功绩的魔法师……但其实并不是那样。说到我会想要钻研魔法的理由哪……没错，无非就是我一直想要踏进那座城堡哪怕是一步也好；曾经想要在近距离一睹那庄严的全貌哪怕是一瞬间也罢；也曾想着要解开天空之城那几千年来都未曾解开的谜团。就只是那样而已哪』

就算爷爷那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早已刻上了岁月的威严，但那时他就宛如是一位怀揣梦想的少年一般——

『毕竟有说法说那座城堡是在遥远的太古时代毁灭了的超魔法文明的遗迹，也有说法说那是创世神所造出来的神之御座，还有传说称那里沉睡着这个世间万物的所有睿智。如果那是真的话，那么到底是谁创造了那座城堡、它又为什么存在于那里……这种世上最神秘的奇迹就一直漂浮在我的头顶上呀。光是想想就内心雀跃不已的这份浪漫……作为一名魔法师，怎么可能不想去挑战这个谜团呀』

希丝缇娜当时很喜欢听爷爷讲述关于他自己的考究、假说和研究成果。

但是……已经迈入晚年、腰腿都不灵便、身体状态也不好的爷爷在说这些话题时总让人感觉有点神情寂寞。

“曾经想要能走进去”、“曾经想要看上一眼”，爷爷说出来的这些梦想全都是过去式。

没有实体、只能看到存在于半空中的那座虚幻之城。

就算是借助魔法飞向那座蜃景之城，可一旦靠近它就会如梦境般消失。

那是一个正因为一直存在于眼前，所以才显得格外残酷的梦想。

已经是晚年的爷爷当时恐怕已经意识到了吧——自己这辈子已经不可能达成那个梦想了。

——爷爷已经放弃那个梦想了吗？

曾几何时希丝缇娜忍耐不住地有这么问过爷爷。现在想想那说不定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

『……很可惜哪，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的父亲、爷爷和曾祖父，大家也全是这样……甚至都找不到能去到那座城堡的头绪……哪』

不过，那么说的爷爷只是温柔地摸着希丝缇娜的脑袋。

『真的是……很遗憾哪……』

这么说着的爷爷就像是看着远方令人怀念的耀眼之物一般，再次看向了那座天空之城。

晴空万里，阳光照耀。在这种极致景色的映衬下，那座半透明的城堡看上去是那么地清晰。

就是在那个时候。那座无比灿烂的城堡，和盯着城堡观望的爷爷的身姿，一下子揪住了希丝缇娜的灵魂。

爷爷的背影和眼神是那么的悲伤——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那座漂浮在空中的幻影之城又是那么的美丽耀眼——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那一天，在那一刻，爷爷的梦想就变成了希丝缇娜自身的梦想。

——所以就由我来达成——

——我要成为超过爷爷的优秀魔法师——

——我要代替爷爷解开『梅尔加里乌斯的天空城』的谜团给大家看——

……………。

……。

「喂，白猫」

突然间，一个冷淡的声音从上传来。

希丝缇娜吓得后背一跳，意识也随之被拉了回来。就算不看过去她也知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自己身边的男人就是那个可恨的临时讲师。

「喂，白猫，听到我说话没。给我回个话」

「白、白猫？白猫是指我吗……？什、什么意思啊，那个词！？」

哐当一声，希丝缇娜摆着架子站起身来朝格伦怒目而视。

「别把人当动物来对待！？我可是有着“希丝缇娜”这个名字——」

「吵死了，给我听好。关于昨天的事情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什、什么意思呀！？难道想继续昨天的话题吗！？」

希丝缇娜摆出架势，充满敌意地看着格伦。

「你就那么想要驳倒我吗！？那么想要断言魔法是无聊的东西吗！？那样的话我也不——」

口才方面是格伦要来得能说会道，要是争辩起来的话自己是赢不了他的吧。但是，即使如此自己也不会退缩。自己可是背负着爷爷的梦想啊。就在希丝缇娜坚定了即使自己输得一塌糊涂也要抗争到底的决心时——

「……昨天抱歉了」

「哎？」

然后，希丝缇娜在听到这句她万万没想到的话后就一下子僵住了。

「嘛，那啥……所谓人各有志……对吧？虽说我非常讨厌魔法……不过对你的事情说三道四的话，怎么说呢，该说是不合道理、做得太过分了呢、还是该说有点孩子气呢……嘛、总之就是、那啥、就是那个……抱歉了」

格伦尴尬地皱着眉头、撇开视线，前言不搭后语地嘀咕着一些像是在道歉的话语后，然后脑袋微微向下低了一下。

难不成他这样是在打算道歉吗？

「……………哈啊？」

不管眼前还摸不清情况的希丝缇娜，格伦就仿佛在“这话就这么结束了”般调转脚后跟向讲坛的方向走去。

说到底，格伦来自己面前到底是想干什么呢？现在还没到上课时间，而格伦居然会没有迟到地来到教室……这太奇怪了。

「怎么了啊……？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呐，凯？那到底是吹的什么风啊？」

「我、我怎么会知道啊……」

班上的同学们也同样对于格伦会在上课前出现在教室里的这件事情难掩内心的困惑。

而希丝缇娜像是在说“你有什么打算？”那般用明显充满敌意的视线瞪着格伦。不过作为当事人的格伦却挽着胳膊闭着眼睛靠在黑板边上，对集中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猜忌视线完全就是一副佯装不知的样子。

没过多久预备铃响了起来。格伦顿时睁开眼睛站上了讲台，让大

家那种“反正来早了也肯定是站着睡着了吧”的预想完全落了空。

接着他说出了一番让人不敢相信的话。

「好，现在开始上课」

各种骚乱声顿时化作波浪席卷整间教室。大家全都相互看着对方。

「那么……这个是……咒语学的教科书、吧？」

格伦打开教科书随便翻了起来。只见他每翻一页脸上的阴沉就会增加一分。终于，他露骨地叹了口气合上教科书。

接着他当着全班不明就里的学生们的面，大步走到窗边打开窗户，然后……

「我扔！」

将那本教科书给扔了出去。

“啊啊，果然还是平日里的那个格伦”。对于早已看惯的格伦的这种奇怪举止，学生们在伴随着失望叹气声的同时各自打开了自己喜欢的教科书。看来今天接下来也是自习的时间了。

但是。

「那么，在开始上课前我有句话要对你们说」

重新站回讲坛的格伦在隔了一个呼吸后——

「你们还真是一群蠢蛋呐」

吐出这么一句极其低俗的话语。

「看了到昨天为止的这十一天以来你们的上课态度后我就明白

了。你们对于魔法就是一·无·所·知呐。要是懂魔法的话就不会问出“教我咒语的现代语译法”这种愚蠢的问题，也不会做出抄写魔法式这种被称作是“学习魔法”的蠢蛋行为了呐」

现在那些手里拿着羽毛笔打开教科书正打算进行魔法式的抄写作业的学生们顿时僵在了原地。

「我们才不想被连【伏特冲击】的一节式咏唱这种程度的事情都做不到的三流魔法师这么说呢」

不知是谁嘟哝了这么一句。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接着，教室里到处都开始哧哧地发出鄙视的嘲笑声。

「嘛，实话说，这的确是戳到我的痛处了」

格伦赌气般地把脸别向一边，用小指头挖了挖耳朵。

「很遗憾，虽然我是个男的，但是在魔力操作的感觉上，然后还有在简略咏唱的素质上都致命性地缺乏呐。我在学生时代那可是相当辛苦啊。不过呐……虽然不知道是谁，但刚才说出『【伏特冲击】“这种程度”』这句话的家伙。很遗憾你果然就是个蠢蛋。哈哈，你自己都已经证明了呀」

教室里顿时漂荡起一股焦躁的情绪。

「嘛，算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用刚才提到的这个【伏特冲击】的咒语来讲解一下。对于你们那点水平来说正合适吧」

对于这句太过侮辱性的话语，教室里是一片哗然。

「事到如今就算再进行【伏特冲击】这种初级咒语的说明也……」

「哎呀哎呀，对于【伏特冲击】我们早就已经研究透彻了啊？」

「来来来，老师，这就是黑魔【伏特冲击】的咒语书~，还请过目。这些像是思春期时期所写的羞涩诗句般的文章、数式和几何学图形全都用卢恩语写得密密麻麻呢。这些就叫做魔法式」

格伦完全无视学生们的牢骚不满，将书本举过肩头开始说了起来。

「基础性的魔力操作和发声术、呼吸法、魔力・身体节律的调节加上精神控制、记忆术……既然你们能做到这个魔法的一节式咏唱，那我就认为你们已经把这些魔法的基本技能全都学会了哦？也假定你们在魔力容量和意识容量上达到了魔法师该有的水准。在那基础上，完美地背出这个术式，然后咏唱出那句设定好的咒语后，哎呀真不可思议，魔法竟然就那么发动出来了。这就是那个了吧，就是俗称的『学会咒语』了呐」

说到这里格伦左手指向墙壁，唱出了咒语。

「《雷精啊・以紫电的冲击・将敌击倒》」

从格伦的指尖上迸发出的紫色电光打在了墙壁上。

对于格伦那句一如既往的三节式咏唱，学生们全都向他投以轻蔑的视线，不过格伦却显得毫不在意。他转身开始用卢恩语将自己刚才咏唱的那句咒语写在了黑板上面。

「那么，这就是【伏特冲击】的基本咏唱咒语了。如果是善于魔力操作的人的话是可以一节式的《雷精之紫电啊》这句来咏唱的……嘛，就如同你们所知道的那样。那么，问题来了」

格伦用粉笔将黑板上那句咒语的结构进行了划分。

《雷精啊・以紫电的・冲击・将敌击倒》

原本三节式的咒语就变成了四节式。

「那么，要是这么咏唱的话会发生什么呢？你们来说说看」

班上一片沉默。

与其说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如说大家都不知道格伦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才会沉默下来。

「咏唱条件……我想想看。速度二十四，音程三阶半，情绪紧张度五十，初期的魔力・身体节律为中立状态……嘛，就允许你们用这种最基本的咏唱方式吧。来，有谁知道答案吗？」

沉默继续支配着教室。没有一人答得上来。

就连公认的优等生希丝缇娜，现在也额头渗着汗水、满脸懊悔地一言不发。

「这还真够惨的。居然是全灭？」

「就算你这么问，但会那么划分的咒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嘛！」

班上学生的其中一人，一名有着双马尾的少女——温蒂忍不住拍着桌子站了起来这么说道。

「噗——哈哈哈哈哈哈！？我、我说、你说这话是认真的吗哈哈哈哈哈哈！」

不过她得到的却是这句极其粗俗的嘲笑。

「那句咒语不会顺利启动。肯定会以某种形式失败」

班上成绩仅次于希丝缇娜的男生——吉卜尔站起身来，往上推了推眼镜不甘示弱地进行应战。

「居然说“肯定会以某种形式失败”！？噗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什——」

「我说你啊，故意将已经完成的咒语搞错，那理所当然肯定是会失败的吧！？我想问的是那个失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呢？」

不顾像是受到打击般低着头的吉卜尔，

「怎么可能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是随机性的！」

温蒂更加不甘示弱地这么喊道，然而——

「S U I J I！？我、我说、就这么个极其简单的术式，还给了你这么详细的咏唱条件后，居然说随机？你们不是说已经把这个魔法研究透彻了吗？你们是想让我笑死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不行了快来救救我呀妈妈！」

格伦一个劲地在那里瞧不起人似的拼命大笑着。

班上的焦躁情绪也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峰。

「算了。我来公布吧，答案是“向右拐”」

趴在地上大笑了一阵的格伦这么说道后，咏唱出那划分成四节式的咒语。就如同他宣告的那样，原本应该向着目标笔直前进的力线向右画了一个大大的弧线击中了旁边的墙壁。

「然后接着是……」、

《雷・精啊・以紫电的・冲击・将敌击倒》

他用粉笔将咒语进一步进行了划分。

「这样的话，射程应该会变成三分之一左右吧」

结果也的确一如他所说。

「那么，这样划分的话……」

《雷精啊・以紫电 ・将敌击倒》

这次他将恢复成原有结构的咒语擦除了其中的一部分。

「输出的威力会显著下降」

这么说罢的格伦冷不防就向一名学生使出了这句咒语。

不过，被魔法击中的那名学生会像是什么都没感觉到一样，只是在那里呆呆地瞪大眼睛。

「嘛，所谓的“研究透彻”，起码要做到这种程度才行哦？」

格伦用手指转着粉笔，摆出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

那表情实在是讨人厌，不过教室里却没人能反驳出一句话。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在术式和咒语上面，这个名叫格伦的三流魔法师的确是有着比自己更为深刻的理解。

「说到底啊。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只需要背出那种意义不明的课本，然后嘴里说上几句奇妙的话语就能引发那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呢？毕竟那用常识怎么想都不正常吧？」

「那、那是因为术式干涉了这个世界的法则才——」

对于吉卜尔仓促间的发言，格伦立刻就紧咬不放。

「一般论上都是这么说的吧？这我知道。那么，魔法式是什么？所谓的“式”，就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人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术式和记号的编排罗列吧？就假设是魔法式干涉了世界的法则，那么为什么魔法式能够干涉得了呢？再加上为什么就非得记住魔法式不可呢？然后，为什么只要咏唱出那些乍一看和魔法式没有任何关系的咒语就能让魔法启动呢？你们就没想过这太奇怪了吗？嘛，肯定没想过吧。毕竟那些是这个世界的“理所当然”呐」

正如格伦指出的那样，班上没有任何人——就连希丝缇娜一直以来也都为了方便而将这些事情无视掉了。毕竟就算不考虑这些事情，只要拼命背诵术式和咒语的话就可以让自己能够施展的魔法数量不断地增加。提到在学习魔法是会浮现的疑问，就全是习得和实践法方面的事情，魔法的根本原理什么的那都是次要的。

而且，习得魔法这件事情本身就既快乐又让人倍感自豪，所以大家全都在相互比拼各自学会的咒语数量。习得的咒语数量越多就是越优秀的证明。学生们根本就没有刨根问底地考虑那种“魔法的根本原理”的空闲。

「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伏特冲击】的咒语作为教材来教教你们关于术式构造和咒语方面最最基础的东西。嘛，没兴趣的家伙就睡觉吧」

虽然格伦是这么说，但现在这间教室里没有任何一个学生有丝毫的困意。

格伦首先从魔法两大法则其中之一的『等价对应法则』的复习开始讲起。

这是一个表述了大宇宙（即这个世界）和小宇宙（即人）之间有着等价对应关系的经典魔法理论。这个理论即是说世界的变化会对人产生影响，而人的变化也反过来会对世界产生影响。

「占星术这种毫无疑问就是等价对应的结果体现呐。“通过观察繁星的动向来预测人的命运”，也就是计算世界产生的影响会对人造成何种影响的学术。而魔法正好是和那个相反」

那么，又何谓魔法式呢？

魔法式并不会影响到世界，它会造成影响的对象是人。改变人的深层意识，然后从结果上介入与其对应的世界法则，这就是魔法式的正身。

「总而言之魔法式就是一种超高等级的自我暗示。所以虽然你们

总是说“魔法能用来探究世界真理”这种听起来十分美好的话，但那是大错特错。魔法其实就是研究人的内心的玩意儿哦」

总之，卢恩语只不过是最高效率、有着普遍效果、能够通过自我暗示来改变深层意识、在人类漫长历史中研究琢磨出来的暗示特化型专用语言罢了。

「啥？有人不相信区区语言就能有改变人的深层意识的力量吗？……哎呀，你们这些家伙还真是难伺候呐……喂，那边的白猫」

「都说了我不是猫！我可是有着希丝缇娜这个名字——」

「……我爱你。其实当初第一眼见到你时我就已经迷上你了」

「哈？……什、……什、什什什什、你到底在说什——！？」





「来来来，大家注意看。这只白猫的脸变得通红了吧——？区区一句话就完美地给意识造成一些影响了对吧——？就连相对来说较容易用理性来控制的表层意识也都这样了，那么对于理性不起作用的深层意识就更——咕哇啊！？喂、你这笨蛋！别把教科书给扔过来！？」

「你才是笨蛋！你这个笨蛋笨蛋笨蛋——！」

就这样骚乱了一阵过后，整张脸肿得通红的格伦在此就术式和咒语之间的关系开始说明起来。

「挑关键点来说的话，那就是为了以自己期望的形式改变深层意识，的确是存在着类似于语法和公式之类的东西呐」

然后，格伦说明了所谓的咒语其实就是能激发记忆在深层意识里的术式的关键词句。通过咏唱这些关键词句，术式就能改变深层意识。

「嘛，总而言之就是联想游戏呐。打个比方，就如同听到“白猫”这个词大家都会联想到这女的是一头白发那样，咒语和术式之间也是同样的关系。用卢恩文把咒语定型概括起来相互间就能——好痛！？喂、拜托你了别把教科书扔哦哦咕哇啊！？」

格伦的脸上又多了几条课本的印子。

「总之，和咒语以及术式有关的魔法法则……也就是语法的理解和公式的计算方法对魔法师来说才是最最重要的。但你们却毫不在意地忽视这部分，光顾着优先做那些抄写呀翻译呀之类死记硬背的事情。而教科书里也是那种在说『详细的原理都无所谓，总之给我背下来』这般的论调呐」

这一次学生们是一句话都吭不出了。

「总而言之，将咒语和术式简单易懂地翻译过来方便记忆这种事情就是你们上到现在的所谓『浅显易懂的课程』，拼命去抄写背诵出来就是你们所谓的『学习』是吧？我说啊，你们是蠢蛋么？」

格伦耸耸肩膀，惊讶至极似的哼了一声。

「然后回到刚才说的魔法语法和魔法公式的话题……其实如果想去全部理解那些的话，你的寿命肯定是不够用……哎呀，别生气。唯独这一点是真的。都说是真的啦」

刚才还把话说得比天还高的格伦一下子就受到全班同学充满谴责的视线攻击。

「所一以一啦，我都说了要教你们基础中的基础了吧？果然还是有那么种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不可能理解高级语法公式的要点的呀。嘛，如果你们能理解我接下来会说明的内容的话……我想想」

格伦戳着太阳穴考虑了一小会儿。

「《嘛・总之・麻痹吧》」

他慢慢地以三节形式咏唱出这句奇特的咒语。

然后令人惊讶的是，【伏特冲击】的魔法居然就这么发动了。学生们看到后全都惊得瞪大了眼睛。

「哦呀？威力比预想的要弱呐……算了，即兴想出的这种咒语也还是能做到事象改变的吗？不过精度会下降很多所以不太向你们推荐就是了」

到了这时，学生们看待格伦的目光终于是起了变化。

「那么，接下来终于要讲解基础的语法和公式了。嘛，没兴趣的家伙就趴下睡觉吧。实话说那真的是很无聊的内容呐」

不过现在这间教室里，果然是没有一个学生抱有了点的困意。

———。

——同一时刻，在费吉托的某处。

『计划顺利吗？』

「啊啊，很顺利哦？」

在一片没有一丝光线的漆黑环境中，一名男子脸上浮现着柔和微笑的同时，对从抵在耳边的半块宝石里传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然后，那个讲师……休伊·鲁伊森，他现在在哪里？』

「哈哈，『他』吗？当然是『消失了』」

『哼、哈哈，是吗，『消失了』啊』

「……是的。问题是作为『他』的后任新来的人」

『格伦·勒达斯吗。原本就预想他们会补充新讲师，不过没想到

会这么快呐。听说好像是那个魔女出的主意』

「哈哈，毕竟不是所有事情都能一帆风顺啊」

男子耸耸肩膀开了个玩笑。

「不过，毕竟是那个阿尔弗涅亚教授亲自带来的魔法师……不会有问题吗？」

『如果是关于格伦是否会成为我们计划的障碍，那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

「是那样吗？」

『啊啊。关于那个叫格伦的男人，原本还警戒着他是那个魔女带来的魔法师所以试着调查了一下……结果发现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一个止步于第三位阶的三流魔法师。不是吾等的敌人』

「那样的话果然还是……」

『啊啊，实行计划的预定日期仍旧是以前提到的魔法学会举办的那一天。那天学院的那些有着教授、讲师资格的主力魔法师们全都会离开魔法学院。同时那一天唯独『那个』班级的学生会到魔法学院来。正可谓是绝好的下手时机』

「……要是目标因某些情况那一天没来上课的话怎么办？」

『那就只要放弃计划就行了。原本对那个组织来说，这次的作战、以及我们的价值就只有这种程度罢了』

「哈哈，那我们也还真是向一个麻烦的组织宣誓效忠了呐」

『无所谓。那个组织会给我所有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互惠互利、吗？」

『啊啊』

「哼哼，那么就让我们祈祷计划成功吧。愿荣光与天之智慧共存——」

————。

——时间转瞬即逝。格伦的授课并非是那种常见的冒牌天才讲师的课程——用稀奇古怪的角色定位和巧妙的话术来抓住学生的内心，也不是盲目迎合学生进行谄媚。那是只有在真正意义上深刻理解所要教授的知识、并且具备能将其条理清晰地加以解说的能力才能进行的货真价实的传道授业。

「……嘛，关于【伏特冲击】的术式和咒语的解说差不多就这些了。你们有什么疑问？」

格伦用粉笔敲着密密麻麻地写有工整文字、记号和图形的黑板。

班上没有一人提问。也有被格伦那股存在感所压倒的因素在里面，不过他的课程里毫无质问的余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原因。

「哪怕是一点点，不过只要有理解我今天讲解的内容，那么你们多少就应该明白了将咒语由三节式缩短到一节式是多么危险的玩意儿了。的确，只要有魔力操作的天分，实行起来并不困难。不过至少你们要理解因咏唱事故而意外走火的危险性。别随口就说什么这很简单。不重视的话，总有一天会发生事故去见老天爷的哦」

接着格伦用未曾有的认真表情看向全体学生。

「最后再说一点最重要的……如我刚才说明的那样，一节式咏唱在魔力的消费效率上是绝对赢不了三节式咏唱的。所以从毫无魔力浪费地施展魔法这个观点上来说果然还是三节式为最佳。所以我强烈推荐你们用三节式咏唱。这并不是因为我做不到一节式咏唱感到懊悔才说的哦。是真的哦。这话是真的哦？」

（果然是在懊悔呢……）

在那瞬间，班上学生们的内心完美地想到了一块。

「总之，现在的你们只不过是单纯很会施展魔法的『魔法使』而已。如果将来想自称是『魔法师』的话就给我去好好想想自己所欠缺的是什么东西。嘛，这种事情我是不建议。与其在这种无聊的兴趣上浪费人生，肯定还有其他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呐……好了」

格伦从怀里掏出怀表看了看指针。

「咕哇，超过时间了啊……哎呀哎呀，去和学园申请下的话能拿到加班费么？嘛，算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再见喽」

格伦碎碎念地说着牢骚话离开了教室。

学生们全都茫然若失地目送着他。而在教室门关上的那一瞬间，就如同是某种信号般，学生们全都像是被什么给附身了似的一起开始将黑板上的板书抄写到自己的笔记本上。

「怎么会这样……被摆了一道呢」

希丝缇娜用手捂着脸深深地叹了口气。

「没想到那家伙的上课质量居然这么高……」

「是呢……我也吓了一跳呢」

坐在旁边的露米雅也是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虽然很不甘心……虽然很不想承认……虽然那家伙作为一个人来说差劲透顶，但作为魔法讲师来说真的很厉害……虽然作为一个人来说差劲透顶」

「啊、啊哈哈，没必要说两遍啦……」

「但是……那家伙为什么突然间会想要认真上课了呢？明明昨天

还说着那样的话……咦？」

不经意间看向露米雅的希丝缇娜察觉到了对方的异样。

「露米雅……你为什么会那么开心呢？都满脸堆笑了哦？」

「呵呵，是那样吗？」

「就是那样啊。简直是以前从没有过的高兴劲嘛。发生什么事了吗？」

「诶嘿嘿，什么都没有哦——？」

「骗人，你那表情明明就是在说绝对有发生过什么」

「诶嘿嘿嘿……」

对于不管自己怎么问，都保持着脸上的微笑左躲右闪不正面回答的这位挚友，希丝缇娜只能是百思不得其解了。

无能讲师格伦，觉醒。

这个消息震撼了整座学院。所谓一传十十传百，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在空闲时间溜进格伦的课上，然后在听讲过后全都惊叹其课程质量之高。

至今为止，对于学院在籍的讲师阵营来说，魔法师的位阶高低才是作为讲师的资格、权威以及聚集学生支持的金字招牌。然而这股蔓延在学院里的因权威主义而僵化的氛围却在一夜之间被彻底破坏。对于讲师们来说简直就是噩梦般的一天。

「瑟莉卡君带来的那个男子很厉害嘛！」

心情大好的里克学院长那有些兴奋的声音回荡在学院长室里。

「一开始十一天的那种糟糕评价还让我担心不已，但看来是我杞

人忧天了。太好了太好了」

「……咕！」

哈雷懊悔地呻吟起来。因为自打格伦开始认真上课的那一天以来，他自己的课程学生出席率很微妙地降了下去。也就是说，有学生不惜翘掉哈雷的课程都想要去上格伦的课。

「哼哼哼……实不相瞒，格伦可是我一五一十从头教出来的得意门生呐」

瑟莉卡不失时机地挺起胸膛这么宣言道。

「什么！瑟莉卡君，你居然收了弟子！？你不是不收弟子主义者吗？」

「那家伙是唯一的例外。嘛，成绩很差就是了」

「嚯，没想到居然是这样。不过为什么要隐瞒至今呢？」

「嗯？那还用说吗？万一格伦他作为讲师很无能的话，那么作为老师的我也会很丢面子吧？所以我一开始才没说出来」

「你们师徒俩从根本上就是一个个性吧！」

哈雷那声破口大骂空虚地回响在学院长室。

「别这么说嘛，哈雷。就算这么夸奖我，你也不会得到什么哦」

「啰嗦！我才没夸你咧！你这个蠢蛋老师！」

「哎呀，格伦虽然是个在魔法才能上遗憾透顶的家伙，但他可是很努力呐——。我在那家伙小时候曾多次和他说过“魔法不适合你，你还是去干别的事情吧”这样的话，但那家伙就是不听，说什么想成为像我这样厉害的魔法使呐。而且现在虽说只是个三流，但姑且是成为了一位普通水准的魔法师对吧？所以我很清楚，他可是是一个想做就能

做到的孩子呐。啊，对了对了，说起来在刚开始教那家伙魔法的时候，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呐——」

喋喋不休喋喋不休。

瑟莉卡正用让人想不到她平时那种厚脸皮态度的笑咪咪表情开始夸耀起自己的弟子。

对于这些从瑟莉卡嘴里公布出来的自己完全不想听也不想知道的绝密情报，哈雷是哆嗦着肩膀、太阳穴附近也暴出了青筋。

（可恶……格伦·勒达斯，你这家伙……！）

哈雷在因焦躁而颤抖的同时，突然间想起了就在几天前发生的那件事情——

「喂，格伦·勒达斯。喂，听到了没有，格伦·勒达斯！给我回话！」

那一天，哈雷作为前辈讲师为了好好说说因品行不端而出名的格伦，用高压姿态的话语向慢悠悠地走在学院里一条走廊上的格伦的背影搭话。

然后格伦突然就东张西望地环视了下西周，在偶尔间瞥到哈雷后不可思议地歪了歪脑袋，就无视他般地再次走了起来。

「呃，喂！你这家伙，那种『那家伙到底是在向谁喊话？』般的态度算是怎么回事！？格伦·勒达斯就是你吧！？就只有你了吧！？」

哈雷绕到格伦前面堵住去路，恶狠狠地瞪起了他。

「我不是格伦·勒达斯。你认错人了」

「给我瞎扯！？你这张蠢蛋脸毫无疑问就是格伦·勒达斯！说起来之前你的录用面试就是由我进行的吧！」

「啊，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不是前辈讲师哈列姆<译注：音同“后宫”，但此处应该无此意，故以音译处理>老师嘛！哎呀你好！」

「是哈雷！哈雷！你这家伙在小瞧我吗！？」

「岂敢岂敢，才没那回事咧，呃，哈……什么的前辈」

「你这混蛋，就这么不想记住我的名字吗！？……」

尽管哈雷因愤怒和屈辱而开始焦躁起来，但他还是进入了正题。

「格伦·勒达斯，传闻我可是听说了哦。你这家伙，听说作为讲师很不像话啊？」

「……………」

「别得寸进尺了哦？你会像现在这样享受这种破格待遇并不是出于你的才干或是实力！而是那个魔女……是瑟莉卡·阿尔弗涅亚的骄傲自满所造成的结果！你要有自知之明，就算瑟莉卡·阿尔弗涅亚是——」

「每次都说出那个全名，你就不累么？」

「啰嗦！别给我插嘴！就算瑟莉卡·阿尔弗涅亚是到达了神域之第七位阶的魔法师，你也别认为那种专横能一直持续下去！」

「就是嘛——！瑟莉卡她最近有点太得意忘形了对吧——？她那样子下去，总有一天是会遭到天罚的呀——」

「干嘛说得像是事不关己似的！？虽然签约期姑且是一个月，但你这家伙可别认为就能安稳地在这座学院里呆上整整一个月哦！？我会用尽一切手段马上将你赶出这里的，你就给我做好觉悟……嗯？」

等哈雷回过神来时，只见格伦正在自己面前深深地鞠着躬。

「太感谢您了！还请多多拜托！我可是超级期待的，还请能好好加油！那个、哈——……？对了，是尤雷前辈！」

「你、你、你、你这个混蛋啊啊啊啊啊啊啊——！？ 」

……。

至今为止自己有被人那么耍过吗。

（那样吊儿郎当的男人在讲师方面居然会比我要来得高明！？ 我不会承认！ 绝对不会承认！ ）

「然后呐——，那家伙拼命努力最终第一次成功完成那个魔法后呐——，哭着说出“瑟莉卡谢谢你”这句话呐——，哎呀、他也是有那段可爱时期的呀——。总之，通过那件事情后我对他也刮目相看了呢。你也这么认为吧？ 嗯？」

丝毫不知道哈雷胸中那翻滚怒火的瑟莉卡持续说着那些毫无意义的夸赞弟子的话语。

这对师徒还真是令人厌烦的家伙。

（咕唔唔……格伦·勒达斯，你这混蛋！ 总有一天我绝对会把你这从这座学院赶出去的……！ 给我认命吧……！ ）

涨红着脸的哈雷在内心里暗暗说出要打倒格伦的誓言……

分配到格伦这名专属讲师的希丝缇娜他们二年级二班总之就是受到了学院里学生们的羡慕。教室里的空座位也渐渐被其他班级临时前来参加的学生占据而每天都在减少，然后更是在过了十天左右后甚至还出现了站着听课的人。

随着格伦被学生们所推崇，学院的讲师阵营里也开始有人对原先自己的那种『为了提高位阶而只顾增加所记忆咒语数量的课程』抱有了疑问。甚至在年轻的热心讲师里面还出现了去旁听格伦的课程、想要学习一下格伦的教学方式以及那种魔法理论的人。

不过，对于自己受到众人注目这件事情毫不知情的格伦还是一如既往地重复着那种干劲全无的态度，今天也是一脸嫌麻烦地上着课。

「……魔法分成『泛用魔法』和『固有魔法』两种，今天我们对平时你们总会认为谁都能用而小瞧的泛用魔法的术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后，想必大家也理解了泛用魔法比起固有魔法到底是一种多么细致且高精度的完成型术式了吧」

格伦用粉笔敲着写在黑板上的某节魔法式说道。

「那是理所当然的。就算是像【伏特冲击】这种初级泛用魔法，也是由好几百倍优秀于你们的好几百名魔法师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经过一点点的改良洗练出来的产物呐。对于那么伟大的术式大人，你们还说什么没有独创性啦已经过时啦什么的……我说啊，你们是蠢蛋么？」

课程一开始时还一直主张固有魔法才是至高无上的那些学生们听后只能失落地垂下肩膀。

「看你们平时都把每个魔法师所独有的固有魔法当成个宝贝，其实要创造固有魔法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连作为魔法师只是个三流水平的我也能轻松创造出来。而说到固有魔法困难的地方就只有一点，那就是相较于由好几百倍优秀于你们的好几百名魔法师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所完成的泛用魔法，固有魔法就需要你独自一人编出术式、而且还必须要在某种形式上超越泛用魔法的完成度才行。不这样的话固有魔法就没有使用的意义」

格伦看着明显意志消沉起来的学生们，露出了坏心眼的笑容。

「看看一，头痛了吧？就像你们今天所见到的那样，一直以来被你们小瞧的泛用魔法早就已经是毫无破绽也毫无改良余地的完成形态了。通常情况下，固有魔法只不过是泛用魔法的劣化复制版本而已哦？我以前也在固有魔法上有过尝试，但都没搞出什么正经的玩意儿，最终自己都觉得荒唐透顶然后就放弃了。哈哈哈，害我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对于这番话，一半学生是咯咯地笑了起来，另一半则是皱起了眉头。还是有许多人即使是认同格伦的教学手腕，但对于他那种对魔法没有丁点敬意的态度抱有反感。

「一旦到了这种领域后就要考验你的天分和才能了呐。不过即使如此，踏踏实实地去学习那些由先人们所完成的泛用魔法术式也是有意义的。不管是为了提到自身的术式构筑能力也好、还是为了不让自己的魔法秘密露陷也罢，再进一步、如果你们想在将来创作出只属于自己的固有魔法的话那就更应该如此了。嘛，不过我总认为比起在这种一无是处的自我满足上浪费时间，还有其他有意义的人生在等着你们呐……好了」

格伦从怀里掏出怀表看了看。

「……到点了呐。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啊一累死我了……」

格伦刚宣布上课结束，一股松散的气氛就开始在教室里蔓延开来。

格伦也拿起板擦慢慢开始擦起黑板上写着的那些术式和解说。

「啊、老师等等！先请不要擦掉。我还没有把板书记下来！」

希丝缇娜举手这么说道。

听到这话的格伦坏心眼地吊起嘴角，然后拿着板擦的那只手就像是变出分身般快速在黑板上移动起来。紧接着班上到处都响起了悲鸣声。

「哼哈哈哈哈哈哈——！都已经要擦掉一半了哦！？活该吧！？」

「你是小孩子吗！？」

希丝缇娜无语地一头趴在桌上。

「啊哈哈，希丝缇，板书我有抄下来，待会给你看吧？」

「谢谢……不过嘛，能讲那种精彩的课程倒是好事，不过那扭曲的性格就不能想办法改改么？」

希丝缇娜向前面看去，只见格伦好像在擦着黑板的同时正用指甲挠着黑板，同时还捂着耳朵表现出一副痛苦的样子。还真是一副让人感到忧伤的蠢蛋样。

「是那样吗？我倒认为老师那样就好呢」

「露米雅……你是认真这么说的吗？」

「嗯，我认为老师是一个有点孩子气、很可爱的人呢」

「对于你的感性我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啊、老师！」

就在这时，露米雅突然从位子上站起身来，像只小狗般跑到了格伦身边。

「那个，我来帮老师搬点这个吧？」

只见现在格伦抱着十册左右的厚重书本正打算离开教室。

「嗯？是露米雅啊。肯帮忙的话那就谢谢了……不过这很重哦？没问题吗？」

「是的，没关系」

「这样啊……那么就稍微帮我拿点吧。谢啦」

格伦从怀里拿出两本书递给了露米雅，同时脸上正露出那种平时绝对不会表现出来的温和表情，而接过书本的露米雅也非常开心地笑

着。那副光景就好像他们两人是关系亲密的兄妹那般。不过对于将那样子看在眼里的希丝缇娜来说就没有那么愉快了。

「请、请等一下！」

尽管一脸不情愿，但希丝缇娜还是起身向格伦走了过去。

「嗯？你是……我想想，是希丝……特莉娜？对吗？」

「是希丝缇娜！希丝缇娜！你是故意说错的吧？」

「好好好。那么，希丝什么的同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我也来帮忙……总不能只让露米雅一个人辛苦啊……」

「……嚯？那么你就帮我拿着这些」

嘴角上翘的格伦将手里拿着的书本全都一股脑儿地塞给了希丝缇娜。

「呀啊！？喂、好重啊！？」

踉踉跄跄差点跌倒的希丝缇娜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

「哎呀、啊哈哈，两手空空真是轻松呐——」

对此毫不在意的格伦得意洋洋地迈开脚步走了起来。

「什、什么呀这算是？为什么你对待露米雅和对待我的态度会差这么多！？」

「露米雅很可爱。你很傲慢。就这样」

「你这个混蛋讲师……给、给我记住了——！？」

尽管承受着背后传来的痛骂声，但格伦只是自顾自地歪起嘴角。

时间来到学生们全都已经回去了的放学后。

格伦一个人靠在学院屋顶上的铁栏杆旁边，远远地眺望着这片寂静的风景。被夕阳映照的费吉托街景、以及那被染红的幻影之城仍旧和那时一模一样。发生改变的只有自己而已。

格伦突然间想起自打来这所学院担任临时讲师以来的每一天。不管怎么说，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那两名总是缠着自己的少女的身影。

一位是莫名其妙地亲近自己、像可爱小狗般的少女，露米雅。

另一位是莫名其妙地和自己抬杠、像傲慢小猫般的少女，希丝缇娜。

真搞不懂她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居然会积极接触自己这样的人。不过尽管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但自己难道就没在和她们交流的时候感到心情愉快吗？

再加上自己也想见证她们今后的成长，见证她们会走上怎样的人生道路。

说不定能给魔法这种不正经的玩意儿开辟出新的可能性的露米雅。

胸中怀有自己在过去已经迷失了的对于魔法的热情、并且毫无犹豫地向前奋进的希丝缇娜。

尚还年轻且不成熟的她们俩到底会干出些什么、会如何成长。如果说自己不想去帮她们一把……那是假话。

「嘛，咋说呢……」

对于魔法依旧是反感到想吐。这种东西就应该早点从世界上消失，这样的想法肯定在今后也不会改变吧。不过，这样的平稳生活

——
「也不坏……吗」

格伦他都没察觉到自己早已露出了微笑。

「哦—哦—，居然向着夕阳在欣赏黄昏呐，哎呀真是青春年华呀」

突然间背后传来戏弄般的声音，而格伦只是脑袋向后转了转。

「你什么时候在那里的？瑟莉卡」

只见摆出一副淑女模样的瑟莉卡就静静地伫立在那里。这是一位和红色晚霞交相辉映的美女。那让人联想到在夕阳映衬下的麦田般的美丽金发则在柔和的微风中不断飘荡。

「哎呀，到底是什么时候呢？老师就给成绩差~的学生出这个问题。来回答看看吧」

「你蠢吗。刚才既没有魔力的波动，也没有世界法则的变动。那么就只有是你蹑手蹑脚地靠近过来的这一个答案了」

「哦哦，回答正确。啊哈哈，这么简单的答案大家都是意外地猜不出来呐。特别是那些坚信这个世界上的神秘现象全部都能用魔法来解释的家伙们更是如此呢」

对于格伦的当即回答，瑟莉卡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来这里干啥？你不是在忙着准备明天要开始的学会么？」

「喂喂，母亲来见见儿子有什么错？」

「哪里是儿子了？我和你本来就是毫无关系的人吧」

「不过在你还是这么小的时候起我就一直照顾着你了哦。这就已

经有充分权力可以自称是母亲了吧？」

「给我想想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啊你这个魔女。与其说是母亲和儿子，不如说是奶奶和孙子吧」

瑟莉卡的外表怎么看都只是一名二十岁前后的妙龄女子。

但格伦却很清楚瑟莉卡的实际年龄并非如此。毕竟自打格伦从小时候和瑟莉卡在一起到现在，她的相貌就和当初第一次见面时一点都没有变过。





瑟莉卡为什么不会衰老？她到底几岁了？关于自己，瑟莉卡是顽固地绝口不提……不过根据某个史实记载，可以肯定她的年龄至少是有三位数了。

「啊~啊，孩童时代明明是这么率真可爱的男孩子呢，现在居然变成了这么世故的男人……时间的流逝还真是残酷呐」

「……要你管」

格伦闹别扭般地将视线从瑟莉卡身上移开。

「看你好像变精神了……太好了」

「哈啊？」

对于瑟莉卡这番让人不明其意图的呢喃，格伦蠢蠢地发出一声怪声。

「你没有察觉到吗？最近的你可是朝气蓬勃哦？眼神就像是已经断气一整天的死鱼那般」

「……喂」

「在那之前，你的眼神像是断气一个月的死鱼」

听到这里的格伦叹着气挠了挠头。

「……让你担心了呐。抱歉」

「不，没事。毕竟那是我造成的呐」

瑟莉卡垂下视线，用和平时那种自信满满的态度相差甚远的柔弱声音说道。

「这肯定就是所谓的笨蛋父母了吧。我曾以你为自豪。所以——」

「别说了。我都说过好几次了，那和你没有关系。那只是因为我自己曾经飘飘然地头脑发昏到没去认清现实而已」

「但你现在依旧是厌恶着魔法」

仅此一句，格伦就终于明白了瑟莉卡的本意。

「……原来如此呐。那么你是希望我能回想起哪怕一点点的魔法的乐趣，才让我来当魔法讲师的吗？」

格伦回想了起来。说起来，好像自己孩童时代的那些快乐记忆里，都是些和瑟莉卡一起进行魔法学习或者魔法实验的情景。

「真是的，你都已经活了几岁了啊？意外地这么孩子气呐。我和我的羁绊不光是只有魔法吧？的确我是变得讨厌魔法了，但即使这样也不可能会变得连你也讨厌啊」

「这样啊。嗯，也是呐……太好了」

听到格伦这番话的瑟莉卡露出柔和的笑容。总觉得那笑容十分愉快舒畅。

「啊—，可恶，原来是这样啊。那么怎么说，是不是一开始我就和你说这番话的话，我就不需要摊上临时讲师这个活了？」

「笨蛋，那个和这个不一样。自己的伙食费你就给我自己去挣」

「啊—啊—，我什么都没听见—」

「你这个废柴男……」

瑟莉卡一脸无语地耸耸肩膀，然后继续说道。

「嘛，算了。不管怎么说，看到你能顺利回归社会真是太好了。要照这个势头把你那个毛病也改掉哦？」

「毛病？你在说什么？我可是很健康——」

「认为自己没有和他人深交的资格，尽可能不想让他人接近自己——为此会故意采取触怒他人神经的态度、或者是冷淡地对待对自己抱有好意的人——我说的就是这个毛病」

「……………唔」

对于瑟莉卡的指摘，格伦额头上浮现出豆大的汗水抽搐起了脸颊。

接着瑟莉卡露出坏心眼的笑容刻意耸耸肩膀。

「呐，格伦。虽然你有着那样的过去，但那只是一个作为孩子来说很常见的毛病哦？都这么大了居然毛病还会加重，真是受不了你。趁这次回归社会的机会，你也差不多该给我把这毛病给治好——」

「烦、烦死了！要你管！？ 」

因羞涩而脸色通红的格伦叫道。

「再说了，那些抱有好意的人啥的可不是我的问题啊！？从小时候起就已经看惯了像你这种外表身材都超群的女人的话，怎么还会对那种随处可见的女人有兴趣啊！？」

「哦呀？那么也就是说，你对你母亲我产生欲望了么？这个大变态」

嘴角浮现出嗜虐般妖艳笑容的瑟莉卡从身后走近格伦，把身体靠上去并用胳膊搂住了格伦的脖子。

「那怎么可能啊！而且你也别老是给我摆出一副母亲的样子！走开，别靠上来！别把胸部压上来！别给我在耳边吹气！真恶心！」

「哼哼，真是无情的男人呐。什么嘛，这只不过是母子间的肌肤接触嘛！」

看到格伦的这种反应，瑟莉卡满意地弯起嘴角放开了他，然后转过身去。

「那么，我还要去为明天开始的魔法学会做准备，就先走了哦？」

「……啊啊。是要去位于帝国北部地区的帝都奥兰多吧？」

格伦一脸不快地答道。瑟莉卡的这种恶作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做没发生过地把它忘掉。

「没错。学院里包含我在内的学会出席者预定会在今晚通过学院里的传送法阵移动到帝都」

「快马加鞭都需要花费三四天时间的距离一瞬间就能传送过去……哎呀哎呀，不愧是伟大的魔法呐」

「嘛，明天开始的授课你也要加油哦？」

「……哈？明天起学院是放假五天才对吧？」

格伦在听到这番意料之外的话后焦急了起来。

「因为我是临时的讲师所以不会去，不过明天起你们教授和讲师阵容不是全都会去参加那个魔法学会吗？不就是因为这样学院才会暂时停课的吧？」

「啊啊，只有你负责的那个班级是例外哦。怎么？难道你没听说吗？」

「哈啊！？ 」

「你的前任讲师休伊在某一天毫无征兆地突然失踪，导致你的班级在课程进度上落下了。所以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唯独你的班级会在停课期间继续上课」

「什……这我可没听说啊！？ 」

「除了警卫会在学院门口把守以外，学院里的相关工作人员明天起就都不在了哦？你可别给我做出什么奇怪的恶作剧啊？」

「谁会去做啊！？ ……不、你给我等等」

格伦在瑟莉卡刚才的那番话里察觉到了某种违和感。

「前任的讲师……失踪了？等等，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你的前任讲师、休伊·鲁伊森在某一天突然失踪了。行踪现在还没找到。也就是下落不明」

「喂，这和之前我听说的完全不一样啊。那个叫休伊的家伙不说是因为私人原因辞职……」

「那只是对普通学生的说辞罢了。说到底，如果真是以正规手续辞职的话，怎么可能发生替代的讲师在一个月后还没到位的事态呐」

格伦露出一副说不上来的苦涩表情，挠了挠自己的脑袋。

「这话实在是太可疑了呐……」

「嘛，最近这附近也很不太平啊。虽说是你的话倒无需担心，不过在我不在时还是多留心点吧」

「……啊啊」

失踪这个词的确让人感到疑点重重。不过，要说那有没有对自己造成了什么影响，毫无疑问回答是没有。但格伦不知为什么总感觉心里扎着一根名为“不安”的尖刺拔不出来。

就在此时。

「啊、果然在这里呀！老师！」

屋顶出入口的那扇门被打开，然后早已见惯的二人组就这么走了出来。其中一个笑盈盈的，另一个则是绷着一张脸。

「咦？阿尔弗涅亚教授。难道我们打扰到二位了吗？」

「不。我也正好要离开了。你们怎么了？找格伦有事吗？」

「是的」

脸上笑得开了花的露米雅走到格伦跟前。

一脸不快的希丝缇娜则很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你们不是已经回去了么？」

「啊、我们刚才一直在学院的图书馆里抄写各自漏记的板书和复习今天的上课内容，不过有些问题是非得来问问老师……希丝缇娜是这么说的」

「喂、喂！？都说好了不许把这个说出来的吧！？你这个叛徒！」

满脸通红的希丝缇娜顿时大声叫喊起来，不过早就为时已晚。

「嚯——哦？怎么说？希丝缇切君。难道说难道说，你有问题想来问我这个稀世绝代的名师格伦·勒达斯大讲师么？嗯——？」

格伦当即神清气爽地得意忘形起来。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以及可气的笑容，实在是让人不禁想要一拳头照那脸上揍过去。

「所以唯独你我是想来问的啊！还有，我叫做希丝缇娜！你该给我适可而止记住啊！？ 」

「总觉得这名字很难记啊，果然还是叫你白猫好了」

「啊啊、可恶——！」

希丝缇娜终于忍不住地浮起了泪花。

「老师，接下来能占用您少许时间吗？对那个部分，我在之后稍微想了想发现自己也不是很明白……」

「啊啊，抱歉了呐，露米雅。我也感觉关于今天的课程有些说明不到位。应该就是那些内容吧，来给我看看」

「所、所以说为什么我和露米雅受到的对待会差这么多啊……！？ 」

「露米雅很可爱。你很傲慢。就这样」

「气、气死我了——！」

瑟莉卡一脸欣慰地暂时观望了一会儿吵吵嚷嚷的三人。接着像是放下心来般悄悄地离开了屋顶。

希丝缇娜在好不容易忍下一时的屈辱向格伦低头求教后，毫不掩饰自己的烦躁和不满，就这么和露米雅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真是的，那家伙是怎么回事啊！」

和希丝缇娜的那种心情正好相反，费吉托的街景是一如既往地和平。在傍晚时分人气冷清的这条中央大道上，希丝缇娜那粗暴的咒骂声虚无缥缈地四散而去。绯红色的柔和晚霞，平静的街边一景。在这种氛围里自己独自一人大发脾气简直就像是一个笨蛋一样。

「露米雅你也真是的，那家伙到底哪里好了啊？总觉得你好像挺中意他啊！」

「哎？因为老师很亲切哦？」

「是啊，没错！他只对你亲切到不可思议呢！只 对你！」

说到这里希丝缇娜因忍耐不住气愤而把拳头捏得直哆嗦。

「通常来说会那么明显露骨地进行偏袒吗！？再怎么说也要看看别人的脸色，或是顾忌下体面的吧！？可说到那家伙……！」

露米雅不由得边劝慰边苦笑。

「这里面绝对有什么名堂！对了！那家伙肯定是误解了露米雅你的和善态度，然后对你抱有什么不轨的企图！对，就是这样！一定没错的！露米雅，你听好了哦？在那家伙出现时绝对不能离开我身边哦！？那个家伙……要是敢对露米雅出手的话，这次我真的不会手下留情了……！」

就在此时。

「呵呵」

露米雅饶有意味地笑起来。

「……露米雅，怎么了？」

「嗯、那个、没想到希丝缇娜你会如此担心我呢」

「肯定会担心的吧，因为我们是家人啊！」

对于显露出像是生气般态度的希丝缇娜，露米雅嘟哝了一句。

「还记得三年前的事情吗？」

「三年前……是你刚来我家的那时候吧？怎么了？」

希丝缇娜不明白露米雅为何在这时突然说起这种陈年往事。

不过，露米雅却保持着那种怀念什么般的笑容，把话说了下去。

「那个时候的我们一直在吵架」

「那、那是因为……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你既没有骨气又任性，而且还很爱哭……那个、虽然没有体察到在被双亲舍弃后你当时的心情的我也有不对……」

希丝缇娜尴尬地挠着自己的脸颊。

「就在那时的某一天，有坏人把我当成了你给诱拐了吧」

「……听你这么一说，记得的确是有过那件事情呢」

「在我总算是平安归来后，希丝缇你一下子就上来抱住了我」

「……唔」

「那一天我们是抱在一起哭了一整晚呢。还互相说着些“对不起”啦“你没事太好了”之类的话」

「……………唔、那、那个是……呃……」

希丝缇娜难为情得脸蛋像是晚霞般绯红起来。

「回想起来，我和希丝缇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要好起来的呢」

露米雅向希丝缇娜报以温和的微笑。

但听到这里的希丝缇娜还是不明白露米雅为什么现在会突然旧事重提。

「……怎么会想起要说这种事呢？」

「最近我总是会想起以前的事情呢」

露米雅向希丝缇娜投以一个有些伤感的笑容。

「……这是为什么呢？」

被这么问道的希丝缇娜当然不会知道。对于露米雅是因什么契机而想起了三年前的事情，她是无从而知。但她唯独很清楚对于露米雅来说，三年前的记忆肯定是一段混杂了许多不幸的痛苦回忆。

所以——

「我们是家人哦」

希丝缇娜将自己发自内心的想法率直地说了出来。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苦恼起三年前的那段事情，不过无论何时我都会在露米雅你身边的。所以啊，那啥……」

对于一脸害羞语无伦次的希丝缇娜，露米雅露出和煦春风般的微笑这么说道。

「……谢谢你，希丝缇」

被黄昏的夕阳所映照的费吉托街边一角。

两个互相依偎的人影就这么笔直地向前延伸开去——

第一卷

第四章 日常生活的崩塌、过去的残滓

第二天。

「唔哦哦哦哦哦哦哦！？迟到了、要迟到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一条通往学园的道路上正展开着这副似曾相识的场景。

叫喊声的来源不必多说，正是格伦。

而且这次闹钟的时针并没有被调过，是货真价实的因睡过头导致的迟到。

「可恶！我都忘了那个人型全自动闹钟昨天起就出发去帝都了！」

格伦嘴里叼着面包、拼命蹬着双脚向前猛冲。

「话说为什么要特意在学院停课期间上课？所以我才不愿意工作啊！真烦，果然还是无业万岁！」

总之迟到的话很不妙，因为那样的话会有一个烦人的家伙蹦出来。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早到达学院。如果顺利的话说不定还能勉强赶上。

格伦沿着从他所寄居的瑟莉卡宅邸通向学院的道路一路狂奔。他横穿一条大道，穿过了好几条小胡同后又再次回到了大道上。

而就当抵达了那条作为通向学院的标志性十字路口时。

察觉到异常的格伦突然间停下脚步。

「……！？」

很不自然的是那里没有一个人。虽说是大清早，但这个时间段在这个路口至少会有一些往来的行人。可现在却是一片寂静连个人影都没有，甚至在周围感觉不到人的气息。这明显很不寻常。

「不对，说起来这是……」

没错了。在这周围的关键地方有感到些微的魔力痕迹。这是不让人靠近过来的清场结界。虽说这种结构只会在有限的时间里发挥功效，但对于精神防御力低下的一般市民来说，在结界的有效时间里都会无意识地避开以这个十字路口为中心的一带。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种玩意儿？）

太阳穴上产生了一种吡拉吡拉被灼烧的危机感。这种感觉自己已经一年没体验到了。

格伦集中注意力，警觉地探知周围。

接着。

「……你有什么事？」

格伦静静地用威压般的口气问道。

「出来吧。就算你想鬼鬼祟祟地躲在那里也没用了哦？」

格伦用针刺般的锐利视线看向十字路口的一角。

然后——

「嚯……暴露了吗？虽然听说只是个第三位阶的三流魔法师……哎呀哎呀，这不感觉相当敏锐嘛」

空间如海事蜃景般摇晃，然后一名男子像是渗出般从中现身而出。

这是一个有着显眼的褐色卷发、年龄不详的矮个男子。

「就先对能够识破我的魔法这一点称赞你一下吧。不过……你为什么看向那一边？我可是在这里哦？」

「……………没什么」

格伦尴尬地转过身重新面向出现在自己背后的男子。

「那啥，您到底是什么来历呢？」

「不不，我只是个不值得报上名字的小卒子罢了」

「那么如果没啥事的话能请你让开么？我现在可是在赶时间啊」

「哈哈，没事没事。没必要急着赶路哦？还请你能慢悠悠地走向目的地」

对于男子这番牛头不对马嘴的话语，格伦是露骨地皱起眉头。

「那个啊……我都说了没时间了吧？你到底听没听到啊？」

「所以我说没关系啊，因为你的目的地已经变更了」

「哈啊？」

「没错，你的最新去向是……黄泉路」

「——!？」

在格伦吃了一惊的那一瞬间，这个矮个男子开始咏唱起了咒语。

「《污秽吧・溃烂吧・——」

（惨、惨了——！？）

通过肌肤感受到那逐渐高涨起来的魔力的格伦全身上下一下子冒出大量冷汗。

让对方抢先了。虽说格伦并没有放松警惕，但他没想到对方居然会直接来硬的。而现在凭格伦那种三节式咏唱，哪怕是再高明的对抗咒语都来不及了。

（而且那个咒语是——）

那是各自有着致命威力的两个魔法的复合咒语。而且咒语还被压缩到了最为精简的程度。咒语的复合和精简，这可是超一流魔法师的证明。

「——给我消失吧」

这个矮个男子的咒语以三节形式完成了。

术式中所蕴藏的恐怖力量即将在此被解放出来——

被树木和铁栅栏所包围的魔法学院正门前正站着一对奇妙的二人组合。

其中一人怎么看都是那种大都市里小混混风格的男子。另一人则是身裹黑色外套、一副绅士模样的男子。和两手空空的那个混混不同，该男子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公文包。

「卡雷尔那家伙能顺利杀掉么？」

「肯定顺利。那个男人在解决目标这件事情上面有失手过吗？」

「喀喀喀，没呐。嘛、也就是说……」

「现在在那所学院的校舍里不存在任何讲师水准以上的魔法师」

「喀哈哈！也就是说有一大群可爱的小鸡们在那个班上叽叽叽

地叫唤着啊！来来来，让大哥哥我们来好好疼爱你们一番哦？」

「卡雷尔那家伙就不用管了。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要做」

这二人的言行装束给人以完全相反的印象，放平时想必会招来人们好奇的视线，但今天不知为何周围却一个人都没有。

「嗯一，莱克大哥，好像凭我们果然是进不去呀？」

小混混男子敲了敲设立在学院拱形正门前、乍一看什么都没有的透明墙壁，如此嘟哝道。这是一种结界，只要不是在学院里进行过登录、或者是得到许可的人员都无法进入其中。

「别闹了金。快点试试看那个男的送来的解锁咒语」

「好的好的」

就在这个时候。

「喂，你们是什么人？」

从设置在正门旁边的门卫室里走出一名守卫上来盘问两人。

「学院用地里设置着特殊的结界。除了和学院有关的人员以外都禁止入——」

这时，那名被称作金的小混混男子将手指抵在守卫的左胸低语了一句。

「《吧唧》」

那一瞬间，守卫的身体大幅颤抖了一下，然后这就是这个不幸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那啥，没错，就是这个呐」

金看都不看一眼像是被舍弃的人偶般倒伏在地上的守卫，从怀里取出一张符咒并朗读起写在上面的卢恩咒语。然后四周就响彻起像是玻璃般的硬质物体破碎的声音。

「哦哦一，和事先调查的一样嘛！的确名不虚传！」

确认那原本覆盖着正门的透明墙壁消失后，金像是个孩子般在原地又蹦又跳。

「哼。也就是说那个男人的工作做得很完美」

「嘛，毕竟花费了那么长时间呢。那我就要联系他了哦」

两人穿过正门侵入进了学园内。

金从怀里取出半块宝石放到耳边。

「行了行了，我们这边已经OK了，OK。可以把门关上了」

几秒钟后，从正门再次响起一阵金属声。那是包围学院的结界再度构筑完成的声音。

「那个男人还真是恐怖呐」

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莱克浮现出如寒冰般冷酷的笑容。

「好歹是帝国国家机关的魔导保安系统，居然能完美掌握到如此地步」

「那该算是一种信念了吧？嘿嘿，这座传闻中的魔法要塞这样也就颜面尽失了啊」

「那我们就开始吧」

二人抬头向魔法学院的正面看去。

左右两边如大鹏展翅般并列着两栋分馆的魔法院校舍主楼就屹立在那里。

「目标是在东楼二楼的二年二班教室」

「明白了明白了」

「……好慢！」

希丝缇娜手里紧紧攥着怀表怒火中烧着。

现在是十点五十五分。今天的上课开始时间预定应该是十点三十分。现在已经离开始上课过去了二十五分钟了。

但格伦却仍未出现在教室。也就是说他迟到了。

「那个家伙……最近因为上课上得都很棒所以稍微对他刮目相看点，可一下子又露出狐狸尾巴了，真是的！」

希丝缇娜混杂着焦躁地嘟囔道。

「但真是稀奇呢不是吗？格伦老师最近都没有迟到很努力的呀」

坐在旁边的露米雅也是不可思议地歪起了脑袋。

「那家伙该不会误以为今天是停课放假吧？」

「怎么会……就算是格伦老师也不会那样……的对吧？」

就连全面信任格伦的露米雅也无法坚决地加以否定。

「啊——啊，果然还是废柴到骨子里了……好，今天非得好好说他两句」

「啊哈哈。不是“今天非得”，而是“今天也”对吧？希丝缇」

「不要在意细节！」

希丝缇娜一脸不愉快地托着腮帮子环视四周。

这间教室原本是有许多空位子的，可现在却是坐得满满当当，甚至在教室后面还有许多来站着听课的学生。

「那家伙……最近可真的是大受欢迎啊」

「因为老师的课真的太好懂了。不光是我们这种学士生水平的内容，就连修士生那种高水准内容也说明得浅显易懂，而且其他的讲师都会干脆略过的地方也有好好地给我们说明其中的理论」

「哈啊……虽说听了那家伙的说明后的确连基本的知识点都能加深理解……不过总觉得没啥意思呢」

「呵呵」

只见露米雅正用一副像是什么都知道的面孔看向希丝缇娜微笑着。

「……露米雅，你是怎么了啊？」

「希丝缇你是看到格伦老师逐渐变得受欢迎后感到寂寞了吧？」

「什……你、你在说什么呀！？」

「因为呀，虽说是发牢骚，但一开始最先向老师搭话的人就是希丝缇吧？而现在大家都能很随意地和老师谈话了。你肯定是有种老师渐渐远去的感觉对吧？」

「那、那种家伙就算是再多的女孩子向他搭话也不关我的事情！露米雅，你该不会是误会什么了吧！？」

「咦？我可并没有说向老师搭话的人是女孩子呀？」

「咕——」

被摆了一道。希丝缇娜的表情不高兴地沉了下来。

虽然自己并没有把格伦当做那种对象来看待，但当初在班上和他搭过话的人就只有自己一个，而现在那家伙居然会这么受欢迎这的确让希丝缇娜感到不怎么有趣。而如果那些围在他周围的人是和自己一样的女孩子的话就更是如此了。少女的内心还真是复杂呀。

「你、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

「对啊。你从一开始就很中意格伦老师吧？你才是应该不想看到现在这种情况的吧？」

「我应该是……感到高兴、吧？」

「……哈？」

「大家能知道格伦老师其实是很厉害的……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

这完全是露米雅的真心话。她就好像是自己的事情那般，在看到周围的人群能够认同格伦后感到由衷的喜悦。

「……总觉得好像被我你之间的那种差距给闪到了呢……作为女人的包容力方面的」

「……？」

希丝缇娜用手掌捂着脸庞不停地叹息，而一旁则是不解地歪起脑袋的露米雅。

而就是这个时候，教室门被一把推开并有人走了进来。

「啊、老师你到底在想什么啊！？又迟到了哦！？真是的……诶？」

早就做好准备想要上前进行说教的希丝缇娜在看到走进来的人物后顿时发不出声来。

出现在眼前的并不是格伦，而是自己从没见过的一个小混混模样的男子和一个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

「啊—、就是这里吗—。哎呀，辛苦大家都在勤奋学习呀！加油吧年轻人！」

对于突然出现的这不明底细的二人，教室里的全体学生都开始吵杂起来。

「啊、你们的老师现在有其他事情要忙，所以我们就作为替代来这里了。多指教！」

「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正义感强烈的希丝缇娜从位子上站起来，走到这两人面前毫不胆怯地说道。

「这里是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外人可是禁止入内的哦？说到底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喂喂，要提问的话就给我按顺序一个一个来问哦？我可不像你们那样有学问呀！」

「……！」

希丝缇娜在这个小混混般的男子面前感觉步调都要被打乱了。她表情苦涩地沉默了下来。

「首先是关于我们的来历，应该就是所谓的恐怖分子吧？总之大哥哥我们就是向女王陛下找茬的吓人~的家伙哦」

「哈？」

「然后是进来这里的方法。我们是宰了那个超级弱鸡的可怜守卫，再搞掉那个麻烦的结界然后就进来了哦？听懂了没？OK？」

班上的嘈杂声顿时更加强烈了。

「别、别开玩笑！你给我认真回答！」

愤怒得肩膀颤抖的希丝缇娜大喊道。

「我可是认真回答的呐~」

小混混男子动作夸张滑稽地张开双手。

「在这所学院里担当守卫的人员都是接受过战斗训练的魔法师！可不会简单就输给你们这种人，而且这里的结界牢固到就连被称为超一流的魔法师都没办法打破的哦！？」

「啊—，是那样吗？那这座天下闻名的魔法学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真让人失望呀—」

「……你再摆出那种戏弄人的态度的话，我这边可是也有打算哦？」

「哎？啥？啥？怎样的打算？告诉我告诉我？」

「……！我要把你们打晕然后交给警官！如果不想那样的话就给我快点离开这所学院……」

「哎呀—，我们要被逮捕了吗！？不要嘛！」

希丝缇娜在看到这两人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后做出了觉悟。

「我可是警告过你们的哦？」

她提炼出魔力，用呼吸法和精神集中法来控制魔力・身体节律。

然后将指尖指向男子——咏唱出黑魔【伏特冲击】的咒语。

「《雷精之一一》」

「《滋咚》」

但那个小混混男子咏唱出的那句戏耍般的咒语的完成速度却是要压倒性得快。

希丝缇娜只看到这个男子的手指在一瞬间闪光了一下。

不过在同时，自己耳边响起一声空气被切开的声音，然后就传来背后的墙壁被什么东西给贯穿的轰响。

「……诶？」

「《滋咚》 《滋咚》 《滋咚》」

接着又是三次闪光。三条光线分别擦着希丝缇娜的脖子、腰部和肩膀飞闪而过。

「唔——」

丝毫动弹不得的希丝缇娜全身上下一下子冒出大量冷汗。

她战战兢兢地向后看去。只见背后的墙壁上被开了好几个硬币大小的开孔。能透过里面看到教室外面的风景，看起来是完全被贯穿了。

这骇人的贯穿力。看到这里希丝缇娜是自不必说，就连班上的同学们也都领悟到了这个男子所释放出的咒语的真面目。

「怎么可能……难道……刚、刚才的魔法是……【闪电枪钉

(Lightning-Pierce)】！？」

黑魔【闪电枪钉】。

那是一种向指向的对手射出一闪电光将其贯穿的军用攻性咒语。从动作上来看和【伏特冲击】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其中的威力、弹速、贯穿力和射程距离都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强到就连厚实的板金铠甲都能轻松射穿。术式中所蕴藏的电流量也不是【伏特冲击】能够比拟的，如果对方是毫无魔法耐性的普通人的话哪怕是轻轻擦到都会因触电而死亡。这是一种从外观上想象不出其恐怖之处的杀戮魔法。这个魔法在过去曾在战场上将弓箭、步枪甚至是铠甲的存在价值都给彻底剥夺。

「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危险的魔法……？」

希丝缇娜的双脚下意识地颤抖起来，然后膝盖一个虚脱一下子当场瘫坐在地。

「而、而且……居然能用那种缩减的一节式咏唱做到连续发动……」

只要是接受过魔法熏陶的人谁都能理解到，乍一看这个嬉皮笑脸的小混混刚才使出来的其实是需要建立在超绝魔法技巧上才能成立的术式。

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全都领悟到了自己是绝对赢不了这个男人的。和他之间的战斗力实在是差太多了。就算现在班上的全体学生齐心协力向他一起冲上去也只是白白送死。双方作为魔法师的力量差距就是相差到如此悬殊的地步。

「难道……你们、真的是……？」

「所—以我都说了我们是恐怖分子啊？这座学院已经被我们占领啦—，你们可是人质所以要乖乖听话哦—？啊、对了对了，有人想要反抗的话就趁现在快来哦？我会给个痛快的」

怎么可能有人反抗。【闪电枪钉】是军用魔法——也就是从属于军队的魔导士所使用的战争用魔法。能对抗军用魔法的就只有军用魔法，而在学生中不可能有人会使用军用魔法。毕竟向一介学士资格的学生教授军用魔法是被明令禁止的。在“魔法师”这个级别上，军用魔法对于这些不成熟的学生们来说杀伤能力实在是高过头了。

学士生所能习得的攻性咒语顶多也就是让对手昏厥的【伏特冲击】、致人眩晕的【闪光（Flash-Light）】和用阵风刮飞对方的【旋风】这种低杀伤力的魔法。

用那种初级魔法去对抗能用一节式咏唱发动黑魔【闪电枪钉】的对手，这就好比用水枪去和拿着手枪的人对射一样。希丝缇娜像现在还能好好活着……这一点只不过是这个小混混男子的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而恐慌也终于是姗姗来迟地降临到了这间教室里。

「唔、唔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在整间教室即将被卷入狂乱的漩涡之中的那一瞬间。

「吵死了，你们这帮小鬼给我闭嘴。当心我宰了你们哦？」

男子只是用手指向学生们一指加以恫吓，那份骚乱就在转眼间消失了。面对这个身负累累人命之人所释放出来的货真价实的杀气，对此从没体验过的学生们能做到的就只有沉默和瑟瑟发抖。

「哦—，好孩子好孩子。果然教室就应该是安安静静的呀—」

在这些动弹不得的学生们面前，这个小混混男子一个人开朗地哈哈大笑。

「然后呢，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作为好孩子的你们哦？」

男子环视着这些吓得低下头去的学生说道。

「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做露米雅酱的女孩子呢？是的话就举个手哦？或者有谁知道的话也来告诉我？」

班上顿时鸦雀无声一片寂静。

「……露米雅？」

「……为、为什么要找露米雅……？」

班上到处都响起那种压低声音的轻声交谈。

为什么会在这时提到露米雅的名字？班上的同学们对此困惑不已。

而为此有好几名学生下意识地转动视线看向一处。

「啊—，原来如此。露米雅酱就坐在这一片吧—？嗯~会是谁呢？」

眼尖地察觉到这点的小混混男子走到露米雅坐着的那片区域。

「你是露米雅酱吗？」

男子把脸凑近坐在露米雅身后两个位子处的小个子女生——琳的面前。

「不……不是我……」

「那你知道谁是露米雅酱吗？」

「我、我不知道……」

「哼嗯？……真的不知道吗？我可是很讨厌说谎的人的哦……？」

琳现在简直就像是一直被蛇给盯上的青蛙。她吓得泪流不止浑身颤抖。

希丝缇娜在此时悄悄向露米雅使了个眼色。因为如果不这么说的话，握紧拳头像像是已经做好了某种决心的露米雅看上去随时都会自己主动站起来承认的样子。

（不行，露米雅。肯定会被杀掉的）

（但是……！）

（听我话，你就这样不要动！）

仅通过视线和轻摇脑袋交流过后，希丝缇娜向不断颤抖的膝盖里注入力量站了起来。

「你、你们想对那个叫露米雅的孩子做什么？」

「嗯？」

小混混男子看到这个再次上来顶撞自己的少女后感兴趣地笑了笑。

「你认识露米雅酱么？还是说你就是露米娅酱呢？」

「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话很多啊」

男子那到目前为止的轻浮表情骤然一变，眼神变得宛如毒蛇那般冷酷。

「行，就从你开刀吧」

「……哎？」

男子毫不犹豫地用手指向希丝缇娜的脑袋——

「我是露米雅」

就在此时，露米雅站了起来。

男子听后停下了动作。

「嚯哦？」

他就像是对希丝缇娜失去了兴趣般转开视线，然后站到露米雅面前。

「……啊」

理解到自己刚刚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希丝缇娜再次瘫坐到地上。

「哦，你就是露米雅酱啊……嗯，其实一开始就知道了」

「哎？」

「我们肯定会做好事先调查的吧？所以第一眼就认出你了哦！」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我……」

「因为我打算如果露米雅酱你不自己主动承认的话，就将不相关的人一个个地给滋咚掉来玩，直到你自己站出来或者有谁说出来为止呀！」

露米雅在听到男子的这番话后顿时说不出话来。这个男的简直就是疯了。

「啊啊，不过放心吧，我已经没那兴趣了。因为既然露米娅酱你已经主动站出来了，我再那么做的话就会是单方面的虐杀了吧？到底是为了自保而出卖朋友、还是为了朋友而主动自报姓名……那种在夹

缝中犹豫不决的表情看着还真是让人愉快呀！所以你刚才做得还真是漂亮呢，露米娅酱。Fineplay！」

「你这个歪门邪道……！」

露米雅向这个啪叽啪叽拍手的男人投以平时绝对不会显露出来的充满愤怒的视线。

「玩闹就到此为止吧，金」

至此都保持着沉默的那个黑衣男子突然开口说道。

「接下来我要把这个女孩送到那个男人那里去。你就转为进行第二阶段的工作。这间教室里的人就交给你了」

「啊—真是的，真麻烦呐。我说啊莱克大哥，一定要给这些人全都套上【术法封印（Spell-Seal）】吗？没必要那么做吧，反正都是些杂鱼角色，就算一起攻过来也不是我的对手哦？不如说都已经完全萎掉了呀？」

被称作金的小混混男子睥睨着整间教室。

学生们都撇开目光避免和他对上视线。

「那是当初就定好的事情，给我按计划行事」

「好—吧好吧」

小混混男子嫌麻烦地搔了搔头。

「能劳驾你走一趟么？露米雅小姐」

黑色外套的男子——莱克傲慢地俯视着露米雅。

「我没有拒绝的权力对吧？」

露米雅保持着毅然的态度，笔直地瞪了回去。

「你能明白就好」

「……能让我和她稍微说两句话吗？」

露米雅看向瘫坐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希丝缇娜。

「好吧。但可别给我做什么奇怪的举动」

露米雅浑身感受着莱克那没有丝毫大意和破绽的锐利视线，走到希丝缇娜面前跪下身来和她对上了视线。

「……我去一下哦，希丝缇」

——不能去啊，露米雅。

希丝缇娜悲痛的叫喊也已经是不成声了，只能看见她微微动了下嘴角而已。

但即使这样露米雅也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我没事的。而且，老师……格伦老师一定会来救大家的」

不知为何露米雅向希丝缇娜如此宣告道。

——老师会来救我们？

希丝缇娜不明白为什么露米雅要在这时提到格伦的名字。

但看来露米雅是对此深信不疑的样子。

「所以……」

露米雅为了让希丝缇娜安下心来而向她伸出双手想要触摸其脸颊……就在这个时候。

「……别碰她」

伴随着像是能撕裂肌肤般的杀气，莱克用不知从哪里拿出来的长剑从背后抵在了露米雅的脖子上。

露米雅的双手在眼看就要碰到希丝缇娜脸颊的当口停了下来。希丝缇娜见状不禁喉咙咕咚咽了一声。

「……为什么要这么做？」

露米雅即使脖子被长剑抵着也没有露出惧色，而是静静地回问道。

「没有为什么。你别碰任何人，尤其是魔法师。不然我就当场把你的手给割下来」

「……事到如今我也不会反抗什么的」

露米雅不快地缩回双手，责难般地如此低语道。

莱克不作应答，只是努了努下巴。那是“话已经让你说完了，快跟我过来”的意思。

而对于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的露米雅，莱克是说出了一番令人绝望的话语。

「看起来你好像是对那个叫啥格伦·勒达斯的人抱有什么期待的样子……但劝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那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呐、莱克大哥。格伦老师指的是谁？」

金在听到莱克的发言后插话进来。

「就是负责这个班级的那个临时讲师的名字。这种事情你倒是给我记住」

「啊—，格伦啊？就是那个叫格伦的杂鱼角色呀，我想起来了。咯咯咯，格伦老师还真是运气不好呀」

经这么一说，露米雅想起刚才金有说过『老师现在有其他事情在忙』的那番话。

「你们……到底对格伦老师做了什么？」

「啊—，如果你是说那个格伦老师的话，已经被我们的同伴给宰掉了哦」

「什——」

「那人使用的可是名叫炼金·改【酸毒刺雨】的这种下作残忍的魔法哟。酸和毒，这两种明明只要有一种就能够一击必杀了，但却硬是要合在一起使用的那种有着低级趣味的变态家伙。那家伙解决掉的对象真是叫惨不忍睹，就连我也汗毛倒竖呀。现在在这座城镇的什么地方应该正因为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怪异尸体而闹得沸沸扬扬吧？」

「骗人……老、老师……」

「怎么会……」

格伦死了。在听到这个事实后，不仅是内心已经崩溃的希丝缇娜，就连至今为止都保持着坚强的露米雅也脸色惨白地露出绝望的神情。

「好了，跟我来吧」

莱克催促起露米雅。

露米雅抬起头来瞪向对方。

而她脸上那绝望的表情已经没了踪影。那是一幅坚信着格伦平安

无事的神情。

「……你这姑娘真是坚强」

莱克在稍微表示了佩服后就走出了教室。

露米雅做了一下深呼吸，然后像是做好了某种决心般跟了上去。

在通往学院的一个十字路口上正聚集着一大堆人。

人群正远远地围在某个东西的周围沸沸嚷嚷着。

「那个……真惨啊。警官还没来吗？」

「喂，发生什么事了？那家伙还活着吗？」

「……不知道……但就算还活着，对本人来说还是死了要来得痛快吧……」

「唔……这、这是有多么残忍……」

「不行了……残忍……这太残忍了……唔……我看不下去了……！」

「可恶……恶魔啊……着简直就是恶魔的行径……！」

在人群围观的正中心处。

那是一个全身被揍得青一块紫一块、然后不仅是被扒了个精光还被绑成龟甲缚、浑身上下被无微不至地画满那种充满露骨恶意的齷蹉涂鸦、而且屁股上插着一朵鲜花、裆部还贴着一张写着『金针菇』的纸片，就那样晕厥了过去的矮个子男子。

「啧——发生什么了！？这到底是怎么了！混蛋畜生！」

在魔法学院的正门前。

确认倒在地上的守卫已经断了气的格伦猛地砸了下地面。

「姑且算是学院相关人员的我居然会被结界排斥进不去……结界的设定被修改掉了。是哪个蠢货给我做出这种麻烦事情！」

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看起来是凶手所设置的清场结界发挥了功效，使得现在周围没有任何人。格伦选择先冷静下来整理一下状况。

「不……凶手的身份已经清楚了。是天之智慧研究会……那帮净不干好事的蠢货」

这是格伦在刚才将袭击自己的那个矮个男子反过来打倒击晕后，为了让对方出丑给自己泄愤而将他扒光时已经明白的事情。缠绕在短剑上的蛇的纹样——男子的胳膊上刺着那个可恶组织的纹章。

天之智慧研究会，那是活动在这个阿尔扎诺帝国里的最为古老的魔法结社的其中一个。只要是为了钻研魔法干什么都行、不管是付出多大的牺牲都能被原谅、不如说就该这么做、引领这个世界的应该是优秀的人类也就是从属于崇高的我等研究会的魔法师、除此以外的人全都是盲目跟随的愚者兼家畜——这个邪道魔法师集团就高举着这种陈腐的思想，然后一如其所陈述的那样展开着各种惨无人道的活动。这个最恶的恐怖集团，就因为那大幅背离常识的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经常上演和帝国政府之间以血洗血的争斗，堪称是魔法界最为黑暗的一面。

知道袭击自己的矮个男子是那个研究会的魔法师的格伦在将其打晕后，在对方身上施加了一系列可以说是过剩的无力化措施，包括用白魔【催眠音波（Sleep-Sound）】让其陷入沉睡、用黑魔【魔法束具（Magic-Rope）】所生成的魔力绳索把他的手脚绑起来、再用黑魔【术法封印】封印住对方使其无法发动魔法。就算对方是再怎么无可救药的恶徒，自己也不能将他一杀了之，所以最终选择在社会层面上将其抹杀。那绝对不是自己想泄愤而做过头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多亏了自己的那番处置，一时半会儿那个男人是没有任何力量了。警官在看到那个纹章后当场就会将他交给政府然后关

进班房里。所以没有问题。

「然后感到有种不祥的预感来学院一看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了」

眼前是被杀害的守卫和被封锁起来的学院。结合袭击自己的人是从属于天之智慧研究会的魔法师这一点来看，这怎么想都不会是偶然。很容易就能想到这两件事情里面必有关联。

也就是说，天之智慧研究会的人看准了今天学院里没有讲师水准以上的魔法师在而袭击了这里。

虽然学院里的一些地方部署着对抗入侵者用的守卫石像（Guardian・Golem），但既然魔导保安系统都已经落入敌人手里，那么想必那些也无法发挥什么功能了。

「但是……那些家伙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什么来袭击这所学院的？」

是收藏在图书馆地下书库里的魔导书吗？还是收藏在博物馆封印仓库里的魔道具或是魔导器呢？虽说那些的确都是贵重的物品，但事到如今会是天之智慧研究会这种等级的魔法结社想要来抢夺的东西吗？

「可恶……既然对方是那帮蠢货，那就不是镇上的警官能对付的对手……对与其对抗的就只有帝国宫廷魔导士团了。所以说瑟莉卡你这家伙快给我接起来啊！」

格伦现在正将半块宝石抵在耳边不断地向其中注入魔力。这个是和瑟莉卡进行直通会话的通讯用魔导器。但对面的瑟莉卡却丝毫没有应答的迹象。

「那家伙在干什么。该不会是在睡懒觉吧！？赖床可是作为社会一员最差劲的行为哦！？你太没作为负有责任之人的自觉性了啊，笨蛋！」

格伦粗暴地将宝石塞回了口袋里。

「那么……该怎么办呢」

他从怀里拿出一张符咒。这原本是袭击自己的那个矮个男子带着的东西，自己在扒光他时发现然后给顺了过来。顺带一提，正因为那人有这张符咒，所以格伦才不得不急着赶回学院来看看。

「这个恐怕是为了进入被封锁的结界内部的符契」

但从这里面术式的编排方式来看，这张符咒应该是消费附魔型的魔道具，也就是说只能一次性使用。只要使用这个进入学院内部后，直到抓住幕后黑手为止都无法从里面出来的吧。

自己是应该用这个独自一人闯进去吗——

「不……那太危险了」

也还不知道敌人的战力如何。从属于天之智慧研究会的魔法师，如果那是专精于战斗领域的人的话毫不夸张地说都是些一骑当千的怪物。冲到那种人的内部里只会是自杀行为。

那么该等着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的到来吗。

「……结果也就只能这么做了啊」

说穿了，如果没有这张一次性使用的符契，那么即使是帝国宫廷魔导士团也会为了冲进去而花费不少时间。不，最坏的情况说不定是到最后都无法解除结界。毕竟发明出这个结界的恐怕是一个宛如神灵附体般的超一流魔法师。

「不过……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赶来呢？」

现在马上冲到镇上的警官值班室里想办法说服死活不肯相信的懒散警官把他拽到现场让他明白情况，然后再向上头联络、上头再去办军队和魔导省方面的手续——时间上是越想就越感到绝望。

无法保证敌人在此期间不会危害到关在学院里面的学生。一般来说学生们的利用价值就是作为人质，但对手是那个无法用常识来衡量的天之智慧研究会的人。他们占领学院的的目的完全有可能是想把学生们当做什么仪式的活祭品来使用。虽说还是新手，但以几十个魔力丰富的年轻魔法师作为祭品的话想必是能召唤出相当强大的恶魔吧。就连上等品质的欧利哈钢也能炼制出来。这些都是那个极恶的邪道组织会满不在乎地做出来的事情。

「可恶……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果然刚才在揍晕那个蠢蛋前应该要先用下读心魔法么……嘛、也没有那种空闲，况且我这种程度的读心术也不会对那种等级的魔法师奏效」

总之，既然不知道敌人的目的，那格伦就没有应对的方法。

「不行了。果然不能轻举妄动。现在还是赶快去联系警官——」

就在格伦想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凭空穿出一条光之线。

「——！？ 」

看起来是从学院校舍内部贯穿墙壁而出的那根光线的正身是——

「居然是……【闪电枪钉】！？ 」

那不可能是学生释放出来的咒语。毫无疑问是敌人干的。不知是谁偏偏在学院内使出了那种恐怖的杀戮咒语。

隔了一小会儿后，又有三根【闪电枪钉】的闪光穿了出来。

如果那是向人员密集的空间里释放的话，现在肯定是已经死了十人左右吧。

「……………」

格伦向警官值班室方向刚迈出的脚停了下来。心跳顿时奇妙地剧烈起来。

学生们没事吧？刚才会是谁死了呢？急汗不断地向外冒出。

格伦并非和学生们有着特别深的感情。给他们上课也只是因为那是工作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爱向自己搭话，但也就只是那样而已。自己就连他们喜欢的食物都不知道一个，基本可以算是毫不相干的人。

但自己现在为什么会感到内心焦躁不堪呢。

而且奇怪的是，从刚才起就一直有两位少女的脸在脑海里不断闪现。就是自从自己作为临时讲师上任以来老是缠着自己的那个烦人二人组。

如果刚才那个咒语瞄准的是那两人中的某一个的话？

就像倒在旁边的这个可怜的守卫那样四肢瘫软像个废弃人偶般躺倒在地上的话？

之后自己站在那两人的遗体前面会作何感想呢？

「哼……和我没关系呢。还是向上头联系，这就是现在正确无比的最佳对策了」

格伦像是要挥开那割舍不下的情感般背朝学院跑了出去。

目的地是镇上的警官值班室。自己绝不会有迷茫。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找我这种人到底是有什么事呢？」

跟在莱克身后走在走廊上的露米雅用充满愤怒的声音问道。

「为什么……要找我呢？」

「这你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吧？露米雅……不，该说是艾露米娅娜公主」

「——！」

露米雅在听到对方如此称呼自己后瞬间停顿了下呼吸，不过立刻就恢复了冷静并静静地说道。

「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知道我的来历的。但事先声明我可是已经没有了作为公主的价值了哦？」

「这我知道。你原本应该是不能存在于这个世上的人。但由于现任女王艾丽西亚女王七世的温情而生活在了这里」

莱克淡淡地回答道后，回头越过肩膀用估价般的冰冷视线看向身后的露米雅。

「本不该活着的人却还活着。而由此你就有了利用价值」

「……！？ 」

「就算是你这种应该要被处理掉的受人忌讳的存在，只要由恰当的人物在恰当的机会使用的话就有可能动摇现在的王室和帝国政府的根基。而且……我们组织上面的干部们也对你个人的特性深感兴趣。放心吧，因为你很珍贵所以应该不会采取残酷手段的，顶多就是做成标本而已。这已经可以说是幸运了」

「怎么会——」

不禁涌起恶寒的露米雅抱紧了自己的肩膀。

对于这种脱离人类常识的意识差异她是从生理上感到厌恶。

「我已经明白你们这次是冲我来的。那么这和班上的其他人应该没有关系……请释放希丝缇娜……还有班上的其他同学们！」

「你果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听了我刚才的话后居然还会担心别人。果然是因为那份血统么」

莱克佩服地应答道。

「但很遗憾那做不到。虽说还不成熟，但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么多活蹦乱跳的年轻魔法师。我们有同伴想要将他们当做实验的材料」

「怎……怎么会这样……你们这样还算是人吗！？」

「人？你说什么蠢话。我们可是魔法师啊」

莱克仿佛是表示话题就此结束般自此闭上了嘴巴。

「老师……格伦老师……」

露米雅在胸口紧紧握住双手低声呢喃道格伦的名字。

「到了，快给我过来」

「呀啊！？」

被猛地一推的希丝缇娜摔倒在坚硬冰冷的地面上。

「你、你要干什么啊！？」

希丝缇娜的双手正被由黑魔【魔法束具】所生成的魔力绳索牢牢绑住，拜此所赐一旦倒下就无法顺利再站起来。

希丝缇娜就这么横躺在地上转动脑袋瞪向金——就是那个小混混风格的男子。金用一副舔舐般的眼神愉悦地俯视着像是一条毛毛虫般在地板上扭动的希丝缇娜。

在黑衣男子——莱克将露米雅带走之后，金给留在教室里的学生们全都用【魔法束具】给绑起来并施加上封住咒语发动的【术法封

印】魔法，以此来完全剥夺他们的力量。

这些作业完成后，金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将希丝缇娜带出教室，然后用魔法将整间教室上锁把那些学生们彻底关在了里面。

然后就威胁着无法抵抗的希丝缇娜把她带到了这间房间。

这里是魔法实验室。昨天这里好像有进行过结界构筑的实验。只见地上有一个用鸡血描绘出来的五芒星图案。希丝缇娜那躺倒在鲜血结界中心的模样简直就像是献用于恶魔崇拜仪式的活祭那样。

「把我带到这里来……到底想要对我做什么！？ 」

希丝缇娜就像是要强压住内心的不安和恐惧那般顶撞起金来。

「嗯？那还用说么？反正现在还有时间闲得慌，想要用你的身体来爽一下」

「什——」

「难得找到了你这种美人胚子啊。趁有空闲时不享用下就太浪费了吧？咯咯咯……」

希丝缇娜在听到这种就像是回答午餐预定般的直白回答而一瞬间说不出话来。虽然那措辞是粗俗不堪，但她可没有天真到不知道这番话里的意思。一股寒意顿时爬上她的后背。

「你、你……在说、什么……」

「哎呀—，对你这种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我可是挺喜欢的哦？也就是所谓的萝莉控？呀哈哈、这可是要被条子抓进去的呐—」

金不顾脸色惨白的希丝缇娜，一个人愉快的笑了起来。

「嗯—，但面对像你这样的女人发情当真算是萝莉控么？姑且你也已经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了吧？你怎么想？」

「别开玩笑！我、我可是菲伊贝鲁家的女儿哦！你要是敢对我下手的话……父亲大人可是不会放过你的！」

「唔哇——，好可怕——。但现在和那没关系呐。该说菲伊贝鲁家是啥？很了不起吗？」

「呀——」

毫不在意菲伊贝鲁这个名字的金将希丝缇娜按倒在地。

身体被绑住、魔法也被封印起来的希丝缇娜尽管气愤之极但却做不出任何抵抗。

现在的她毫无疑问就是被献给恶魔的活祭品。

「……随你便好了」

希丝缇娜用充满愤怒的声调静静地说道，同时瞪着按住自己的金。

「哦？」

「想要把我当成泄欲对象的话就随你便好了。但你给我记住。只有你……我一定要杀掉你。就算现在做不到……总有一天我会追到天涯海角来杀了你。我一定会洗刷这份屈辱……赌上菲伊贝鲁的名字」

「……………」

对于希丝缇娜那种像是死神之镰般锐利的眼神，金一时间像是被瞪地说不出话般沉默了下来。

「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他突然间开始爆笑起来。

「有、有什么、好笑的！？」

「呀哈哈哈哈！哎呀，因为啊——」

金边擦拭着眼角笑出的泪花边说道。

「其实呐，我认为就算玩弄像露米雅酱那种人也一点都不可爱啊」

「哈？」

希丝缇娜在听到这番文不对题的话后不禁困惑起来。

「露米娅酱乍一看是个柔弱女子，但那种人是随时都做好了觉悟的类型。像那样的人就算是承受再大的痛苦、受到再大的屈辱也绝对不会屈服。那真的就是至死不渝。这个我很清楚」

为什么他会知道那种事情呢？

希丝缇娜不想去问理由，因为就算问了可能得到的也只会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回答。

「但你却不同」

「你说、什么……！？」

「你乍一看很要强……可其实很脆弱。只不过是个带上假面具拼命掩饰自身软弱的毛孩子。我可是最喜欢搞坏像你这样外强中干的女人了啊。就好比上等的美酒如果不开盖的话只会让人不爽对吧？」

「——咕！」

对于这番过于羞辱人的话语，希丝缇娜顿时气血上涌。

「你意思是说我会屈服于你……？」

「是啊，会屈服的。而且多半还会意外地简单」





「别说笑了！我可是深感自豪的菲伊贝鲁家的——」

「行了行了，那么你会嘴硬到什么时候呢——？」

只听得吡啦一声，金毫不犹豫用手抓住希丝缇娜制服的胸口部分将其撕裂。希丝缇娜那包裹在白色内衣下的胸部和肌肤就这么露了出来。

「……哎？……啊」

希丝缇娜从喉咙深处挤出一声嘶哑的声音。肌肤暴露在寒冷的空气中，让她强烈感受到自己接下来即将迎接的事态。

致命的恐惧和厌恶感一点一滴、却也真真切切地在心中酝酿出来。

「……………唔、啊」

「咻——！虽然胸部有点谦虚但肌肤不是很漂亮嘛！唔哇、糟糕下面有反应了……哦呀？咋了——？怎么一下子不说话了啊——，这样我提不起兴致哦——？」

自己怎么可能输给他，怎么可能屈服。我可是深感自豪的菲伊贝鲁家的女儿。对魔法师来说肉体只不过是单纯的消耗品而已不是吗。希丝缇娜颤抖着嘴唇如此不断地劝说着自己。

但嘴巴却违背着那份理智擅自编织出正相反的话语。

「……那、那个……」

「嗯？说什么？」

「……请你……住手……」

在说出这句话的瞬间就已经回不了头了。对于接下来自己的身体将要被玷污的悲叹、对于自己那一直隐藏在内心的要把第一次献给自己喜欢之人的梦想即将迎来这种不讲理的结局，希丝缇娜是扑簌扑簌地滴落着大颗泪珠不断颤抖起身体。

「那、那个……拜托你了……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请住手……请原谅我……」

「呀哈哈哈哈哈哈——！你崩溃得太快了吧！唔哈哈哈哈哈哈！」

金在狂笑了一阵后，目光冷酷地俯视着在身下抽泣的希丝缇娜。

「不好意思这可做不到……都做到这里了怎么可能罢手啊」

「……不要……不要啊……父亲大人……母亲大人……救救我……谁来救救我……」

「唔咯咯、你可真棒呀！那我就不客气开动一啦！」

「不要……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金把手伸向拼命扭动身体的希丝缇娜的肌肤，而就在这个时候。

啪嗒。

实验室的房门发出一声不合时宜的声响被从外面打开了。

「哈？」

「……哎？」

一个男子就呆呆地站在外面。

是格伦。

「呃？」

格伦看到身体重叠在一起的两人后尴尬地挠了挠脸颊。

「抱歉，打扰你们了。请慢慢来……」

他这么说罢，慢慢地关上了房——

「别走啊你倒是快来救我啊——！？ 」

听到希丝缇娜如此叫喊的格伦一脸不情愿地叹着气再次打开房门走了进来。

「啊—，果然是这种事吗？是那种让人恶心的情节展开吗？我还以为肯定是你们两情相悦的那种“可恶现充给我爆炸吧”的展开啊……」

「那怎么可能啊——！？ 」

另一方面，对于格伦的出现大吃一惊的金则是立刻就回过神来从希丝缇娜的身上闪开，面朝格伦摆好了架势。

「谁啊你这混蛋！？ 」

「姑且是在这个学院里当讲师的人。作为老师姑且个忠告吧，你那行为姑且算是犯罪哦？就算你再怎么不受女人欢迎，这也太……」

格伦说了一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就像是在向不良学生说教那般。

（——糟了）

希丝缇娜想了起来。刚才因为是被逼得无可奈何自己才下意识向格伦求救的，但这个叫金的男人可是个拥有强大力量的魔法师。虽然

格伦作为讲师十分优秀，但他作为魔法师的力量却并非如此。

「吵死了！你这混蛋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

「喂、别把人家当成蟑螂看待啊。这对蟑螂很失礼吧！？ 」

「我哪有那么说！？ 再说你那种自虐思想算怎么回事！？ 」

如果格伦和金使用魔法战斗的话……毫无疑问格伦会被杀掉。他只会三节式咏唱，那根本就不可能和那个金的超高速一节式咏唱相抗衡。

「不、不行……！ 老师、你快逃！ 」

「你这家伙，一会儿说来救我一会说快逃的，到底是闹哪出？ 」

「别说了快逃！ 老师你是赢不了这家伙的！ 」

「已经太迟了啊！ 」

已经彻底恢复过来的金用手指指向格伦。

格伦的手也随之行动了起来——但已经迟了。

「《滋咚》！ 」

金的咒语在瞬间完成，从他的指尖迸发出的电光毫不留情地将格伦——

「……………哈？ 」

黑魔【闪电枪钉】并没有发动。

伴随着咒语的咏唱完毕，理应从指尖释放出来的电光却连个影子都没有。

「咕……《滋咚》！」

金再度咏唱了一遍咒语，而结果仍旧和刚才一样。

「这……这是怎么回事……嗯？」

此时，金注意到格伦的手上正拿着什么。

「是愚者的……阿卡那塔罗牌？」

那是总共由二十二张牌构成的大阿卡那塔罗牌的【0】号卡牌——愚者。

「你这混蛋……那是什么？」

「这是我的特制魔导器」

格伦将卡牌的图案展示给金并说道。

「经由读取转换为这个图案的魔法式，我可以发动某个魔法。那就是——以我为中心的一定效果领域范围内完全封杀魔法的发动」

「什……」

「可惜呐。不管你的咒语咏唱速度再怎么快已经一点用都没有了哦」

「魔法发动的……远程范围封印？」

的确是有着能否封印魔法发动的术式，这一点希丝缇娜他们也有学到过。那是被叫做黑魔【术法封印】的魔法。但那个是以附魔为前提，而且一定要直接把咒语写在对方的身上再赋予魔法效果，只有依照这种特殊的步骤才能起效果。在实战中可没有哪个魔法师会给对方这样的机会。

而与此相对的是，格伦说自己只要随便瞥一眼一张纸片就能完美

地封杀大范围内的魔法发动。

「别、别说蠢话了，那算什么！？我可没听说过有这种荒诞无稽的魔法啊！？」

「那是当然的吧。因为这可是我的固有魔法呐」

「你说固有魔法！？混蛋，你居然已经到达那种领域了吗！？」

在旁看着这一切的希丝缇娜伴随着战栗惊叹不已。

在魔法师之间进行的魔法战斗中如果能从远距离单方面封杀对方魔法的话，那这就是无敌的力量了。岂止是一边倒，就算格伦只会三节式的咒语咏唱，胜率也会是100%。不，既然是以这个固有魔法为前提去战斗的话，魔力效率低下的一节式咏唱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必要。

「咕……唔」

金理解到自己完全中了格伦的计，顿时淌下大颗汗珠。

不过。

「嘛、我也没法发动魔法就是了」

「哈？」

听到格伦突然间呢喃出来的话后，希丝缇娜和金都不禁瞪大了眼睛。

一股不可思议的沉默支配了现场长达整整数秒钟。

「哎呀，你看，我不也在这个魔法的效果范围之内么？毕竟这个是以我为中心展开的魔法呐」

「这、这——这有什么意义啊！？」

希丝缇娜也忍不住地吐了一句槽。

「呀哈哈哈哈——！？你是蠢货么！？魔法师居然连自己的魔法都封印起来，你打算怎么和我打！？」

「哈？呃……就算没有魔法也还有拳头吧？」

格伦边放松着脖子边说出一番不像是魔法师会说的奇怪话语。

「哈？拳头？」

「嗯，拳头」

然后突然间格伦以宛如爆炸般的速度动了起来。

瞬间他就缩短了和金的距离。由剃刀般锐利的切入动作中所释放出的左刺拳轻快地迎面击中金的面孔，然后紧接着是一记右直拳。

「咕啊啊啊啊！？ 」

这套电光石火般的连招打得金的身体直接飞出去撞在了墙壁上。

「哎？怎么可能……刚才的那是什么……」

希丝缇娜完全没有看清，她只是呆呆地看着格伦。

格伦侧着身，微微驼着背，双手的手背朝着对手微微转动着——摆出这种类似于古式拳击术般的架势。还边颠着步子边毫不大意地盯着金。

「混、混蛋——！」

爬起身来的金情绪失控地向格伦冲了过来。

但格伦却宛如要盖住金挥过来的拳头般顺势采取反击。

那举动像弹簧般柔韧，又像是巨浪般强而有力，然后又迅速异常。

「嘎——！？ 噗咕！？ 」

在自己的拳头再次嵌入金的脸上的同时，格伦灵敏地移动自身体重。他朝着金的侧腹深深地来上一击膝击后抓住他的胳膊和胸口朝脚下一扫，过肩摔式地把金给甩了出去。

「哇啊啊啊啊啊！」

再次猛撞在墙上的金发出惨叫声。

「嗯~果然是生疏了呐~。毕竟好久没用了呐~」

作为当事人的格伦嘎巴嘎巴地弄响着手指慵懒地如此低语道。

「混、混蛋……」

冒着鼻血的金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哎呀？ 你很吃惊吗？ 其实我以前在附近的道场里有稍微练过点拳击……」

「说、说什么笑话！ 虽然加入了奇怪的编排，但刚才的那个是货真价实的帝国式军队格斗术吧！？ 而且还是相当了得的达人……你这混蛋到底是什么人！？ 」

「我叫格伦·勒达斯。是个临时讲师」

听到这话的金像是见到幽灵般睁大双眼。

「什么……你说你是格伦……！？ 难道卡雷尔那家伙失败了吗！？ 开玩笑的吧……！？ 他那种等级的魔法师居然会……！？ 」

但这也并非是不可能。这个叫格伦的男人是会用出封印包含自己

在内的周围一带所有魔法的这种正常魔法师绝不会想得到的荒唐事情。他那格斗术的异常熟练程度恐怕也是以这个封印魔法为前提下和魔法师战斗使用的吧。在这个男人面前，越是纯粹的魔法师就越会变成无力的存在。

「可恶！开玩笑，给我开什么玩笑啊！魔法师居然要凭肉搏战来决出雌雄！？你这混蛋难道就没有作为魔法师的自尊吗！？」

「你就那么讨厌被魔法以外的方法打倒吗？哎呀真拿你没办法反呐。那么接下来要向你打出的这一击是名叫【魔法铁拳Magical☆Punch】的传说中的那种超魔法？之类的东西。就在刚才我开窍了」

「哈？」

格伦举起拳头朝着目瞪口呆的金猛冲了上去。

「魔法铁拳——」

「唔、哦哦哦！？」

看到格伦那收紧的拳头，金双臂交叉着护住自己的脸。

「Magical☆Puuuuunch！」

格伦顺势抡起右脚，穿过那防御的缝隙使出一记旋风般的上段回旋踢击中金的头部侧面。

「咕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被猛烈踢中的金夸张地滚倒在地上。

「我来说明一下吧。【魔法铁拳Magical☆Punch】是用那种我也不清楚的魔法力量，使我能够使出据说有两倍于拳头、能够和踢腿相匹敌的威力，总之就是非常厉害的魔法之拳」

「不如说……你那个不是拳头、实际上就是用踢……的吧……」

「哼、总觉得那就是Magical啦」

「可恶……本大爷我……！居然会……被这种无赖给……！嘎哈……」

金的意识在这句话的最后就完全沉入了黑暗之中。

希丝缇娜在此时对他感到了那么一丝同情。

第一卷

第五章 愚者和黑之死神

「那么这就行了」

格伦边警惕地防范着晕过去的金边等自己的范围封印魔法失效后用【魔法束具】将他的手脚绑起来、再施加上【术法封印】的附魔、还加上了一道【催眠音波】。然后把他给扒个精光绑成龟甲缚，在全身画上凄惨的涂鸦、最后在裆部贴上了一张写有『无能』的纸片。

「呼，这下他就完全没力量了。哎呀哎呀就因为这么麻烦所以魔法师俘虏才很棘手呐」

就在希丝缇娜心里想着也没必要做到这种份上的时候，她的肩膀上哗啦一声被披上了一条男用衬衫。

「老师……？」

她回头一看，只见一副无袖背心着装的格伦正把视线别向一边以免看到自己那不成体统的模样。

「刚才很害怕吧。有受伤吗？」

「我没事的……因为老师来救我了」

「是吗，还好赶上了。现在我就帮你解开【魔法束具】」

格伦咏唱出【封印解咒（Dispel-Force）】的咒语，解除了施加在希丝缇娜身上的【魔法束具】和【术法封印】的附魔效果。

双手恢复自由的希丝缇娜穿上格伦的衬衫并系上纽扣。

期间格伦都没有看她一眼。

「老、老师……你刚才……」

忍受不住这份微妙沉默的希丝缇娜向格伦搭话。

「什么都别问。拜托了」

格伦则是尴尬地加以拒绝。

「我没有教人的资格……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啊。因为我的双手已经脏得没那资格了……」

「不、不是这个。那个……你的裤子掉下来了哦？」

「哦哦哦！？」

看来是最后的那下回旋踢让皮带扣子松开了。只见格伦的裤子不知不觉间已经掉到了膝盖下面，里面穿着的内裤完全露在了外面。

「啊啊，真是的可恶！所以我才讨厌便宜货一！」

「老师你还真是懒散呢……」

在格伦那种慌慌张张提起裤子的蠢样面前，希丝缇娜也只能是无语了。

「但是……还能活着真是太好了……」

「嗯？你说什么了吗？」

「没什么」

希丝缇娜好像是很不开心似的蹙扭一下转过脸去。

「……？嘛算了。总之先把状况告诉我，白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啊……好的……」

希丝缇娜向格伦就这一连串事情进行了说明。首先是两个自称是恐怖分子的魔法师突然间闯进教室，然后再把学生们拘禁在教室里面。格伦暂且是对学生中没有出现牺牲者松了一口气。不过——

「露米雅被带走了？」

「……是的」

希丝缇娜悔恨且悲伤地垂下眼帘。

「为什么会是她？」

「不知道」

「是吗……但这样的话果然是我太着急了吗？」

「老师？」

「啊——不，抱歉。是我自言自语。毕竟你也得救了，就当是判断正确了吧」

就在此时。

四周响起金属相互撞击般的尖锐共鸣声。

就在希丝缇娜寻找声音源头而身体僵硬时，眉间皱起来的格伦从口袋里拿出半块宝石抵在耳边。

「喂、瑟莉卡！？太慢了啊！你这混蛋刚才在干什么啊！」

『抱歉。刚才正好在演讲中。我把接收功能关闭了』

从宝石里传出现在应该是身在距离费吉托遥远距离开外的帝都里的瑟莉卡的声音。

「这边可是出大事了啊！？ 」

『……发生了什么事了？』

宝石那边瑟莉卡的声音随之僵硬起来。

「啊啊，事情是这样……」

……………。

……。

『这是真的吗？』

「谁会开这种一点都不有趣的玩笑啊」

格伦搔着脑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总之凶手是天之智慧研究会。他们现在掌握了结界，把学院完全封锁起来了。人员也已经彻底无法进出了。被抓为人质的学生大概有五十人左右，都被采取了无力化措施后关在了教室里面。而其中一人我已经保护了起来，另一人则好像被带去了幕后操纵者那里」

『天之智慧研究会吗……没想到居然会是那帮净不干好事毫无人性的家伙来了啊……』

「目前确认到的敌方战力有三人，未确认的有一人以上。在已经确认到的敌人当中有两人已经被我摆平了，但剩下的那一个恐怕很不妙。从各种情况分析那人估计不会比之前的二人弱」

『用你的固有魔法【愚者的世界】也行不通吗？』

「我的固有魔法一定要用得出其不意才行。敌人应该也没有蠢到让我轻易使出第三次」

『也是呐』

「那么最后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也知道这座学院的魔导保安系统的水准是有多么高。但从现在居然会被如此完美地掌握的这一点来看……学院内部可是有叛徒在哦」

『啊啊，我也这么认为』

「呐、瑟莉卡。你那边有没有哪个教授或者讲师不自然地消失了踪影么？特别是教授水准的人、或者是有着相当于那种能力的讲师」

『不知道。在会场我们不是集体行动的。我不可能马上确认这件事情』

「啧……那就快去向学院上头说明情况然后给我确认！然后再赶快安排让帝国宫廷魔导士团出动！」

『不行啊。就像你也知道的那样，魔法学院总之就是个牵涉到各政府机关的面子和相互争夺势力范围的魔窟。就算叫了魔导士团……也不可能迅速行动起来的』

「你蠢啊，开什么玩笑！？这个牵涉到学生们的性命啊！？用你的权限去搞定呀！？」

『现在我只是一介市井魔术师而已。人如果能够随意行使过去职务的权限的话，那么国家可是要搞得一团糟哦』

「那么你给我快点回来！学院里是有传送法阵的吧！？」

『冷静一点。会如此周全地把结界掌握的家伙会让学院里的传送法阵还保有功能吗？是我的话可是会在一开始就破坏掉的哦？嘛、我会去试试看的，但不要期待就是了』

「唔……」

经她这么一说也的确如此。传送法阵对于远距离传送魔法来说既是入口也是出口。如果连接着帝都 and 学院的传送法阵仍旧有效的話，

那这里就会被人从帝都方面入侵进来。率先破坏攻占据点的传送法阵可是死守型恐怖行动的定式。

格伦尴尬地捂着脑袋叹了口气。

「……抱歉。刚才是我冲动了」

『人的本质果然是变不了的呐，你还是以前的那个你哦。总之我这边会抓紧采取对策。你不要勉强，就和保护下来的那个学生一起藏在安全的地方吧』

「啊啊，知道了」

『那么就先挂了哦。……可别死了哦？』

「……谁要死在这种地方啊」

格伦解除通信魔法，将宝石塞回口袋里。

「……嗯？怎么了？」

察觉到希丝缇娜视线的格伦向她问道。

「不……那个……有点意外……」

「哈啊？」

「我还以为……老师会是更加冷酷的那种人……」

格伦像是无所谓似的别过视线。

「那个……刚才的人……是阿尔弗涅亚教授、对吧？」

「是啊」

「看上去能叫来救兵吗？」

「听了刚才那番话后你认为呢？」

希丝缇娜随之消沉地垂下肩膀低下头。

最终她像是做出了某种决心般抬起头，转身想要走出房间。

「喂、白猫，你想要去哪里？」

格伦见状赶紧拉住她的胳膊。

「我要去救露米雅」

「别干蠢事，你想要白白送死吗？」

「可是……可是、露米雅是……为了保护我才……」

「凭你一个人能做得了什么啊？你自己也很清楚吧？给我老实一点」

「但是……但是……！」

「给我老实一点！」

格伦不容分说地撂下一句狠话。

而接着希丝缇娜的肩膀就开始逐渐颤抖起来。地面上响起水滴滴落的声音。

「但是……我很懊悔……因为……」

「呃、喂……白猫……？」

「因为……呜……呜呜……呜哇啊啊啊啊……」

至今都压抑着的各种感情以这一时的安心为契机全都爆发了出

来。希丝缇娜在目瞪口呆的格伦面前肿着眼睛像是个孩子般嚎啕大哭起来。

「老师说的果然是对的！魔法什么的果然不是正经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因为有这种东西在露米雅才会……露米雅才会……呜呜……呜呜……」

「……别哭了，笨蛋」

格伦把手温柔地搭在希丝缇娜的头上。

「老师……？」

「既然现在魔法是实际存在的东西，那么希望它不存在就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去思考该采取什么对策……你的挚友是这么说的哦，我只不过是现学现卖。哎一呀哎呀，看来我的思考也停滞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该不会是上年纪了吧？」

说着这话的格伦脸上正浮现着温和的表情，让人完全想象不出他平时的那种慵懒和爱挖苦人的性格。看到格伦这张令人意外的脸后希丝缇娜不禁困惑起来。

「露米雅那家伙好像就是为了不要发生现在这样的事件才想在将来站上能够引领魔法界的立场。听起来很蠢对吧？但那实在是很高尚」

「她……是这样想的？」

「是啊，所以怎么能让她死掉……怎么会让她死掉啊」

这么说道的格伦的眼里闪烁着某种决意。

「我去解决。就认定敌人还有两人，然后我去暗杀他们。只有这么做了」

暗杀。这个时候，希丝缇娜对能够平淡地说出这个词语的格伦感

到背脊冰冷般的恐惧。但在此之上感到更多的是那份忧伤。因为虽然格伦那冷彻的眼瞳里有着杀人的觉悟……但看上去却是那么地悲伤。

「哼哈、哈哈哈哈哈……」

突然间房里想起干瘪的笑声。

「……暗杀、吗。咯咯咯，没想到你能那么轻易地说出这个词……原本就认为你不是个普通人了……什么啊，原来你也是我们这边的人啊……哼哈哈……」

只见躺倒在地上的金已经恢复了意识。看来【催眠音波】的效力还是太弱了。格伦喷着舌头瞥了一眼金。

「我不否认。归根结底我也是个卑鄙小人」

「嚯？那你不来杀我吗？还是说在自己可爱的学生面前下不了手呢？」

「别把老师和你们混为一谈！」

对金的这番让人不愉快的话语再也听不下去的希丝缇娜愤怒地叫喊道。

「老师和你们不一样！老师和把人当做垃圾般毫不犹豫地杀掉的你们是一——」

「哼哈哈！你对那家伙到底了解多少？他是最近刚来到这里的临时讲师吧？」

「那、那是……」

希丝缇娜不禁语塞。的确，自己只知道近二十天以来的格伦。对他的印象只是“阿尔弗涅亚教授带来的谜一般的讲师”。对于格伦过去曾做过些什么自己是一无所知。

「我在此断言。那家伙绝对不是个正经家伙。他已经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就和我们一样是个异端分子。他就是这样的人，露出的眼神也是那样。我可是很清楚的哦」

希丝缇娜是多么希望格伦能在此时说句话加以否定。

但他却什么话都没说。那是无限接近于肯定的沉默。

就在此时，房内突然间响起魔力共鸣的声音，然后格伦他们四周的空间马上就像波纹般摇曳起来。

「什么——！？ 」

从那摇曳着的波纹中出现了无数的“什么东西”。

那是一大群骸骨。他们有着双脚站立于地上，手上则武装着长剑和盾牌。数量有十几具。不，那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当中——

「你终于来啦！nice！莱克大哥！」

金发出欢呼声。

格伦和希丝缇娜在转瞬间就被大量骸骨群给包围了。

「老、老师……这些是——」

「混蛋，居然是骸骨人偶（Bone・Golem）吗！？而且这些家伙是用炼金术以龙牙为素材生成的高级货啊！？出手还真是阔绰啊、喂！？ 」

召唤术【同伴召集（Call・Familiar）】。那原本是一个呼唤和小型动物差不多体型的使魔来进行使役的召唤魔法基本术式，但这个施术者却能做到将自己制作的人偶当做使魔、并且还能做到远距离连续召唤的这种难度高到恐怖的事情。而且出现在格伦他们面前的这些人偶使用的素材是龙牙。所以它们有着惊人的膂力、运动能力、结实的身体、以及三属耐性。是普通的战士或者魔法师根本无法应对的危

险对手。

「话说这多重发动的数量是在开什么玩笑啊！？这可不是人能做到的啊！？」

现在没时间让人去感叹施术者那卓越的技量。

一具骸骨人偶挥起长剑袭向了希丝缇娜。

「呀啊！？」

「给我退下！」

格伦赶紧挡在前面。他用左手手背打在剑身上将其弹开，用尽全身的弹力向人偶的头部全力打出一记右直拳——然而。

「啧、好硬！？」

那一击多少打得这具人偶向后退了一些，但仅止于此。人偶身上甚至连一丝裂纹都没有。

稳住身体姿势的骸骨人偶再次挥剑冲了上来——

「这些家伙牛奶喝太多了吧混账东西！？给我去喝点汽水啊！」

物理层面的干涉几乎无法给用龙牙制作出来的人偶造成损伤。拳头这种打击攻击是自不用提，就连被称为是攻性咒语基本三属性的炎热、冷气和电击对其也没有效果。

想要打倒这些人偶的话，就必须使用更为直接的魔力干涉才行。

（得用【武器附魔（Weapon・Enchant）】！可恶、能赶得上吗！？）

只会三节式咏唱在这种时候就成为短板了。这会让瞬间的应对变得非常困难。

格伦做好了挨上两刀的觉悟打算咏唱咒语。

「《光耀其剑》！」

希丝缇娜瞬间咏唱完一节咒语完成了黑魔【武器附魔】。

格伦的双拳瞬间泛起白光，代表上面被赋上了魔力。

「老师！」

「抱歉，帮大忙了！」

到着谢的格伦迅速踏出步子。

出拳三闪。从正面以及左右两边冲上来的三具人偶的脑袋这次终于被粉碎了。

「《伟大之风啊》！」

希丝缇娜紧接着咏唱出黑魔【旋风】的咒语。

一股猛烈的阵风将堵塞在门口的人偶们连同房门一起刮飞了出去。

虽然无法给它们造成任何损伤，但这下就打通了通向外面的道路。

「干得好！跑起来，白猫！」

「好、好的！」

希丝缇娜沿着这条通道跑向实验室外面。

而左右两边的骸骨人偶立马就向她围了上来。

「休想碍事！」

跟在希丝缇娜身后的格伦拳打脚踢地将他们击倒摆平在地。

好不容易是成功逃到了房间外面。

接着两人是毫不停顿地在走廊上猛冲起来。

「老师、我们要逃到哪里去！？ 」

「天知道！？ 」

此时。

「哇呀啊啊啊——！？ 」

从背后传来惨叫声。

「等、等等！？ 为、为什么连我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响起好几声坚硬锐器刺穿柔软物体的声音，同时伴随着凄惨的挣扎叫喊声。希丝缇娜脸色惨白地捂住了嘴巴。

「我们既没有救他的道义，也没有那个工夫」

格伦就仿佛在说给自己听那般冷淡地如此说道。

「而且那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它们要来了」

像是在把金给收拾掉后，那些人偶们追着两人成群结队地从房里涌了出来——

「——呼！」

格伦右直拳一闪。

挡在前面的骸骨人偶的脑袋应声粉碎。

「《伟大之风啊》！」

希丝缇娜咏唱出咒语【旋风】。

从她双手间刮出的阵风将从背后逼近上来的人偶们吹散出去。

「来这边！」

「好的！」

两人抵达走廊尽头后紧接着跑上楼梯。

骸骨人偶的大军紧追不放地跟在他们后面。

「可恶，这样没完没了啊……」

敌人的数量太多了，凭格伦那得到魔力强化的拳头不可能应付得过来。希丝缇娜所掌握的魔法虽然能争取到一些时间但却无法成为决定性的一击。

所以现在说什么都要不断地逃跑。

而希丝缇娜的魔力也不是无穷无尽的。从刚才起她就一直在不停地使用着魔法。虽然没有显露在表情上但肯定消耗得相当剧烈。从魔法适性评估结果来看她的魔力容量天生就很出类拔萃，但连续使用还是会很辛苦吧。

「老师！人偶从分类上来说算是魔法生物对吧！？」

跟在格伦后面的希丝缇娜气喘吁吁地说道。

「用老师的那个固有魔法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没辙！」

格伦当即作答。

「我的【愚者的世界】只能够封住魔法的发动本身！对于已经发动完毕作为现象构筑起来的魔法是毫无意义的！就好比我們身后的那些家伙们！」

格伦恨恨地看了一眼追在身后的那些骸骨人偶。

「想要解决它们的话不如说该用【封印解咒】——也就是魔力相杀抵消的魔法」

「那个魔法的话我会使用！要我来试试看吗！？」

「呃！？你居然会吗！？那可是相当高等级的咒语哦！？」

「是的。虽然我不是在学院里而是从父亲大人那里学来的……」

「你还真是优秀呐……不过那是没用的。别想了」

「为什么啊！？」

「就算你驱散了那个魔法，它们也只不过是回到龙牙……也就是原始素材的状态。只要施术者往里面注入魔力就能再次变回人偶袭击我们。也就是说你那样做只会白白浪费魔力」

「——！？」

「况且行使【封印解咒】时所需要的魔力量是和施法对象所蕴藏的魔力量是成正比的。如果你用【封印解咒】去一个个解决那些内嵌魔力增幅回路以实现半自律行动的家伙的话魔力可是会在瞬间枯竭的哦？而现在你的魔法支援对我是十分必要的」

「那么就由魔力还比较充裕的老师你来施展【封印解咒】——」

「我来做的话就更加没用了。咏唱完一大段咒语并且消耗掉大量的魔力后也只能把敌人的数量暂时减少一两个的话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用受到魔力强化的这双拳头要来得干净利落。而且在防止素材被再次利用的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呐！」

「但是、这样下去的话——」

二人爬完楼梯，再次回到了走廊上。

「老师！？前面是——」

「啊啊、到尽头了呐」

就如同希丝缇娜推断的那样，这条笔直向前延伸的走廊尽头是个死胡同。

「要、要怎么办啊！？」

「我在这里挡住它们。你先到最里面去……然后即兴改写个咒语出来」

「哎！？」

「要改写的魔法就是你擅长的【旋风】。改写成威力降低、能在大范围内起作用、然后持续时间延长，同时小节结构尽可能控制在三节以内。完成后给我打个信号，之后我会想办法的」

「但、但是……」

希丝缇娜不安地抬头看着跑在自己身边的格伦的侧脸。

「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那种高难度的事情……」

「不要紧的」

格伦的回话里充满着某种自信。

「虽然你很傲慢，但的确很优秀。虽然很傲慢呐」

「请不要强调傲慢这个词！」

「如果你能够理解我最近教授的那些内容的话就应该能够做得到。不如说一定要给我做到。做不到的话我就扣你的学分」

「太、太不讲理了……」

不过，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格伦还是平时的那种调调，所以希丝缇娜的紧张也得到了稍许缓解。至于格伦究竟是看准了这一点才这么做的还是当真这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明白了。我试试看」

「好、那你就先去吧！」

「好的！」

格伦停下脚步转过身，正面迎接那些冲过来的骸骨人偶大群。

而希丝缇娜就抛下格伦继续往前跑去。

「噢噢噢噢——！」

格伦打出的拳击粉碎了最前面的那具骸骨人偶。

人偶们以怒涛般的势头袭向格伦。

（行得通。从刚才那个小混混男最先受到攻击的这点已经预想到了，这些家伙只能接受优先袭击离自己近的目标的这种单纯命令。那么只要我活着坚守在这里的话，那个白猫女就不会有危险。肉盾有我一个就足够了）

格伦边慢慢后退边用身体动作来回避人偶们朝自己挥下的无数剑

击。

然后在瞅准那些攻击的空隙打出拳头来一个个地破坏这些人偶。

但终究是寡不敌众。他还是不能完全躲开那些没能打倒的骸骨人偶所挥下的刀刃，身体渐渐地被砍出了伤口。

（啧……要把动作控制在最小限度，只去避免会造成致命伤和行动瘫痪的攻击……要尽可能延长拖在这里的时间……就看你的了啊，白猫）

抵达走廊最深处的希丝缇娜在调整呼吸的同时立刻就在脑海里回想出黑魔【旋风】的魔法式和咒语并着手改写起来。

在走廊的另一端前方是格伦那英勇奋战的身影。

「《风——寂静——》不对。这样的话威力会——《风暴——奔放起》——」

通过使用格伦教过的魔法语法和魔法公式，希丝缇娜在脑海中演算着这些卢恩语会引发的深层意识受到改变的结果，一点点地向着想要达到的咒语不断靠近。

另一方面，眼前的格伦正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地被砍伤着。每当半空中飞舞起一点鲜红，希丝缇娜的胸中感到一阵焦躁不安。每一次格伦因没能成功躲闪而眼看着就要失去平衡时就会感到一阵揪心般的疼痛。那实在不是能坚持很长时间的样子。对于这份压在双肩上的重压，希丝缇娜都忍不住想要抱头当场蹲下。

「《阻碍之风——抗拒之风——风之壁》？要想延长持续时间的话——」

即使如此格伦也没有转身逃跑。他现在正为了尽可能拖延时间而忽左忽右地移动身体持续应付着敌人的猛攻。

希丝缇娜察觉到了。那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战斗方式如果不是基

于对自己的充分信任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就算一开口蹦出的全是讥讽和令人讨厌的话语，但格伦还是信赖着自己的。

面对这种绝望场景仍旧坚持战斗的格伦的身姿给予了希丝缇娜勇气。

自己决不能背叛那份信赖。

「咏唱速度降低到二十二……再把情绪紧张度设定为四十五的话……」

名叫希丝缇娜的这个人并不坚强。她只不过一直是为了让自己能配得上名门这个牌子才装出逞强的态度，但其实是比谁都要懦弱胆小。这一点希丝缇娜自己也很清楚。

（只要现在就行……请赐予我在敌人面前一步都没有退缩的露米雅那样的坚强……像老师那样的坚强吧……！）

露米雅也好格伦也罢，他们都救了自己。要是没有那两人的话自己是无法像这样站在这里的。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已经精神崩溃了。

（所以——这一次是我伸出援手的时候了！）

最后希丝缇娜完美地控制住了自己那因焦躁和恐惧而即将陷入恐慌的脆弱内心。

终于——

伴随着啪地灵光一闪，她挑选出了最后的一个卢恩词语完成了咒语的改写工作。

「老师，我完成了！」

在希丝缇娜大声叫喊道的瞬间，格伦就像是早已恭候多时般地调转身子向着希丝缇娜这边跑了起来。

当然，那些骸骨人偶的大军也紧随其后地追了上来。

「是几节式的咏唱！？ 」

「三节！ 」

「好！看到我给的信号后就开始咏唱！给这些家伙们来个大的！ 」

格伦向着这里撒腿狂奔。

人偶们在后面紧追不舍。

「就是现在，上吧！ 」

「《阻碍之障壁・——」

格伦和希丝缇娜之间的距离不断在缩短着。

「《风暴之墙啊・——」



彼此间的距离还有十步——五步——三步——

「——给与其下肢以安宁吧》——！」

格伦猛地一跳翻滚着从希丝缇娜的身旁通过。

在那瞬间咒语咏唱完毕。从希丝缇娜的双手上产生出一股爆炸性的狂风。那并非像是【旋风】那种集中在局部区域的阵风，而是能塞满整个走廊的那种在大范围内刮起的具有指向性的风暴。

如果要给其命名的话，就是黑魔改【风暴之墙（Storm・Wall）】。以希丝缇娜为起点向着走廊远端吹拂的这面风之障壁将袭来的人偶们的前进速度大幅地降低了下来。

然而——

「不、不行……完全阻止不了它们的前进……对不起、老师……！」

应该是即兴的改编导致威力并不充足。眼看着人偶们还是迎着这股气流一点点地靠近过来。它们来到这里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对此希丝缇娜是急得直流冷汗。

「不，你做得很好。帮大忙了」

但喘着粗气的格伦却站起身来这么说道。

他乒地一下用拇指把一小片结晶状物体高高弹起，然后左手一挥将其在下落过程中一把抓住。

接着格伦把右掌啪地合在紧握那枚结晶的左拳上面。

「接下来的这个魔法不是能在三心二意的情况下使出来的呢……你就那样给我坚持一会儿」

隔了一个呼吸后，格伦闭上眼睛开始咏唱起咒语。

「《吾乃斩获神明之人・——……》」

缓慢地咏唱着。

「《吾乃知晓始源开创与终结之人・——……》」

分外缓慢地咏唱着。

格伦提炼出魔力，集中起意识，一字一句地编织出咒语。

随着咒语被逐渐咏唱出来，以他的左拳为中心形成了三个在纵向、横向、以及水平方向上相互咬合的圆环形法阵，并且各自慢慢提高着速度旋转起来。

「……哎？骗人的吧……？」

希丝缇娜察觉出了格伦正在咏唱的这个咒语的真身。

「那、那个术式是……」

「《其归于摄理之圆环・让万物归于五素・将联结象理的因缘分离・森罗万象须于此处散灭・——》」

接着。

格伦倏地跃到惊得目瞪口呆的希丝缇娜的前面。

「——归于遥远的虚无终焉》——！」

总计由七小节所构成、集合全身魔力的大型咒语在此完成。

「去吧！你们这些混账东西给我接招！黑魔改【灭绝之光】——！」



格伦向前伸出张开的左手掌。

以他的左掌为中心高速旋转着的三个圆环状法阵扩大扩散着向远方展开。

下一个瞬间，贯穿那三个圆环中心般的巨大光之冲击波从向前伸出的格伦左掌心里产生，并朝着走廊的另一端笔直地射出。

然后就是一一歼灭。位于那条射线上的物体……别说是那群骸骨人偶了，就是天花板和墙壁都被这股光波剝开般全部吞没并在一瞬之间被消灭得粉碎。

最终，那让视野一片雪白的炫目亮光渐渐地平息下来。

一片无声的寂静。眼前已经没有了任何会动的物体。

「……哎？」

这着实是过于平淡的结局看得希丝缇娜出了神。走廊顶部完全消失，都直接能看到上面楼层的天花板了。右手边的墙壁也没了踪影，外面的风景看得一清二楚。那就好比是从走廊上切割出一大段圆柱体空间般的风景。外面的风直接吹到了这个已经成为了室外空间的走廊上。

「好、好厉害……居然能使出这么超高等级的咒语……」

黑魔改【灭绝之光】。那是不留任何抵抗余地地将对象分解至根源元素加以消灭的术法。堪称是在单人所能咏唱的魔法中有着最大威力的咒语——是在二百年前的『魔导大战』中，瑟莉卡·阿尔弗涅亚为了杀死邪神的眷属而创作出来的无限接近于固有魔法的弑神之术。

虽然格伦在咏唱这个咒语时使用了什么魔法触媒……但即使如此，对于他能够咏唱出这个咒语就应该毫不吝啬地给与赞赏和惊愕了。

「虽、虽然杀伤威力稍微有些过头了，但对我来说也只有这招了呐……嘎、哈……！」

然而格伦却在此时吐着血瘫倒在地。

「老师！？ 」

希丝缇娜在注意到格伦的异样后慌忙跑上前触碰他的身体。只见得他全身冒着大量冷汗，身体冷得让人都不禁要直打哆嗦。

「这个是……玛那缺乏症！？ 」

所谓玛那缺乏症，就是在魔力极度消耗的情况下会产生的休克症状。魔力的源泉是存在于肉体里的“玛那”，而玛那的本质即是生命力。玛那急剧消耗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危及到性命。所以魔法这种力量其实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而来的一把双刃剑。

「嘛……毕竟刚才是用非正规的秘技强行使出了这种和自己的能力不相符的大魔法呐……」

平时的那种轻率的口气都到哪里去了呢。格伦正痛苦地扭曲着表情。

即使是撇开玛那缺乏症不提，他现在状况也很不妙。全身上下都是伤口渗着鲜血。虽然没有致命伤，但伤口的数量却非常多。要是血就一直这样持续流下去的话——就会有性命之虞。

「老、老师你没事吧！？ 」

「这看上去像是没事的话你倒是该去医院……」

真是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慈爱的天使啊・请施以援手・赐予此人安宁与救助》」

希丝缇娜用处理创伤的白魔【生命力提高】的魔法想要治疗格伦的伤口。但她擅长的本是操纵运动和能量的黑魔法以及操纵物质和元素的炼金术，对于像【生命力提高】这种作用于肉体和精神的白魔法并不拿手。凭现在的她根本就不知道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魔力才能治愈这些伤口。

「笨蛋，现在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么……」

格伦擦拭着嘴角边流出的鲜血强迫自己站起身来。不过他的膝盖却在直打哆嗦。

「现在我们要离开这里……必须要尽快躲藏起……」

话说到一半的格伦露出苦涩的表情。

「对手也不可能天真到让我们慢悠悠地去做那种事情呐……可恶」

咯噔一声。

到处都被刻上破坏痕迹的走廊上想起一声脚步声。

「没想到居然连【灭绝之光】都能使用呐。看来是我有些小看你了」

从走廊的那一头现身的是——

一名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是那个被叫做莱克的男人。

「——！？ 」

希丝缇娜屏住了呼吸。

真是最坏的时机。格伦早已是遍地鳞伤。

再加上莱克的身后正漂浮着五把长剑。那恐怕就是他的魔导器了吧。既然那个已经发动展开，那么格伦的【愚者的世界】就没有效果了。

「啊一、真是的，光是漂浮着的长剑就已经够不吉利了呐……那个肯定要么是能以施术者的意志自由活动、要么就是在上面记录着老练剑士的技巧能够自主行动的玩意儿吧？可恶啊」

「格伦·勒达斯。虽然根据之前的调查听说你只不过是个第三位阶的三流魔法师……但没想到会被你干掉两个同伴啊。这还真是误算了」

「扯淡。其中一人最后是你下的杀手吧，别怪到别人的头上」

「那人违反命令了。那是他放弃任务擅自行动的报应。我可没有正人君子到会向一只不听话的狗赐予慈悲」

「哦、是那样么。这还真是严厉啊」

格伦在希丝缇娜耳边低声说道。

「喂、白猫。你身上还有富余的魔力么？能做到解咒那几把剑么？」

希丝缇娜看了看漂浮在莱克身后的长剑。光是用看的就能明白那其中充盈着大量的魔力。里面肯定是嵌入了魔力增幅回路吧。

「……就算使用上我现在所剩的全部魔力估计也还是会稍有不足。况且应该也不会给我咏唱【封印解咒】的时间……」

「那么就没问题了」

格伦说完就突然间将希丝缇娜向旁边推飞出去。

「……哎？」

希丝缇娜飞出去的方向是因格伦的【灭绝之光】而消失的右手边空间——也就是校舍的外面。

「哇——呀啊啊啊啊啊啊——！？ 」

伴随着包裹全身的失重感，希丝缇娜从四楼的高度向下自由落体。

她应该是在下落途中咏唱出【旋风】的咒语抵消了坠落的速度吧。只听得外面响起一阵狂风大作的声音。

「哼。你是故意让她逃走的吗」

「算是吧。毕竟以你为对手的话不可能边保护她边战斗的呐。那么，怎么说？那个赤裸裸的剑之魔导器是用来对付我的对策吗？」

「明知故问。能够封杀魔法的发动——你是有着那样的术法吧？」

「哎呀……果然是露馅了吗？」

那种“你是在哪里看到的？”之类的愚蠢问题也没有必要问了。了望魔法、和使魔之间的视觉同步、读取物体上的残留思念……对魔法师来说收集情报的手段是要多少就有多少。

「那个金会手足无策地被单方面干掉也就只能想到这一点了。再加上面对骸骨人偶时你并没有使用那个奇妙的术法。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只能够封住魔法发动的特殊术法。那样的话只要一开始就将术式发动出来就没有问题了……我要上了」

莱克打了个响指后，漂浮在他身后的长剑的剑尖同时指向了格伦。

接着就朝他笔直地飞去。

「也是呢——！？ 」

格伦鞭策着自己受伤的身体拼命躲避着这些袭来的剑刃。

「好……好痛……真是的……那家伙居然给我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

在坠落的地点——校舍中庭里四肢着地趴在地上的希丝缇娜如此自言自语道。

因为使用了黑魔【旋风】来降低坠落的速度，所以在感觉上只不过和从五、六格台阶上跳下来的程度差不多……

「这是对待女孩子的态度吗！？ 如果我没能及时咏唱咒语的话要怎么办啊！？ 啊啊气死我了！」

虽然是如此大叫大喊，但希丝缇娜的内心却是急速地消沉下来。

冷静一想就能明白，那是格伦保护自己的手段。

大量骸骨人偶的多重发动、作为召唤术超高等技巧的远程连续召唤、还有那个剑之魔导器——展现出那么多让人哆嗦发抖的超绝技巧的那个黑衣男子绝对是那个小混混男人所无法比拟的强大魔法师。希丝缇娜继续留在那里然后被卷入和那种超乎常规的魔法师的战斗中死亡的概率、或者是被扔出校舍外面掉下去摔死的概率，把这两者拿出来比较都显得是那么愚蠢。

虽然在那样的状况格伦连确认都没确认就将希丝缇娜一把推了下去可以理解为是对她有着一定程度的信任……

「到头来……我就是个累赘啊……」

的确，格伦在那时有说过“你的魔法支援是必要的”这种话。

但那不该得加上“同时还要保护着自己”这种条件吗？回避敌人的攻击、咏唱咒语、保护希丝缇娜。如果是这三条中的任意两条……那格伦是不是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呢？如果只有格伦一人的话，刚才的那种被迫得走投无路的状况是不是也就不会发生了呢？

说到底自己和格伦会陷入被那么多骸骨人偶追击的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会被那个黑衣男子逮到的起因又是什么？

那难道不是因为他救了自己后才发生的吗？

而且，恐怕也正因为如此才让作为格伦最后王牌的【愚者的世界】也暴露给了敌人。没错，原因全都出在自己身上。

「——！？ 」

头顶上方传来物体相互剧烈冲撞的声响。看来战斗是打响了。

事已至此就已经没有任何希丝缇娜能做的事情了。

「现在只能照老师所说的去……」

希丝缇娜无力地垂下肩膀耷拉下了脑袋。被那份无力感所压垮的希丝缇娜感到眼前的景物正渐渐陷入一片黑暗。

但就在这个时候，希丝缇娜突然间察觉到了。

「……照老师、所说的？」

这是一句有着某种违和感的话语。

希丝缇娜在原地呆呆地思考着那份违和感的真面目。

剑刃从左边、从右边、从正面、从四面八方不断袭来。

撕裂着空气、劈开着空间的剑尖逼迫上来——

「哈啊——！」

格伦用左拳格挡、用右拳击落、凭借身体动作加以回避。

从三个方向上向格伦袭来的这三把长剑以能和达人的技量相匹敌的速度和敏锐不断地想要将他砍成碎片。

但那动作既单调又毫无生气，所以勉强还是能够应付的。但是——

突然间又有两把长剑从格伦的头顶和背后向他飞来。

这瞅准格伦收尾动作的剑击着实是富有生命力。

虽然格伦马上就扭转身体，但以最佳时机攻过来的这两把长剑还是砍中了他的后背。

「嘎——！」

一抹朱红飞溅。虽然因为应对及时使得伤口并不深，但也绝对说不上是小伤。

「啧、唔——」

格伦往后一跃，背靠墙壁摆起架势。

长剑慢悠悠地将前端指向格伦将他包围了起来。

「麻烦了……你这混蛋……居然两种剑都有啊」

没错。黑衣男子——莱克所操纵的这五把长剑中，有两把能够以施术者的意识自由活动、另外三把则是记录着老练剑士的技巧能够自主攻击敌人。

「回答得漂亮。就算能够模仿老练剑士的技巧，但自主行动的剑技毕竟还是死的。即便拿出五把这样的剑，在真正的达人面前也毫无意义。但反过来如果五把全都由说到底只是个魔法师的我来操作的话，果然也还是无法抗衡真正的达人。至今为止在暗杀掉好几十个骑士和魔法师的过程中，我得出了三把自动剑加上两把手动剑才是最强组合的结论」

「你这混账……」

事实上格伦的确是被完全压制住了。现在的战况对他是极端不利。

的确，如果这五把剑都是自主行动或者都是以施术者的意志进行活动的话应对起来就要轻松得多了。正因为自动剑和手动剑相互弥补了各自的不足所以才完全找不到其中的漏洞。

「不过你也真不像是个魔法师的人呐」

那手动剑也不是什么门外汉的动作。虽然说不上是超一流但也是一流的剑技。既然能通过远距离操控展现出那样的动作，那么这个男人自身的剑术也应该是相当了得。亲手拿剑的他恐怕能够将一般的剑

士给秒杀掉吧。

一般而言魔法师总是会轻视经由肉体修炼而锻炼出来的技术，他们总想着要进行精神修炼来培养魔法技能。所以，眼前的这个男人虽说在方向性上不同但也是个和格伦一样的脱离魔法师常规的人。

「废话就到这里吧」

莱克挥了下胳膊。

这次是那两把手动剑与之相呼应地率先肉搏上来。虽然在技巧的锐利程度上和自动剑想必略显不足，但却能根据情况及时采取各种应对，这种富有生命力的剑击就这么不停地玩弄着格伦。

接着——在视野边缘闪现出新加入进来的三闪银光。

「啧——！」

虽然动作单调但在速度和锐利程度上都是超一流的三把自动剑从死角向格伦冲了上来。

格伦在仓促间用手背打落两把手动剑。

然后只是最低限度地避开致命伤向旁边一跳逃出了三把自动剑的包围圈。轻轻擦过的剑刃在格伦的身上刻上了新的斩击痕迹。

在这一回合的攻防过后，格伦在瞬间判断出这是为数不多的好机会。

「《红莲的狮子啊・愤怒吧——」

格伦在着地的同时举起左手开始咏唱起咒语。

挑选出来的魔法是黑魔【火焰爆击（Blaze・Burst）】。这是释放出聚集热能形成的球体并在命中时以爆炎和冲击波将对象物体摧毁的强大军用攻性咒语。

如果被卷入这个【火焰爆击】产生的爆炎当中的话就连灰烬都不会留下。

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根本就无从躲避。

「《咆——」

但在格伦的三节式咏唱完成之前——

『《雾散吧》』

莱克动起指尖完成了一节咏唱。

在那瞬间，即将在格伦左掌心里生成的火球啪地一声爆裂开来化为魔力的残渣四散飞溅。

黑魔【三属消散（Tri・Varnish）】。那是能将包含在空间里的炎热、冷气、电击这三个属性的能量强制打消至归零基础状态的对抗咒语。

「太慢了哦？魔法讲师」

「可、恶——！」

从头顶上方飞来的五把长剑就像是追着咬紧牙关向后跳去的格伦那般一个接一个地扎在地板上面。

「在魔法互击时三节式咏唱怎么可能赢得了一节式咏唱。【火焰爆击】应该是这么咏唱的——」

莱克目光冷酷地盯上刚从五把长剑手里逃脱的格伦并咏唱起咒语。

「《炎狮子——」

仅用一节咒语就能发动黑魔【火焰爆击】的超高速咏唱。那是如果做得到的话就能仅凭一人和一支军队抗衡的高等技术。

早早就看穿眼前这名魔法讲师只能用三节咒语发动魔法的莱克几乎已经半确信自己凭借这一手就能决定胜负了——但是。

「！」

可没想到格伦居然在莱克开始进行一节式咏唱的同时从怀里取出了个什么东西并向他一直线地猛冲过去——

「《狂暴的雷帝啊・以极光之闪枪——」

他竟开始咏唱起肯定无法赶上的三节式咒语。

明明是处于后手却胆敢咏唱小节数比对手要多的咒语，这实在是太不符合魔法战定式的愚蠢举动。

然而——

「啧——」

莱克作为杀手的敏锐判断力在瞬间就看穿的格伦的意图。

他解除了即将发动的【火焰爆击】并向后跳开。

「・将之射穿吧》——！」

格伦的咒语就像是瞄准了这个机会般完成了。

黑魔【闪电枪钉】。从格伦指尖迸发的一束电光以莱克的身体中心为目标笔直冲出。

但——莱克在仓促间召回的两把手动剑将将赶到，在他面前交错起来弹开了这一击。

「啧——没用吗」

格伦啧了下社头。

莱克趁机打了个响指呼唤三把自动剑。

刚才还扎在地面上的三把长剑腾空而起再度袭向格伦。

格伦顺势向后翻滚跳跃着躲开了这些追击。

「那些剑上居然还附加上了【三属抵抗（Tri・Resist）】吗。哎一呀哎呀，这还真是准备周到。刚才我还以为至少能拿下一分的呐」

「……你这家伙」

莱克在内心里对格伦刚才的那一系列举动赞叹不已。

在魔法的行使上有着玛那・身体节律这一概念，那是表现人类的生体玛那状态的指标。既没受到控制也没陷入紊乱的通常状态被称为中立态（neutral）、受到控制的状态为低位态（low）、而不受控的混乱状态为无序态（chaos）。

要行使魔法就必须通过精神集中和呼吸法来将平时处于中立态的玛那・身体节律调整为低位态才行，而在行使魔法过后处于低位态的玛那・身体节律则会一口气越过中立态变为无序态。虽然依据所行使的魔法规模会让偏向无序态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不管是什么魔法都无可避免地会在行使过后让人体处于无序态。

而当身体处于无序态时，就算是再卓越的魔法师都没有办法施展魔法。

这就是魔法的绝对法则。

刚才格伦的那番举动——也就是看似无谋地咏唱【闪电枪钉】的行为恐怕是个陷阱。如果莱克抢先咏唱完【火焰爆击】的话，恐怕格伦会毫不犹豫地使出那个迷之封印魔法来防止其发动。

而如果变成那样的话，没有发动咒语、但却陷入了无序态的莱克也会在瞬间无法操控那些剑之魔导器。如果在那个瞬间让拥有一流格斗战能力的格伦冲到自己怀里的话——

但反过来说，如果莱克警戒着那个封印魔法而让剑之魔导器去攻击格伦的话，那就会变成被格伦的【闪电枪钉】射穿的结果。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一开始格伦咏唱的那个笨拙的三节式【火焰爆击】的咒语也是为这个陷阱而设计的布局吧。

在那个瞬间猛地摆在莱克面前的两个死亡选项。格伦那甚至连对手的玛那·身体节律的偏转幅度都看穿的能耐。哪怕只是稍微错失时机都会陷入穷途末路的不利，可他却有着能加以执行的胆魄和判断力——

「是叫格伦、对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已经不是一介魔法讲师、而是身经百战的魔导士才能做得到的事情了。

莱克现在已经不得不对自己那种“格伦只是个魔力容量平凡、最快咏唱小节数为三节的三流魔法师”的想法加以重新认识了。虽然作为魔法师只是三流的这一点并没有错——但却毫无疑问是一个稍有差池就可能反过来让自己送命的『强敌』。

现实也是如果自己一开始没在长剑上施加上【三属抵抗】的话——格伦的【闪电枪钉】就能轻松贯穿长剑——自己就会因此而丧命。

「一个普通的魔法讲师哦，只不过是临时的呐」

「你骗谁呢……嘛、算了。原来如此，能够自由选择时机来封杀咒语发动的这一点的确是有点棘手」

「如何？既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使用这一招，那你干脆就随便穿插些咒语攻过来怎么样呢？尤其推荐那种军用的攻性咒语哦」

「开玩笑。虽然承认你的实力，但我可不会在同一招上犯错哦？」

「可恶、果然暴露了吗。我讨厌你这个人」

面对闹别扭般这么说道的格伦，莱克的嘴角边浮现出冰冷的笑容。

「我反而要对你表达敬意。你还是第一个能和我战斗到此等地步的人」

格伦对此也在心里表示认同。

正因为是以格伦为对手所以警戒着封印魔法的莱克才无法使出全力。如果是其他人的话他早就召唤出骸骨人偶并且同时使用那五把长剑猛攻过来、甚至有可能还会追加上去攻击性咒语展开波浪式攻击。说起来格伦还不知道莱克他还藏着怎样的杀手锏。如果让这个男人随心所欲地施展魔法的话到底有谁能与之抗衡呢？虽然格伦多少也认识一些怪物般强大的家伙，但在当中完全想不出有谁能够赢得了这个男人。

（该不会能和这家伙正面交锋赢下来的人当真只有瑟莉卡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自己还真是找了个了不得的怪物当对手了啊。

（糟糕了啊……该怎么办？）

希丝缇娜在自己的双拳上施加的【武器附魔】眼看着就要失效了。正因为双手上被附加了魔力，所以自己才能用拳头弹开那些剑刃。而一旦不能这么做的话形势就会一下子崩溃。虽然也有重新施加【武器附魔】的这一手段，但对手怎么可能会给自己那种咏唱三节咒语的时间。刚才那下孤注一掷的【闪电枪钉】没能奏效实在是亏大了——

（倒不如说那个时候施加的【武器附魔】居然能残留到现在的这件事本身还真是让人吃惊呐……白猫那个家伙还当真是优秀呐。虽然很傲慢就是了）

她和自己在天生才能上面就大不相同吧。虽然还很不成熟，但这个名叫希丝缇娜·菲伊贝鲁的少女的确是一个天才。

（事到如今也只能做好觉悟了吗……）

格伦深呼吸了一下后举起握紧的拳头。是通常的那种拳击的架势。

「哼。是打算使出什么策略吧？」

从气氛中敏锐地察觉到下一回合将决定最后胜负的莱克也毫不大意地摆好姿势。

随着他向前举起手的动作，五把长剑噌地将剑尖指向了格伦。

现场就像是气温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以下那般充斥着紧张的氛围。

宛如无止境般的沉默实际上只持续了一瞬间。

然后。

「——死吧！」

莱克解放五把长剑之时。

「《~~•——！」

格伦也在同一时刻单手捂住嘴角开始咏唱起什么咒语。

「蠢货！就算你那个是一节式的咒语也是我更快啊！」



就如莱克所宣告的那样。

格伦那一直都只能以三节来咏唱的咒语完全没能赶上。

五把长剑像闪光般自空中飞来。

然后就响起五声锐器刺穿肉体的声音。

五把长剑分别深深地刺穿了格伦的胸口、腹部、肩膀和手脚。虽然他在命中的瞬间扭动身体避开护住了要害部位——但胜负已定。

——不，是看似胜负已定。

「——维持均衡・归零吧！」

只见全身扎着长剑口吐鲜血的格伦完成了咒语的咏唱。

那个术式是——

「什么！？居然是【封印解咒】！？」

格伦发动的是能将对象物体上面的魔力消去加以无效化的【封印解咒】。

扎在格伦身上的长剑和【封印解咒】激烈地对抗着释放出白光——

「用这招的话的确能暂时性地把那些变回普通的长剑——」

但这是一招坏招。行使【封印解咒】所需要的魔力量是和想要抵消的对象物体上所带的魔力量成正比的。这个咒语原本只是用来解开简易的附魔术式，而如果想用来对付内嵌有魔力增幅回路的魔导器的话就需要甚至会让自身在一瞬间枯竭的巨大魔力量。用【封印解咒】去对付对方的魔导器是万万做不得的败着，这可以说是魔法战的常识。

果然不出所料，格伦的【封印解咒】没能彻底消除长剑上的魔力，只是稍许降低了一些而已。这对于莱克的那种远程操作来说几乎没有影响。

现在只要将手动剑从格伦身上拔出来然后顺势将他的脑袋割下来——然后一切就都结束了。

「垂死挣扎也就到此为止了，去死吧——」

莱克举起了手——就在此时。

「《万物归宗》——！」

从相反方向想起一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一节式咏唱。

「什么——！？ 」

在背后的走廊尽头站着一个有所印象的人影。

是希丝缇娜。不知何时站在那里的希丝缇娜配合着格伦的发动时机，倾注上了自己所有的魔力施展出了【封印解咒】。

莱克有两点判断错了。第一点，因为他深知希丝缇娜的胆小所以认为她肯定已经逃走而忽视了她再度回来的可能性。第二点，他没想到希丝缇娜居然会有着此等的技量和魔力容量。

而现在，格伦和希丝缇娜两人的【封印解咒】合在一起终于将刚才起就一直折磨着格伦的这五把可以由莱克控制的长剑给无效化了。

「哦哦哦哦哦哦哦——！」

身上还扎着这些长剑的格伦没有任何迟滞地朝着莱克冲了上去。

「啧——《觉醒吧刃——」

「太晚了！」

格伦先于这个再度向长剑里注入魔力想要重新启动这些浮游剑的男人抽出了愚者之塔罗牌。

他的固有魔法【愚者的世界】快了那么一瞬间发动了出来。

然后场上所有的魔法发动就这么被封印住了。

「唔哦哦哦哦哦哦哦——！」

格伦丢掉手上的牌，然后拔出扎在自己肩膀上的长剑——

——然后。

「……………」

一片寂静。格伦刺出的长剑——贯穿了莱克的左胸口这一要害部位。

啪嗒一声绯红的液体随之滴落地面。

「……哼、干得漂亮」

莱克丝毫没有动摇。他就维持着站立不动的姿势向将长剑贯穿自己的这个对手送去赞赏。

他根本就不认为搞偷袭是什么卑鄙的行为。因为魔法师可不是骑士，在魔法师的战斗中不管是一对二还是一对三，只有用尽一切手段和策略诱骗对手、抢得先机、并且能站到最后的强者才代表着正义。

「啧……到最后还让我干出这种败坏兴致的事情……」

格伦丝毫没有沉浸在胜利之后的余韵和兴奋之中，反而表情不是滋味地皱起眉头。

「是这样啊……愚者、吗。原来如此啊」

莱克瞥了一眼掉在地板上的愚者之卡片，像是信服般地喃喃自语道。

「听说直到最近为止在帝国宫廷魔导士团里都还有着一名水平高超专杀魔法师的杀手。虽然不知道是运用了何种术理，但这个由帝国饲养着的暗杀者却用一种能够封杀魔法的魔法到处单方面地暗杀着那些反社会的异端魔法师」

「……」

「此人的活动持续了大约三年。期间被解决的达人级异端魔法师的人数光是弄明白的就有二十四人，而且都是些谁都想象不出他们居然会败北的超强实力者。这名让道上的魔法师们都恐惧不已的杀手的代号是——『愚者』」

「……你想说什么？」

对于目光昏暗冷彻的格伦的问话，莱克是吊起嘴角露出可怖的笑容。

「谁知道呢？」

留下这么一句话后他就咚地瘫倒在地断了气。

「那……么……」

格伦在确认莱克的死亡后也倚着墙壁慢慢地滑落地面。

「我也……到此……为止了吗……」

身体好像是到极限了。格伦边在渐渐远去的意识里感到有谁边跑过来边叫喊着自己的名字——

「还真是……一场……无聊的人生……」

边彻底陷入了黑暗的深渊——

第一卷

第六章 没有工作的我会一直毫无干劲的理由

先稍微介绍下格伦·勒达斯这个人吧。

在距今十几年前，当时作为帝国宫廷魔导士团一员的瑟莉卡在某个事件中一时心血来潮捡回了一个失去家人的年幼孩子。那就是格伦。

瑟莉卡为了教给年幼的格伦一种今后生存的手段，对他进行了魔法的启蒙教育。而当时的格伦也很不可思议地被魔法所深深吸引。虽然作为魔法师他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才能，但瑟莉卡却将勤奋学习、打心底里热爱魔法的格伦视作亲人般爱护养育。

接着格伦就上了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而就是在那时格伦展现出了一个奇妙的才能。不知为何他对于会促进变化的停滞·停止的术式系统有着极好的亲和力。变化的停滞·停止，这就是格伦的魔法特性。然而，对于以引起变化为目的的魔法师来说这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才能。

然后在格伦即将毕业的时候，苦于写不出毕业魔法论文的格伦利用自己的魔法特性创作出了某个固有魔法。那就是【愚者的世界】的诞生。作为魔法师的能力极其平凡、也没有其他功绩的格伦就用这个术式当做论文发表了出来。

不过世间众多的魔法师们都不约而同地瞧不起他，说这个术式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处。那些没有头脑的教授们烧掉了这篇论文，甚至没有记录下格伦创作出这个术式的事实。

但却有一个组织在那里发现了其独一无二的有用性。而这个组织居然就是极具声望的帝国宫廷魔导士团。那是作为女王陛下的心腹之一、由帝国最强的魔导士们所组成的集团。

格伦毕业后就秘密地被帝国宫廷魔导士团给挖走了。瑟莉卡是喜极而泣地鼓励并祝福出人头地的格伦。而当时的格伦也为自己的力量

能帮上众人而自豪不已。

然后。

对于格伦来说的地狱由此就开始了——

「唔……咕……」

突然间格伦醒了过来。他现在身体很不舒服，脑袋也晕乎乎地不停摇晃，全身上下就像是布满皴裂般湿乎乎地疼痛不已。但能感到痛苦就证明他还活着。

「这里是……哪里……？」

看来自己是睡在一张床上面。四周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从清一色白色的天花板和墙壁来推测，这里应该是学院的医务室了。

「啊……你醒了吗……？」

只见希丝缇娜正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伸出的双手手掌抵在格伦的身上。上面正泛着治愈魔法【生命力提高】的那种温和光芒。

「……太、太好了……还以为、已经不行了……」

希丝缇娜的眼角边渐渐地浮起泪花。

「笨蛋……你……你真是个大笨蛋……居然做那么危险的事情……」

看来是希丝缇娜将自己搬到这里并且施加了应急措施。格伦看向自己的身体，只见上面到处都缠着被从身受重伤的各个伤口处渗出的鲜血染红的绷带。

另一方面，希丝缇娜的状态也很不妙。搬运浑身是血的格伦让她的脸颊和头发都被那些血牢牢地粘在了一起。好端端的一张漂亮脸蛋就这么被糟蹋了。而且，在刚才格伦失去意识的期间她恐怕一直在施

展着【生命力提高】吧，只见她的脸上飘荡着浓郁的疲劳之色，豆大的汗珠和苍白的脸色都是玛那缺乏症的前兆。

「行了……别再做了……我没事……的……」

希丝缇娜看见想要起身的格伦后慌忙加以制止。

「怎、怎么可能没事啊！？虽然出血是止住了，但伤口还都敞开着啊！？」

「你原本……就已经耗费了大量魔力去使用【封印解咒】……再这么勉强自己的话可是要死的哦……」

「在那之前你会先死掉的呀！求求你了就给我乖乖躺着别动啊！」

「但……是……」

「哈啊……真受不了你。我还不要紧哦，因为平时一点点贮存在这个魔晶石挂饰里的备用魔力还有剩」

希丝缇娜这么说着，将握在手里的挂饰结晶展现给格伦看。

「比起我，现在还是要让你快点好起来。因为还剩下一人以上的敌人……必须要让你能尽早恢复活力……」

估计是领悟到希丝缇娜的确说得在理的格伦闹别扭般背过脸去。

「好吧……那治疗就交给你了……抱歉……」

「哈啊……真希望你平时也能这么老实呢……」

叹着气的希丝缇娜继续施展起【生命力提高】。

但这样的安稳状况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现在哪怕是在这个瞬间都有可能随时受到敌人的追击。如果换做是自己的话毫无疑问是不会

放过这个机会的吧。

格伦像是要打破这份飘荡在紧张感中的沉默那般低语道。

「说起来……你……亏得你能明白我的意图呐……？」

「是指叠加施展解咒魔法的事情吗？看来我也变得能理解老师那种破天荒的思考模式了呢，真遗憾」

希丝缇娜说罢叹了一口气，而这已经不知道是她自遇见格伦以来第几次的叹息了。

「如果老师你当时的意图是当真想让我逃跑的话是不可能详细询问我的残存魔力量、或者是在把我推出去时说什么『那就行了』那样的话吧」

「哈哈……七成……这就是那时我认为会失败的……概率了……」

「不会在这个时候说出『我是相信着你的』这样的话还真是符合老师你的风格呢……真是的」

「你这家伙还真……是优秀呐……」

「但我很傲慢哦？」

「别把人家的台词……给说掉……」

「是是是」

希丝缇娜稍微松了口气。既然格伦还这么能耍嘴皮子那就说明他暂时是不会有事的。不过当然还是需要去让真正的医生或者白魔法的专家来诊断一下而不是用这种应急措施来对付。

「老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痛啊……浑身上下全都痛死我了……好想哭」

「这应该已经算是好的了哦？因为我调整了【催眠音波】的效力为你麻醉过了」

「好痛，我睡觉了。反正……凭现在的我……也做不了什么事……」

「唔哇、态度还真是说变就变呢」

「如果……在我睡着期间……敌人来袭的话……你就……丢下我快跑……明白了吗？」

「我怎么会做那种事啊……老师？」

等希丝缇娜回过神来只听得格伦已经响起了鼾声。

看来他再度失去了意识。

接着时间就这么静静地经过着。

请神明保佑敌人不要在这个时候攻过来。希丝缇娜边向平时不怎么祈愿的神明祈求着边不断地维持着【生命力提高】的效力。她将意识置于半梦半醒的中庸状态，调整着呼吸持续且缓慢地释放出魔力。

在那之后过了多久呢？

「……本想成为……正义的……魔法使……」

「哎？」

突然间一声细小的说话声将希丝缇娜的意识拉了回来。

她定睛看去，只见格伦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但看来他的意识还处在混乱之中，失焦的眼神呆呆地向前望着。

「所以、那个时候……本以为……实现了梦想……」

「……老师？」

「开始第一个人……很自豪……」

他是在做着什么梦吗？

格伦一个人自顾自地说着一番让人不得要领的话语。

「但……第二个人……感到有点……奇怪……」

「……？」

「……第三个人时……清楚地……认识到了……」

希丝缇娜静静地聆听着格伦的这番轻声细语。

「大家……把我……说成英雄……的确……很多人……得救了……但是……我……不适合……那种……事……呐」

格伦的呢喃在这里就中断了，好像是再次陷入了昏睡之中。

「老师……？」

希丝缇娜不明白格伦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只能从那只言片语中的信息去加以推测。他过去曾在帝国军里呆过。那个为了和魔法师战斗而特化的固有魔法。厌恶魔法到过剩的程度。那种声称魔法是杀人道具的极端思想。然后就是……刚才的那番喃喃自语。

「格伦老师……吗」

希丝缇娜维持着治愈魔法的同时心不在焉地思考着这个一直以来都极其不认真、做事敷衍了事的名叫格伦的男子的事情。

自己到底睡了多久了呢？

在一片黑暗的世界中，一直响着一个像是在意识的角落里骚弄自己的声音。

那是宛如金属相互碰擦般的尖锐共鸣音。

那到底是什么声音？

意识就像是从泥潭里爬上来般察觉到了那个声音的真面目。

猛然间彻底清醒过来的格伦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

「——！？从那之后过了多久了！？」

无人回答。定睛一看只见显然已经极度疲倦的希丝缇娜正倚靠在床边酣睡着。周围只有从刚才起就一直响着的尖锐金属共鸣音回荡在房间中。

「啧——」

状况就留到之后再确认。

格伦从口袋里拿出一直提示着有通讯信息传入的那块宝石抵在耳边。

「是瑟莉卡么？」

『——格伦！？』

从宝石的另一端传来一个急得屏息凝神的声音。

『太好了……我可是担心死你了啊，笨蛋』

传出的声音甚至有些颤抖。

『我试了好几次可你就是不接……还以为你出事了……』

「抱歉，稍微出了点麻烦。但总算是还活着」

『……难道是和敌人打了一场吗？』

听得出瑟莉卡的声音僵硬起来。

「……啊啊。拜此所赐有了些进展。敌方有一名魔法师……被我杀了」

『……是吗』

对于瑟莉卡的这声没有感情的消沉声音，格伦是故意加以无视地把话继续说下去。

「这下确认到的敌方魔法师就全都摆平了。剩下的那名没有确认的魔法师……恐怕就是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了。被特意带走的学生恐怕也和那家伙在一起。你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我这边姑且是试过传送魔法了，但没有成功。学院里的传送法阵果然是被破坏掉了。真是的……知不知道构筑一个传送法阵到底需要多少时间金钱素材和媒介啊。那可是国家的财产，要给我多珍惜一点……不过这些话就算对恐怖分子去说也没有意义呐』

「……这样啊，太遗憾了。要是你在的话不知道心里有踏实多少呐」

『然后就是帝国宫廷魔导士团总算是出动了。费吉托支部组织了一支应对魔法恐怖行动的部队，现在正在为解除学院正门处于封锁状态的结界而焦头烂额中。看来离他们冲进来还需要不少时间』

「那些家伙居然来了吗？……说回来，果然就连宫廷魔导士团也没法轻易解开那个结界么？」

『啊啊，明说吧，这次事件的策划者是在这个领域……也就是空

间系魔法上稀世罕见的天才。我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学习不足啊』

「真的假的啊。居然是个能让你说到这种程度的家伙么……」

『嘛，就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的得意魔法领域是战争方面的呐。随便一两个神明什么的铁定杀给你看，但这种细密精巧的玩意儿是怎么也不合我性格。魔法可没肤浅到光凭一个第七位阶……放弃人类身份就能究其穷尽的』

听到瑟莉卡那苦涩的自言自语后格伦苦恼起来。格伦的脑海里在一瞬间闪过“果然自己当初做判断时是操之过急了吗？自己不应该那么急着动用那张契符的吗？”这样的犹豫。

但正因为自己不顾前后地冲了进来才使得希丝缇娜得救了这也是事实。如果没有早早将那两个危险的魔法师——特别是那个毫无人性的小混混男子——给无力化的话，作为人质的其他五十名学生也不知道受到什么待遇。

计较已经过去的事情也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格伦重振精神继续向瑟莉卡问道。

「说起来，关于有可能是出自于学院内部的叛徒……关于这个你查到什么了吗？」

『完全没有嫌疑人。我一点名找了那些参加这次学会的学院教授和讲师们，但没有人有不自然地失踪过。全部人员都确认过了』

「当真……？」

『别急，有叛徒在的这个可能性本身并没有彻底消除。比方说有可能是谁盗取了魔导保安系统的术式并泄露给了天之智慧研究会那帮家伙以此来暗中协助』

「不管怎么样，也就是说潜伏在这个学院某处的那个还没确认的敌人是个底细不明的对手吗」

『……是啊』

格伦头痛了起来。对于至今仍旧不知其目的为何且身份不明的敌人到底该怎么应对呢？说到底那家伙到底藏在这座学院的哪里呢？这座学院占地辽阔，不光只有校舍，还有迷惑之森、古代遗迹和地下迷宫等等地方。一个个地去找的话太阳都要落山了。

「可恶……那帮家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就在格伦破口大骂的时候。

『说起来有一点很奇怪呐……』

瑟莉卡像是想起了什么般这么说道。

「是什么？」

『我从帝都的一体式魔导演算器上通过魔力线路稍微调查了下学院结界的详细情况……然后查明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

『封锁着学院的那个结界好像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让人从里面出来的样子。结界被改成了没有那种手段的设定』

「哈啊？那怎么可能。那帮家伙可是准备了从外面侵入进来的钥匙哦？那么肯定也会准备出去用的钥匙吧？」

『一般来说的确是这样。但那个封闭结界就是设定成进去后不可能再出来了。除非是从根本上强行把结界给破坏掉』

「那么那些家伙在达成目的后打算怎么出去？」

『不知道』

「你别说得这么轻——」

就在此时，格伦的脑海里灵光一闪地浮现出一种可能性。

「不、等等……」

格伦从口袋里取出怀表想要确认时间，但估计是在和黑衣男子的战斗中损坏了的时针就那么定格在了十二点的位置上。

「瑟莉卡，现在几点了？」

『哈？』

「别问那么多快告诉我。我的表是坏掉了」

『……刚过十七点。你问这么做什么？』

也就是说自己睡了将近五个小时。这明显很不自然。那个黑衣男子在自己和金战斗过后立刻就袭击了过来。虽然也有敌人跟丢了自己和希丝缇娜的可能性，但这么长时间里敌人没有攻过来仅用一句他们没找到自己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呐瑟莉卡。传送法阵当真被破坏掉了吗？」

『嗯？都不能使用了肯定是被破坏掉了吧？毕竟就算启动了这边的法阵，学院里对应的法阵也没有任何反应。说到底最先破坏传送法阵可是固守型恐怖袭击的定式——』

「那如果法阵并没有被破坏，只是传送目的地的设定被改变了的话又如何呢？如果设定变成了学院到事先在其他地点构筑好的其他法阵进行连接的话——」

『啊哈哈、这是不可能的哦。传送法阵在一开始就专门构建为只能和特定场所进行传送。如果只是破坏的话也就算了，而如果是改变已经完全构筑好了的传送法阵，这种事情就连我也——』

「如果是那个操控学院结界的幕后真凶的话呢？那是个就连你也佩服不已的空间系魔法天才吧？是那家伙的话也不可能吗？」

瑟莉卡对于格伦的这个问题一时答不上话来。

『不、难道真是……不可能……但是……那家伙的话说不定真能……』

「瑟莉卡。估算一下就行了。你就假设自己是那个幕后真凶，然后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如果要你变更这个法阵设定的话需要多久？」

『嗯—，如果事先熟知术式且备齐道具和素材的话……再假定我有那家伙那种水准的话……五个小时……不、六个小时……差不多就够了吧？』

「——好、决定了！」

『啊、喂！？什么决——』

格伦强行结束通信，将宝石塞回怀里。然后发现放在床边桌上的愚者卡牌后将其一把抓起就从床上跳了下来。

他确认了下身体的状况。只感觉浑身上下的伤口粘连剧痛不已。至多也就是勉强能活动的程度，要是强行剧烈活动的话肯定会再度裂开吧。但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谢谢了啊，希丝缇娜。幸亏有你在这里」

格伦在胡乱地摸了摸熟睡中的希丝缇娜的脑袋后就冲出了医务室。

「剧本大概是这样的吧」

格伦边在学院里用现在自己能拿出的最高速度全力奔跑边思考起来。

毫不在意那些每跑一步都会裂开渗出血水的伤口。

「幕后策划者在昨天事先潜伏在了校内的什么地方。最有可能成为候补的地点应该就是地下迷宫那一块区域了吧。然后昨天晚上瑟莉卡他们教授阵营就用传送法阵出发去了帝都。这个人就在夜晚空无一人的校舍里开始行动，花了一晚上来捣弄学院的结界」

格伦转过转角，学院中庭随之就像激流般映入视野。

「接下来是改变传送法阵的设定。但这需要价格高昂的素材和专门的道具才行。要把这些东西事先运进学院恐怕是不可能的。如果有那种限定用途的魔道具出入校门的话就有可能被学院方面察觉。所以应该是有那个黑衣男子和小混混男子在实行计划的当天带进来。那两人按预先计划拘禁了班上学生并带走露米雅。同时幕后真凶则开始改写传送法阵」

穿过了中庭沿着两边排列着树木的林荫道向着目的地前进。

「那个幕后真凶估计错误的地方在于自己的三名同伴一下子突然间都被我打倒的这一点。那家伙光是要改写法阵就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他会在这长达几小时的时间里没有来袭击处于无法战斗状态的我……纯粹只是因为没有那个空闲。只要完成了改写的工作那人就会带着露米雅在外面魔导师团还在忙着解除结界的期间不慌不忙地逃脱这里。不……漏了一点。只要在逃脱的同时顺便用爆晶石什么的将拘禁在教室里的人质炸成稀巴烂的话，由于尸体的辨认会耗费大量时间就会让寻找露米雅的行踪变得更加困难。天之智慧研究会的那种家伙可是做得出这种事情的呐」

也就是说，这次是针对露米雅个人的诱拐事件。

装成是固守式爆炸恐怖袭击、手法漂亮的误导众人视线的行为。

「不，现在就下结论太早了。这个剧本中有两个十分不合情理的地方」

第一个是关于露米雅。如果想要诱拐她的话不需要这么绕弯子只要很普通地下手就可以了。虽说这么做的目的可能是对方不想露出马脚，但这也太大手笔了。所以他们刻意盯上露米雅的这一点还是个谜团。

第二个是关于出自学院内部的那个叛徒。要实行这个计划的话肯定需要学院里有个叛徒而非内应才行，因为不那样的话就无法达成“事先潜伏在学院内某处”的这个初期条件。但据瑟莉卡所说学院里面好像是没有叛徒的样子。

「我又操之过急了吗……」

到了这个地步总觉得自己判断失误了。但不管怎样，现在最可疑的就是有着传送法阵的地方——也就是传送塔。十分有必要先去确认一下。

然后格伦的这番推测在突然间就变成了确信。

耸立着的雪白高塔的威容展现在眼前之时，只见在通往高塔的最后那段林荫道上不自然地徘徊着无数的石像人偶。

那些就像是把石头堆砌而成的有着人类模样的巨人那般。

它们就是保护着学院内部的守卫石像。这些石像在平时都为化作一片片的石块作为构成学院风景的一部分，而一旦学院内部发生异常情况就会自动拼凑成石像巨人的样子，对入侵者进行攻击——系统设定上就是这样的。

本应只被赋予了那种任务的这些石像现在就像是要守卫这座塔一般不自然地聚集在这里，那也就是说——

「好、看来是走对地方了！但是……最后的这道考验还真是严苛呐……」

这番景象看得格伦都想哭了。

这些怎么看都很难对付的无数守卫石像注意到了格伦的接近并逐渐摆出迎击的姿态。看来石像们是理所当然般地成为了敌人的同伴。所谓的完全掌握学院里的魔导保安系统指的就是这么回事了。

「可恶、我就想着会是这样的展开了啊！？混账东西们快给我闪开！」

做出觉悟的格伦向着石像群冲过去的同时咏唱起了咒语。

「《红莲的狮子啊・愤怒吧・狂吼吧》——！」

先下手为强。

使出的魔法是黑魔【火焰爆击】。

格伦将生成于左手中的火球朝着石像群的中心扔了过去。

以高速描绘着弧线飞行过去的火球——命中目标。

伴随着爆炸声，冲击波和火焰以弹着点为中心化作狂声大作的暴风。

被直接命中的那具石像变成了粉末，但——

「啥啊——！虽然有预想到但这帮家伙怎么这么硬！？还这么沉重！？真是麻烦死了啊！」

其周围的石像只不过是表面稍显焦黑而已。而且在那种强劲的暴风中也丝毫没有失去平衡。

尽管遭受直击的确会被摧毁，但【火焰爆击】原本是一种无差别范围攻击的咒语，所以其威力是和魔力消费量成正比的。

如果挨个用这个魔法来对付这么多石像的话，那就会是格伦先因魔力枯竭而倒下吧。

「喂喂这该怎么办啊！？呐、该怎么办啊，格伦！？对、对了，【火焰爆击】不行的话就用【闪电枪钉】将它们一齐贯穿——呃，给石头上面开一个小洞是闹哪出啊，我也真是昏了头了！？果然这里要用我的超必杀【灭绝之光】来——呃、没了！？触媒已经没了！魔力也不够了！可恶啊、这该咋办啊啊啊——！？」

因焦躁而陷入轻微恐慌的格伦边呀呀大叫着边继续向石像大军冲了过去。

他和石像群之间的距离在渐渐缩短。

「冷静下来……思考……要思考……仔细想想的话就肯定会有从这个困境中突围的魔法……冷静下来……思考……呃、现在怎么会有那种空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回过神来只见石像们已经是近在眼前。

足有人类体型二~三倍的这些石像们早已将格伦纳入了自己那双豪腕的射程距离之内。

石像们向着眼前的格伦一齐举起一双手拳头——然后猛地挥下。

这些只要被打中一下就会将格伦砸成肉泥的致命性超大威力攻击从他头上狂风骤雨般地落下。

「哇呀啊啊啊啊啊啊——！拼出去了！强行冲过去！老天保佑！」

大叫大嚷着的格伦向斜前方一个翻滚闪过从头顶压下来的一拳，然后以跳跃躲掉正面击打过来的一只豪腕，再以一个滑步避开从侧面击打过来一击。

事到如今耍小花招已经没有意义了。

格伦只以身体动作左躲右闪地避开那些倾泻下来的巨拳风暴，一路在石像群当中向前猛冲。

驱动着身体的只有那至今为止通过修炼培养出来的直觉和呼吸法。

炸裂、炸裂、炸裂——

石头拳头那击打地面的破碎声断断续续地在学院里回响起来。

石板地面被卷起，形成一根根泥土柱子。同时地面上被开出无数陨石坑状的凹陷。

在那种威力下飞散而出的土砂石子毫不留情地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击打在格伦的身上。

偶尔间还会有哪个石像的拳头擦过他的身体，由此在骨头上增添一道裂纹。

格伦浑身都沾满血沫和尘土——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下脚步。

他以起舞般的动作像是走钢丝那样惊险万分地从汹涌而至的海啸般具有压倒性重量的石块大军的缝隙中间穿过。

「哦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传送塔的入口已经近在咫尺了。

但现如今这距离却显得那么遥远。

终于——

「啊—，之后一定要从学院那里捞一笔工伤费过来，可恶……」

格伦正咯噔咯噔地踩着脚步沿着传送塔内部那没完没了螺旋楼梯向上爬着。

而现在最令人着急的是在这赶时间的当口自己的身体却一点都不

听使唤。

「可恶……为啥我要遇上这种事情……所以我才讨厌工作啊……在这次事情结束后我要重新去当个家里蹲……靠瑟莉卡来养活我……」

要是不一直说些什么牢骚话的话意识随时随地都可能远去。

格伦刚才奇迹般地突破了守卫石像的防卫线，成功冲进了传送塔里面。

但原本身上那些才刚止住血的伤口又再度全都裂开，同时又增加了新的挫伤裂伤。滴落下来的鲜血在石地板和靠着石头墙壁上拖出一条长长的红色尾巴。

最终格伦总算是成功来到了这螺旋状昏暗石板楼梯的终点。

现在在他眼前的是传送塔顶层的大厅——也就是有着传送法阵的房间。

「都别动！」

格伦啪地一脚踹开大门。房内是一片昏暗。

「格伦大爷登场！喂、混蛋你在的吧？这番闹剧也差不多该给我结束了哦」

「……老师！？是老师的声音！」

传来了露米雅的声音，看来她就身在这昏暗房间的某处。

「太、太好了……老师你平安无事呢！」

「我说啊，我这样子看上去像是没事的话你倒是该去医院……」

耍着嘴皮子的格伦摇摇晃晃地走进房间。

眼睛也渐渐地适应了这片昏暗。

一个外表柔弱、年约二十五、六的男子轮廓自昏暗中渐渐地浮现出来。是一名有着柔软金发、清爽整洁的面容和深蓝色眼瞳的俊美青年。

格伦从没见过此人。至少自从到这个学院里担任临时讲师以来是从没见过这个男人。看来学院内部的确是没出叛徒。虽然事到如今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你就是幕后真凶么？」

「嗯，是的」

青年没有动摇地平稳作答。

「……我说啊，光长着张小白脸就已经是有罪了居然还给自己追加罪行呐……就连慈祥 and 善的格伦老师我也都忍无可忍了哦。做好觉悟准备接受我的铁拳制裁吧」

「哈哈，同样作为一个教育者，体罚可不值得提倡呀」

格伦确认了下青年的四周——并没有类似于已经启动的魔导器。

格伦的判断是先下手为强。他毫不犹豫地抽出愚者的塔罗牌。

「——得手了」

虽然多少有些败兴，但自己的固有魔法【愚者的世界】已经启动。这下不管这个青年有着再厉害的绝招也没用了，因为他无法将其发动出来。

「可惜呐，是我的胜——」

「——是我赢了」

但青年却先于格伦作出了胜利宣言。

「你说什么？」

「没想到最后居然会变成这种游戏，该说是神明的恶作剧吗？」

「喂、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实说，我并不是长于战斗的魔法师。原本我是无论如何都赢不了你的。但是，正因为你发动了那个【愚者的世界】才让我有了胜机」

「别扯瞎话，给我回答问题！你到底在搞些……」

眼睛总算是适应过来的格伦看清了房内的状况。

露米雅身在青年背后的另一侧。被封印住魔法且被魔法强行困住的她正蹲伏在已经改变好设定且完成启动的传送法阵上面。而这个传送法阵好像是定时式的，看来是会在经过特定的时间后自动将上面的人或物体传送至指定的坐标。法阵上面那发光的卢恩数字正片刻不停地朝零减少着。

这倒还好，因为还算在预料的范畴之内。

问题在青年的身上。只见他的脚下也敷设着一个相似的法阵。但不知为何其魔力通路——那些光之线通过地板和露米雅所在的传送法阵直接连接在一起。格伦在读取并看清那个法阵的真身后也禁不住目瞪口呆。这个术式是——

「居然是白魔仪【牺牲献祭（Sacrifice）】——换魂的仪式么！？」

「是的」

青年安稳地微笑了一下。

「再过不久露米雅同学就会由这个法阵被传送到我们组织的大本营那边去了。而以此为导火索，和我的灵魂直接连接的这个法阵也会发挥效力，在将我的灵魂吞噬掉后生成巨大的魔力——然后将整座学院给炸毁掉。毕竟我的灵魂原本就在魔法性质上被这么调整过，所以毫无疑问是会发挥出那种威力的吧」

「什——」

「没错，我就是个人肉炸弹」

「你、你这混蛋在干什么——！？ 」

格伦在看到这个青年理所当然般地叙说着这一切后不寒而栗。

「从一开始你就以这个为前期策划着这一切的吗！？ 」

「是啊，因为这就是我的存在意义」

露米雅在此时悲痛地叫喊道。

「这种事情……请停下这一切吧！休伊老师！」

「休伊？」

这是个有听过的名字。

「记得是我前任的……就是那个说是下落不明的……可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休伊老师，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情！你曾是个优秀的好老师！你不可能是个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啊……！」

「对不起，露米雅同学。很遗憾我本来就是这种人」

一脸歉意的休伊低着视线说道。

「如果有王族或者政府要人的亲属就读这个学院的话，为了在那时能以自杀式袭击将其杀害，有一个从十年以前就在这里任职的人肉炸弹。那个人就是我」

「荒谬……只是为了这种将来没有任何确定性的事情就提前那么久准备起来了么！？」

「是啊」

「啧……也是呐。仔细一想……你们天之智慧研究会就是一群会满不在乎地做出这种事情的蠢货」

格伦愤恨地说出这番话。

「说得没错。要是露米雅同学没来就读的话，现在我仍旧会在这所学院里悠闲地担任着讲师工作吧。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组织盯上了她」

「那怎么讲？就是说露米雅果然是哪个尊贵人家的千金么？」

「老师……那个……」

「没事，也不会要你说出来的。我对那没兴趣。反正你就是你」

格伦见到表情难受想要说点什么的露米雅后在她开口前制止了她。

「不过很奇怪呐。你现在是打算诱拐露米雅吧？但原本你不是以杀害要人为目的的吗？」

「是啊，原本应该是那样的，但露米雅同学的立场和身体特性稍微有点特殊。我们组织的高层对她十分感兴趣。所以在即将开始行动前像这样变更了计划。这次我们的计划无可否认有些草率和人手不足就是因为这个。把学院炸掉这个附加内容也是为了能在长远角度上给帝国政府造成巨大损失。那么，挑明幕后的事情就到此为止，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青年——休伊试探般地笔直看向格伦。

「只要能解除困住露米雅同学的传送法阵的话，我所在的这个自爆法阵也就不会启动了。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你能不能在限定时间里解除法阵的游戏。顺带一提，直接把我杀死可是不行的哦，这一点想必你已经察觉到了但保险起见还是说一下。因为我死了的话这两个法阵就会全部自行启动」

「……谁会中这种初级的魔导圈套啊」

「原本如果你没有使出【愚者的世界】的话就有充足的时间去解除露米雅同学所在的传送法阵。但是你却使了出来。在这个魔法的有效时间内是无法采取法阵解除作业的。这导致你只能在自己那【愚者的世界】有效时间过后才能展开解除作业……也就是会浪费平白浪费大量的时间」

格伦早已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策。所以现在只不过是重新确认游戏规则而已。

「我既不知道你使用解咒魔法的水平，也不清楚你的【愚者的世界】会持续多少时间。不过……现在起到传送法阵的启动大概还有十分钟的时间。以我的经验来看就算现在立刻进行解除作业在时间上也是十分紧张的……」

「……………」

「在你面前有两个选项。要么即使知道时间不够但仍旧想要救出露米雅和其他学生最终被一起炸死，要么就是抛下一切逃跑。在学院地下有个巨大的迷宫，如果逃进那里的话是有很高概率能够逃过一劫的吧……前提是只有你一人的话」

的确，如果现在去将那些作为人质的学生和希丝缇娜一起带去地下迷宫进行避难的话在时间上是肯定不够的。想要获救的话就只能将他们全都舍弃、自己一个人直接冲到迷宫里面才行。但这个选项格伦

从一开始就没有去想过。

格伦皱着眉头闭上了眼睛。即使脸上淌着豆大的汗珠，但他仍旧一直保持着沉默。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白白地被自己的固有魔法【愚者的世界】吞食，这实在是令人着急不已。

「老师……请快逃吧」

露米雅如此恳求道。

「如果大家都难逃一死的话……至少希望老师你能……」

「……………」

格伦依旧保持着沉默。房间里静到甚至能听到在场人员的心跳声。

「老师……快逃吧……求求你了……」

不管露米雅说什么，格伦是没有任何回应。他就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接着。

好似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几分钟就这样逝去。

而在某个瞬间，格伦突然睁开了眼睛。

原来就在刚才【愚者的世界】失去了效力。

他当即咬破右手腕，猛地冲到露米雅脚下的传送法阵旁边。

「没有任何犹豫吗。真是了不起呢」

格伦对休伊的感叹之词充耳不闻，专注于眼前展开的法阵。牢固地包围着露米雅的是一个共计五层的圆形法阵。想要救出她的话就一

定要将其全都打破才行。法阵上充满着用肉眼都能看出的庞大魔力，而且里面还嵌入有魔力增幅回路。以自己的魔力来抵消对象物体魔力的【封印解咒】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想要打破这个法阵的话果然只能将那个魔法构造本身加以破坏——也就是进行解咒作业。

「《起源之力啊・于吾之鲜血往来・辟出道路吧》！」

格伦咏唱出黑魔【血液催化（Blood・Catalyze）】的咒语，将手腕上流出的鲜血进行魔力处理现场制作出简易的魔法触媒。他做不到直接用魔力来书写文字这种高难度的魔力操作，所以就只能以自己的鲜血为媒介直接将解咒术式写在最外层的法阵上面。

他使劲挥动胳膊挤出鲜血流淌到指尖，然后通过五指在地面上奋笔疾书。

「真快。在刚才的几分钟里已经构思好解咒线路了啊」

休伊在看到格伦的手法后衷心佩服般地喃喃自语道。

而在气势逼人地进行着解咒作业的格伦旁边，露米雅拼命地向他诉说道。

「老师，来不及的！快逃吧！已经没时间了！」

「别吵！给我安静！」

但格伦冷淡地一句话将其顶了回去，继续用自己的鲜血编写术式。

然后。

「《终结吧天之锁链・于寂静之深渊・理之枷锁在此解放》！」

格伦用尽全身仅剩的魔力发动解咒魔法——黑魔仪【强制擦除

（Erase）】。伴随着一声金属声的响起和刮起一阵魔力之风，法阵最外面的那层化为光之粒子被破坏殆尽。

接下来是第二层。到这里为止的所需时间大概是一分钟——

「老师！求求你了，请你不要管我自己快逃吧！」

「别说任性话，笨蛋！」

向前一步继续进行第二层解咒作业的格伦这么大声斥责道。

「不光是你一个人！那个白猫女和学生们……那么一大帮人还留在学院里！怎么可能让我舍弃他们自己一个人逃跑！？」

如此大喊着的格伦在看到手边的第二层法阵后一瞬间停下手指咬牙切齿起来。

「混蛋，法阵的构造明显复杂了起来……」

也就是说这个法阵在构造上是越往里面就越复杂，解咒也随之更为费事。

「是叫休伊对吧？你这混蛋之后绝对要揍你一拳」

「明白了。我就先做好觉悟吧」

格伦在嘴上泄着愤的同时手指也一直在不停地书写着术式。

挤出自己的鲜血，榨出自己的魔力，竭尽自己生命地不停书写着。

「老师，够了……这样下去的话老师你……老师你会……！」

露米雅看向专心致志地进行解咒作业的格伦的脸庞。那肌肤惨白得让人感觉不到任何气色和体温，这是严重的玛那缺乏症症状，已经到了要危及性命的程度了。

「再继续施展魔法的话老师要没命的！」

「啊啊，这样那个白猫肯定是要开心得双脚跳了呐！」

「为什么……为什么……？就算老师逃跑了也不会有谁责备你的吧……？你又没有做错什么……」

「啊——，你真烦呐！？别啰嗦不然我会分心的啊！」

「为什么？为什么老师你要做到这种地步？都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

大概是因露米雅的这番质问回想起了什么的格伦在继续着作业的同时暂时沉默了下来。

「……我回想起来了啊」

「哎？」

「我都彻底忘记了当初自己是为什么会憧憬魔法这种玩意儿了。直到刚才做了个奇妙的梦为止呐！」

格伦写下术式的最后一笔血字后咏唱出【强制清除】的咒语。

伴随着四散的光之粒子，法阵的第二层也被成功解咒破坏。

格伦再次向前一步爬向第三层……而就在此时他咯出一大口鲜血。

「——老、老师！？ 」

露米雅发出惊叫声。

格伦并没有加以理睬，而是用颤抖的双手继续进行解咒作业并且往下说了下去。

「咳、喀……那是小时候的蠢事情了。以漂浮在空中的城堡为舞台，正义的魔法使打倒魔王救出公主……以前有过一本类似这种内容的儿童图画书对吧！？当时我可是当真憧憬着那种正义的魔法使才学习魔法的啊！？」

「……图画书？那个……莫非是『梅尔加里乌斯的魔法使』……？」

格伦自嘲地歪起嘴角。

「哈哈！很蠢是吧！？没错，我也真是个大蠢蛋啊！就为了这种小屁孩的梦想，我究竟平白浪费了多少时间啊！？那当真是在浪费人生啊！」

格伦将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那些吐血般悲伤的思绪（实际上也的确是在吐血）不断地倾诉出来。

「喀……咳……但我果然还是舍弃不了啊！梦想早就已经破灭了！出现在图画书里面的正义魔法使全都是瞎话！在魔法世界里就只有满是鲜血的肮脏现实而已！但即使这样我还是割舍不掉！对于正义的魔法使这种无聊的幻想，不管经过多久我都无法忘记啊！」

格伦盯着眼前这个可恨的法阵。

「要是在这里救不了任何人的话那还算什么正义的魔法使啊！？要是在这里逃跑的话……我至今为止的人生究竟算是什么！？为此而度过的人生……我很清楚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惟独不想让它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老、老师……」

「所以你就给我乖乖闭嘴看着！我这并不是为了你或是为了学生们在做！我是为了我自己擅自这么做的，有意见吗混蛋！」

给我赶上、给我赶上、给我赶上。格伦拼命地压抑着焦躁的内

心，冷静地编排出术式，然后挤出全身的魔力咏唱出【强制清除】——第三层就随之被成功解咒。

格伦的情绪因这令自己也十分满意的结果高涨起来。现在的进度比预期的还要快。

他甚至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在这种紧急关头做得这么好。

接下来只剩两层了。他心里得意洋洋地向第四层爬去。

然后状况就突然发生了。因为到目前为止都那么顺利让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意料到。

突然间，格伦感到在自己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啪的一声断开。

「咳咳——！？ 」

下一瞬间，格伦从嘴里咯出大量鲜血。

「呀啊！？ 老、老师！？ 」

露米雅看到格伦突然瘫倒在地后发出惊叫声。

「……嘎……啊？ 咳……啊……咳咳、嘎哈！？ 」

身体动弹不得。手指动弹不得。身体里的力量在渐渐流逝。意识也快速地开始远离。集中力已经支离破碎——就算想要继续解咒作业，但脑海里死活就是浮现不出术式。自己做了些什么、又该去做些什么，就连这种事情也都像薄雾般变得朦胧起来。

怎么会这样。没想到居然会是自己先到极限。

仔细一想的话自己的确是早就超过了极限。这都已经是第几次做出削减寿命的勉强事情了呢？

而在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就注定是已经不行了。现在格伦连一根

手指都无法动起来。

这次格伦是确信一切都完了。自己在这种状态下是绝对赶不上的。

「凭我……果然是……不行吗。哈哈……这样啊……反正也……的确是这样呐……」

类似于当初知晓魔法世界的现实时的那份无尽绝望开始渐渐爬上格伦的心头。

「……抱歉、呐……露米……雅……」

自己已经到极限了。已经谁都救不了了。

但即使如此自己也没能放弃。

以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这样。

就算再怎么没面子、再怎么丢人现眼，到头来只有“放弃”这一点是坚决不会去做的。

这个已经不是信念或是义愤之类的了。完全只是名叫格伦的这个人的倔脾气而已。

所以，早已是无法再坚持下去的格伦出于心中某种绝对无法放弃的念头，向着第四层法阵拼命爬去……而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够到了」

露米雅那拼命伸出的手刚刚好触碰到了格伦的脸颊。

「因为老师你没有放弃……所以让我够到了」

「……露米雅……？」

「老师……请收下这个吧」





那一瞬间。

露米雅的身体突然间发出炫目的光芒，而格伦被她触碰着的脸颊也猛地发热起来——

「什——！？ 」

被洋溢着的光芒和刮起的轻风吹拂起来的金发，以及在周围不断跃动的光之粒子。

露米雅那微笑着笔直看过来的样子简直就像是天使——

紧接着下一个瞬间。

咚的一声，格伦的身体里满溢出庞大的魔力。

刚才还支配着全身的那些痛楚像是骗人般完全消失，知觉也随之变得敏锐起来。浑身上下充满了一股从未体验过的、就好比被灼热火焰包裹般的热量。

然后，由那份热量所孕育出来的压倒性的万能感渐渐涌向全身——

「这个、是……？ 」

身心两方面全都得到了回复。本应早已断了线的身体再次动了起来。刚才自己没有察觉到露米雅有施展魔法的迹象。说到底她可是被封印住魔法的。

那么能想到的可以引发这种奇迹般现象的可能性就只有一种。

异能者。世界上极其偶尔地会出现那种生来不需要魔法就能发挥出奇迹之力的特殊能力者。但那种人却被认为是恶魔的转世，至今仍就被那种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所迫害着。甚至存在着那种以找出异能者并加以杀害为目的的狂信者集团。

「露米雅……难道你是……异能者……吗！？ 」

而且格伦有听说过这种能力。那是能凭借自身意志将自己所触碰对象的魔力、魔法增幅好几十倍的能力。可以说是世界上性能最好的活生生的魔力增幅回路。

感应增幅者。

能以区区一己之力就凌驾于由几十个工序所组成的复杂魔法仪式的超常规能力者——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格伦以气势强行拉回快要断线的意识，狠命鞭策自己那快要折断的内心，再次展开解咒作业。他以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速度构筑好解咒术式然后咏唱出【强制清除】的咒语。第四层理所当然地被成功解咒。

而传送法阵就在此时发出光芒，发出声响开始启动起来。是传送的术式开始执行了。

「老、老师……」

「混蛋、混蛋混蛋混蛋！给我赶上！」

这个成功后哪怕是死都无所谓——

让大脑和内脏超负荷运转地使出魔力、扯裂肌肉般地动起手指、像是要榨干身体般地挤出鲜血。格伦就这么展开了最后的冲刺——

「给我赶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用鲜血写完术式的最后一个字的同时他大喊道——

「《终结吧天之锁链・于寂静之深渊・理之枷锁在此解放》——！」

.....。

.....。

.....接着就是一片寂静。

光芒、微风、声音，这些全都宛如海市蜃楼般消散了。

传送法阵上面显示离传送开始时间的卢恩数字正好变成零。

而同时——传送法阵也被完全解咒成功了。

「老师.....」

露米雅——还在那里。

「哈啊——哈啊——哈啊——哈啊——.....」

在这片彻底结束后的寂静当中，只有格伦那急促的呼吸声在周围回响开来。

「.....是我输了吗」

休伊仿佛是要打破这份沉默般轻声叹息。

「真不可思议呢。计划明明失败了.....但不知为何我却感到松了一口气」

「.....哼。你果然还是怕死吧？」

「不、虽然也有这个原因……但我是为学生们平安无事感到高兴」

格伦喘着粗气晃晃悠悠地爬起身来站到休伊面前。

「那么……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么？」

「……请让我再说一句」

「是什么？说来听听」

在格伦的催促下，休伊断断续续地向他说出内心的烦恼。

「当初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应该对组织唯命是从然后死去……还是应该反抗组织然后死去呢？就算是到了事情变成这样的现在，我还是不知道答案」

「我怎么知道。要怪就怪是你自己甘愿受组织摆布而没能自行作出选择」

「自行作出选择……吗？」

「就是说你这混蛋得自己去收拾那烂摊子。虽然我也同情你的遭遇……但别把自己想要做出的事情全都归咎到组织头上」

「……真是毫不留情呐。不过……是呢……的确就是这样。现在的我是真心认为如果能早点遇到你就好了」

「是吗。给我牙齿咬紧了！」

格伦挥起胳膊照着休伊的脸上狠命地揍了上去。

被那威力打飞的休伊夸张地滚倒在地晕了过去。

「……真累死我了」

接着。伴随着一阵轻飘飘的浮游感，地板就向着格伦的整个视野扑面而来。

而格伦最后的意识就定格在这个光景上，然后啪地断掉了。

.....。

.....。

「你的梦想不是没有意义的哦」

横躺在一片漆黑当中的格伦感到像是听到了谁的声音。

不是很清楚。

「的确……现实情况和过去的你所憧憬描绘的梦想在形式上说不定是不同的。但是，的确有很多人因你的那份梦想而得救了」

就连是谁的声音都不清楚。

但感到那是一个自己认识的人。

「我是你在过去曾拯救过的那么多人中的一个。虽然你把我忘了这一点让我很寂寞……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不过，我……在三年前被你救起的那时起……就一直思慕着你」

感到有什么物体靠近自己的脸颊。一股芳香扑鼻而来。

额头上传来一个柔软温暖且温和的触感……好像是那样。

果然自己不太明白。记不得了。

「老师……谢谢你」

.....。

.....o

第一卷

终章 没有工作的我当上魔法讲师的理由

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自杀式恐怖袭击未遂事件。

因一名临时讲师的活跃而免于发展成最坏结果的这次事件由于牵涉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敌对组织，为了避免给社会造成不安所以真相被悄悄掩盖掉了。学院设施中的那些破坏痕迹也被对外发表成是由于魔法实验的走火造成的。

另一方面，因帝国宫廷魔导士团调动全部力量实施了彻底的情报管制工作，使得学院里也只有极少几名讲师・教授以及当事学生才知道事件的真相。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一切都完全被埋入黑暗。

这次事件的背后牵涉到一名过去曾作为女王陛下的心腹在帝国各地暗中活动的传说级魔法师杀手、一名据称是恶魔转世会毁灭世界而本应被秘密抹杀的废弃公主、以及一名本应已经死亡的讲师的亡灵……校内煞有介事地流传着这种出处不明的传闻。但人是一种终究会厌倦的动物，在过了一个月后这些话题就完全淡去了。

作为被卷入事件的学生中的其中一人，露米雅・汀洁尔不知为何休学了一阵子，但没多久就很平常地复学了。现在如果你早起上街的话，就能看到她和一名银发少女一如既往地一起开开心心上学的身影。

学院里则和以前无异，恢复了那种安宁且无聊的日常模式。

然后——

（不过没想到露米雅居然会是那个应该是在三年前就病死的艾露米娅娜公主啊……）

在某个晴天的下午。

阿尔扎诺帝国魔法学院讲师——已经不是临时的了——格伦像平常一样走在学院的走廊上，同时回想着一个月前的那次事件。

在那次事件之后，格伦和希丝缇娜作为解决事件的功臣被帝国政府的高层秘密召唤过去，并被告知了露米雅的真实身份。身为异能者的露米雅因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因而被帝国王室流放，为了帝国的未来必须彻底隐瞒她的身份，而作为知晓了真相的格伦和希丝缇娜也要协助一起保守这个秘密。

（真是的……又被强加上麻烦事了啊……）

话是这么说，不过也并没有什么事情因此改变。不管是公主也好异能者也罢，露米雅就是露米雅，以希丝缇娜来说就算知道了真相也不会改变对她的态度。现在那两人也还是和以前一样亲密。

（嘛，走一步算一步吧）

一切全都照旧。就在格伦悠闲地想着这些的时候。

「不过还真是意外呐」

突然间从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我原本还以为经过那次事件后，今后你不会再和魔法扯上关系了呐」

格伦慵懒地转过头去。

站在那里的是不知为何心情大好的瑟莉卡。

「哈？那算啥？难道说本来可以躲回房子里靠你来养活我？」

格伦一脸嫌麻烦地这么回道。

「哈哈、白日做梦，笨蛋」

和那不饶人的口气相反的是，瑟莉卡现在是一半高兴、一半寂寞的表情。

「但这到底是吹的什么风？没想到你居然会当真说出想当个讲师……毕竟才刚发生那样的事呐」

瑟莉卡看向格伦披在身上、印有代表学院正式讲师身份的猫头鹰纹章的长袍——没有好好将衣袖穿上的这点实在是符合格伦的个性——如此问道。

格伦听后有些不好意思似的挠了挠脸颊。

「上次事件里的那个人……是叫休伊来着？总觉得那并非是自己毫无关系的事呐。委身于环境，将一切都归结在周遭的状况上面然后停止思考……嘛，总之就是我不想再闹别扭把自己人生的失败归咎于魔法了。稍微向前看一点也未尝不可呐」

「……哼嗯？」

「而且……」

就在格伦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啊、老师！」

「老师你真是的！」

两个眼熟的女生从走廊的那一头发现格伦后朝这边跑过来。

格伦苦笑着瞥了一眼她们，张开双手耸了耸肩膀。

「……想要见证一下那两个家伙将来会做出些什么来呐。这个理由够让我继续把讲师当下去了。作为打发时间来说正合适吧？」

听到这里的瑟莉卡露出守望着孩子的母亲那般的温柔微笑。

「是吗。要加油哦？」

「……看心情吧」

两人相互笑了一下。

然后银发少女——希丝缇娜就在此时插了进来。

「老师！今天我可一定要好好说说你哦！」

「什么啊，白猫。又是说教啊……你还真是每天都不嫌烦呐……难不成那是你的兴趣吗？……所以才会长那么多白头发啊」

「我都说了这不是白头发是银发！啊啊气死我了！这个先不提，刚才那节炼金术的课程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师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嗯？是指用低级元素排列变换法来『炼成和黄金极其相似的其他物质的方法』吗？在步骤上我有什么说得不周到的地方吗？」

「不是这个！是那之后的问题！」

「啊啊，是说『将炼成的拟似黄金糊弄卖给愚蠢的缺德商人的方法』吗？那个步骤里面也没有什么搞错的哦？其实我在学生时代就用这个方法赚过零花……」

「那是错误的！不是步骤对不对的问题，总之那是不对的！是个大问题啊！因为这不就是犯罪吗！？可是在光明正大地向魔导法第二十三条第乙项挑衅啊！你都把什么教给学生了啊！？」

「笨蛋。这有什么问题。点石成金……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把路旁的石子变成了一枚金币……这不正是『炼金术』的真髓么？」

「虽然的确可能是这样！但问题不在这里，啊啊气死我了！」

接着旁边的金发少女——露米雅为格伦说起了好话。

「嘛嘛，希丝缇。格伦老师肯定也是为了让大家开心才说那种玩笑话的哦……是这样吧，老师？」

「……………哎？啊啊、嗯、没错、就是这样」

「刚才那不自然的停顿是怎么回事？」

「唔……果然还是露米雅懂我呐……老师我很高兴哦……！」

格伦华丽地无视希丝缇娜的吐槽，装腔作势地感激涕零起来。

「啊、露米雅。说起来在刚才的那节炼金术实验后谢谢你帮我一起整理器具哦？帮大忙了」

「诶嘿嘿，不客气」

褒奖般地摸着露米雅脑袋的格伦。

以及一副开心劲的露米雅。

看到两人这样子的希丝缇娜握紧拳头，十分不愉快地颤抖着双肩，太阳穴上也渐渐浮起青筋。

「啊——啊，要是白猫也能像露米雅一样率直可爱就好了呐！」

「没那回事哦，老师。希丝缇也是有可爱的地方的呀？其实说到希丝缇，她为了答谢先前那次事件中老师的救命之恩，现在正在——唔姆」

「哇啊啊啊！？喂、别说！别说啊！」

只见希丝缇娜不知为何脸颊通红，慌慌张张地捂住了露米雅的嘴。

「为什么偏偏要在这家伙面前说出来啊！？」

「啊哈哈，因为要是就这样下去的话，希丝缇你看上去会因为害羞而让计划永久性封存嘛。都难得让阿姨教了你而且也反复练习了……」

露米雅吐了下舌头，露出恶作剧般的笑容。

「不、不是……那、那并不是这个意思……该说那是作为女孩子的必要技能呢……呃……唔……」

希丝缇娜的视线在半空中徘徊，手指不停地卷着自己的长发如此呢喃道。也许是划伤了吧，只见她的手指上不知为何缠着一些绷带。

「……不知道你在搞什么呐。不过我对你们的评价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露米雅很可爱，你很傲慢。就这样」

噗吡。

对于格伦这番直截了当又不谨慎的言辞，希丝缇娜终于是忍不住了。

「变个话题。我的父亲是魔导省里的官僚，是在这个费吉托支部掌管和魔法有关的部品流通的魔导监察官」

「哈？怎么突然间说这个？」

「话说回来，老师。和黄金有关的交易资料是会保留十年左右的。你知道吗？」

「……哎？是那样吗？」

「我去稍微向父亲大人建议让他彻底调查下这十年来在这个城镇上因某个条件而受骗的黄金交易记录哦」

希丝缇娜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而格伦听罢则是额头上满是汗

水，脸颊也抽搐不已。

「哎？啊、那个……那啥……对不起，请原谅我……」

「哼！」

希丝缇娜啪地甩开格伦那求饶般伸过来的手，转身就往回走。

「要走了哦，露米雅！」

「呃……喂喂！？等一下啊啊啊啊啊啊——！？对不起！我给你磕头了！刚才是我太得意忘形了——！」

「烦死了，笨蛋！你就给我到监狱里去吃顿牢饭吧！」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走廊的一角立刻就变得吵吵嚷嚷起来。

最近这都逐渐变成是学院里的一道惯例的风景线了。

「哎呀哎呀，真是群吵嚷的家伙……年轻就是好呢」

瑟莉卡一半无语一半苦笑地远远观望着这场骚动。

「……已经没事了呐。嘛，虽然有些寂寞就是了」

瑟莉卡看着自己那在学生脚边跪地磕头、没出息的宝贝弟子的模样，十分满足地低喃了一句后看向窗外。

在窗外那一望无际的蓝天下——

那座天空之城一如既往地映照在耀眼的阳光之中——

——。

———。

「大家知道『梅尔加里乌斯的魔法使』这个童话故事吗？」

女性无意间独自一人如此喃喃自语道。

「是啊。以漂浮在空中的城堡为舞台，正义的魔法使打倒邪恶的魔王，然后救出公主……就是那种面向儿童的童话故事。这个国家的人在小时候作为摇篮曲应该都有听过的不是吗？」

女性啪嗒地合上了手中的书本。

书本的标题就是『梅尔加里乌斯的魔法使』。

「但是关于这个故事有一些稍显奇妙的逸闻。比如说——」

女性眼前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大幅的世界地图。

「在由圣艾利萨列斯教会所统治的邻国雷萨利亚王国……教会指定『梅尔加里乌斯的魔法使』为禁书，将其全都烧毁。同时据说这本书的著者也被打上异端者的烙印并被处以了火刑」

女性哀悼地叹了口气。

「这事真是奇怪呢……只不过是童话故事，居然会让一个国家举国做到这种地步」

女性静静地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上。

「要说奇怪的事情那还有一点……在这个国家有许多魔法师一直在加以研究想要探明这个童话故事的舞台原型、也就是漂浮在费吉托上空的那座城堡的谜团……但其中大多数人不知为何在某一天突然间要么就是奇异地失踪、要么就是不可思议地横死。当然也并非所有的魔法师都遭遇了那种事情……但数量的确多得有些不自然呢。……这果真只是偶然吗？」

蓝天扑面而来。柔和的微风轻轻吹拂着女性的长发。

从阳台向下放眼望去能看到的就是阿尔扎诺帝国的帝都奥兰多那奢华的街景——

而在遥远蓝天的彼岸。

能远远地在费吉托方向上看到那座漂浮在空中的虚幻之城。

「那么，那座漂浮在费吉托上空的城堡……『梅尔加里乌斯的天空城』的真面目……到底会是什么呢？」

阿尔扎诺帝国女王——艾丽西亚七世就这么独自一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完）

本卷完结！！

本小说由迷糊动漫 (www.yidm.com) 提供阅读和下载；

更多轻小说阅读和下载，请访问迷糊动漫 (www.yidm.com)；

迷糊PC站：<http://www.yidm.com>

迷糊手机站：<http://r.yidm.com>